特別
へ21
3765
1

序

金蘭一書傳為風洲所
人之作也或云即風洲
手筆纔三洋三一百回

55 4177

內其細針家線每令
觀者望洋而嘆今經
張于斯坡一批不特照
出作去金針之細首使

其粉膩香濃皆如於家
秦鏡恠窻溫犀無不洞
鑒原形的是渾艷異舊
手而出之者信乎為鳳洲

作意疑也然後知艷異
永淫以觀景而不顯其
艷全麗亦艷以其不異
則上覽其淫汲汲顯鎖

燈犀遂使雲月風花莊
窗罷杯陳蕃雲蓉詩籍
雲蓉物莊嫣逞應以歎
世杼數百年間一旦潛

慶芽名色幻物美影行
洞能小憐恨我不畏惧辛
其視金蓮步當作辭健哉
矣不特作無量願而謝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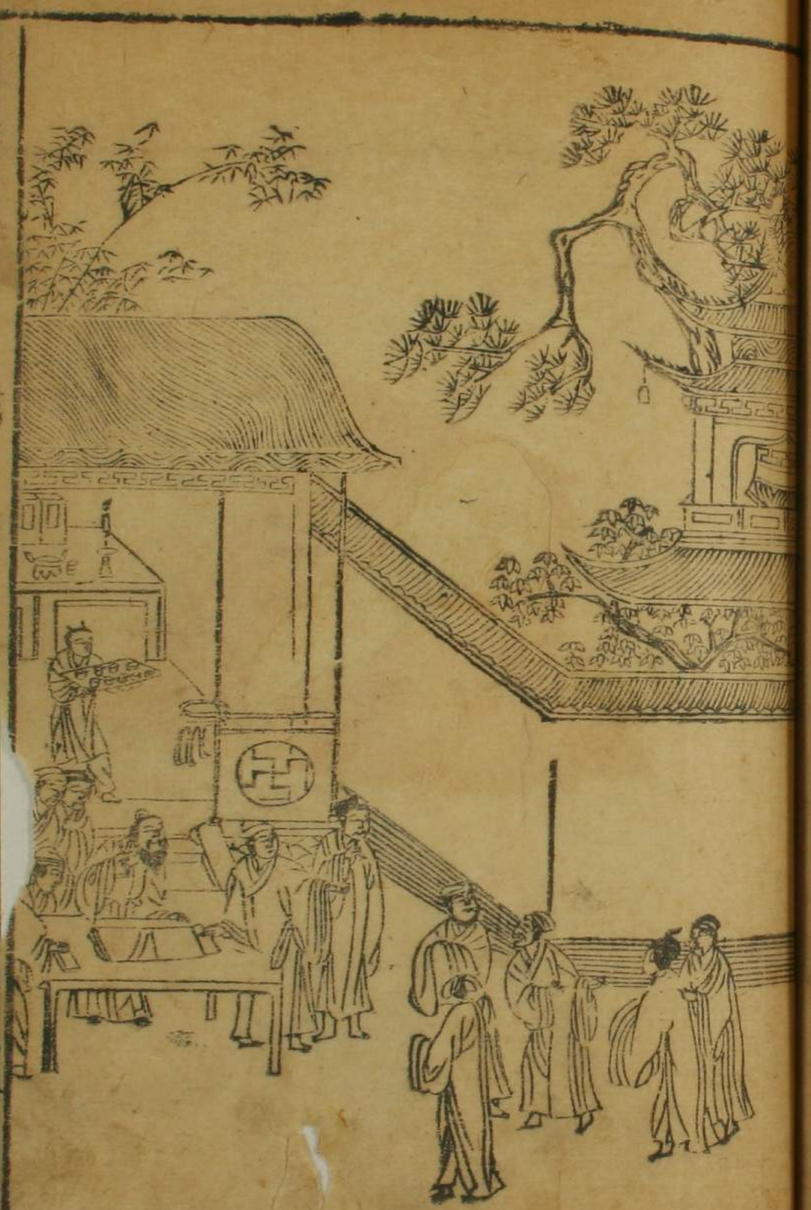
形容地蜂蝶苗名杏梅
爭色竹坡其碧眼胡孛
向春珠宵教人生憐憫
畏惧心今汝看衣晴西門

今天下公堂罷梅溪
一艷異編當
康熙歲次乙亥清明中
浣

秦中党天垂謝順題
杉鼻竊紫

一回熱結心弟字起
冷遇
二回勾情 三回受賄
說技 私挑
六回晴天 七回說媒
遇雨 氣罵
十回充配 金蓮梅三字至此全起
玩賞
四回幽歡
義犢
五回捉奸
飲鴆
十一回激打 十二回私傷
流節 魔喘
十五回賞灯 十六回葬吉
對聞 追奴
十九回还打 二十回起衣
情感 爭風
廿一回掃雪 金蓮騎三人至此場緊
答花
廿二回倫期 廿三回驗紗
正色
十三回審約
私窺
十四回種蕙
迎奸
十八回脫逼
姻緣
廿四回戲嬌
怒言
廿五回

廿六回 遞解 舍羞
廿七回 孫臏 膝刑
廿八回 虎倖 翰塗
廿九回 水簽 蘭湯
三十回 覃恩 双喜
三十一回 憂懼 欢
三十二回 認女 驚兒
三十三回 訶 爭
三十四回 乞恩 說事
三十五回 設供 留飲
三十六回 寄書 留飲
三十七回 說媒 包去
三十八回 捧槌 拜壘
三十九回 哀 拜書
四十回 希寵 市愛
四十一回 聯姻 全禮
四十二回 烟火 花灯
四十三回 爭寵 賞富
四十四回 偷金 消夜
四十五回 劝當 解衣
四十六回 走雨 卜龜
四十七回 害主 枉法
四十八回 私借 捷徑
四十九回 屈体 現身
五十回 偷腥 嬉遊
五十一回 品玉 輸金
五十二回 出洞 花园
五十三回 戲釧 脂粉
五十四回 三章 一帆
五十五回 守盡
五十六回 助友 做事
五十七回 千金 一笑
五十八回 打狗 磨鏡
五十九回 露陽 觀物
六十回 死尊 生涯
六十一回 醉燒 病晏
六十二回 傳眞 觀戲
六十三回 法造 大災
六十四回 致賄 厲士
六十五回 賞雪 人夔
六十六回 戲鄭 密訪
六十七回 初調 驚走
六十八回 朝房 庭參
六十九回 再奏 引奏
七十回 捫打 義拜
七十一回 吹簫 試帶
七十二回 假玉 談經
七十三回 合股 撒潑
七十四回 噴恨 無可發泄處
七十五回 再戰 陶嘗
七十六回 嬌撒 哭躲
七十七回 水鬼 書館
七十八回 售色 盜財
七十九回 得双 妙計
八十回 碧霞 雪洞
八十一回 郊遊 惜源
八十二回 突打 解渴
八十三回 合服 寄柬
八十四回 揚財 數主
八十五回 忘親 翠兒
八十六回 墜 感舊
八十七回 盜拐 誘毒
八十八回 埋尸 蓋棺
八十九回 愛 慈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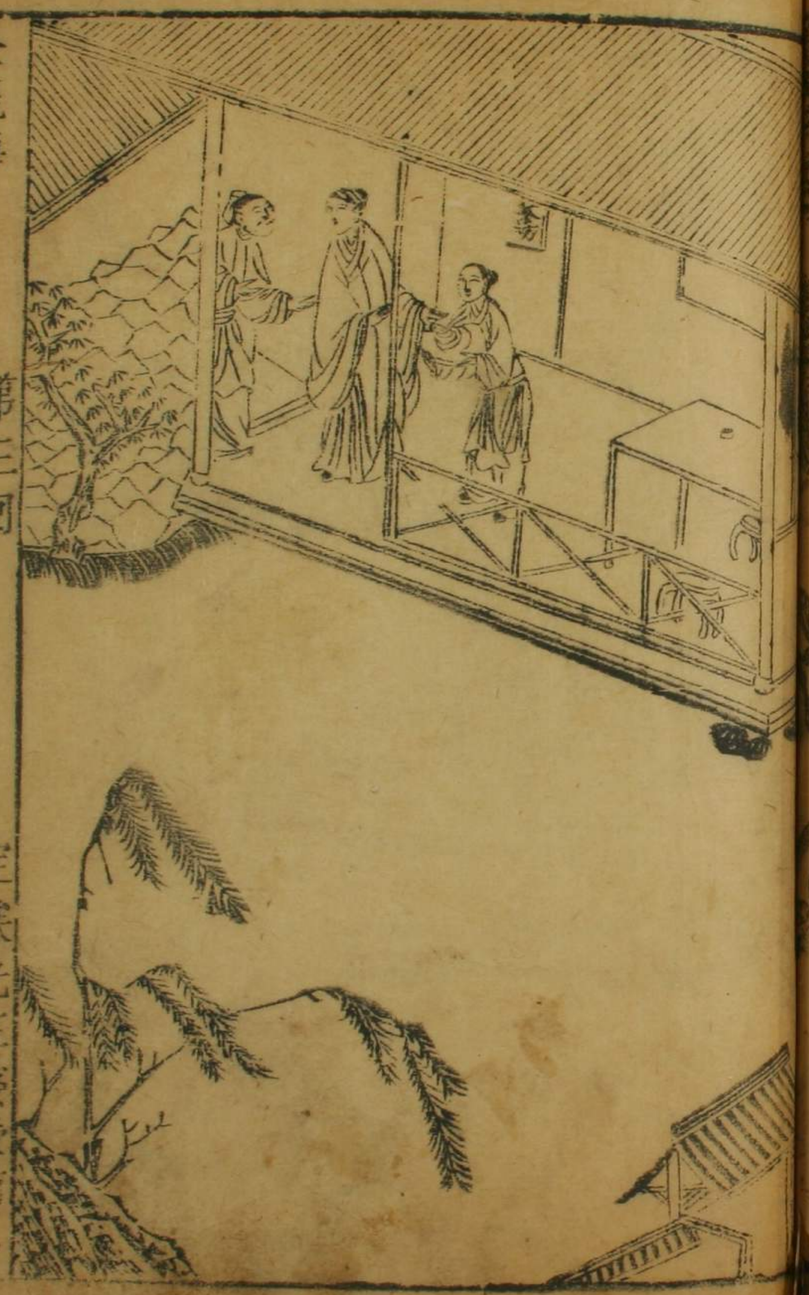
九十二回彼陌大開　九十三回義愉愛淫　九十四回評論樓
九十六回遊舊當面
九十七回假續。一部眞假總要點一字
九十八回舊識猜遇　九十九回醉罵窮新
一百回諮遇。孝字結幻化



潘姬簾下勾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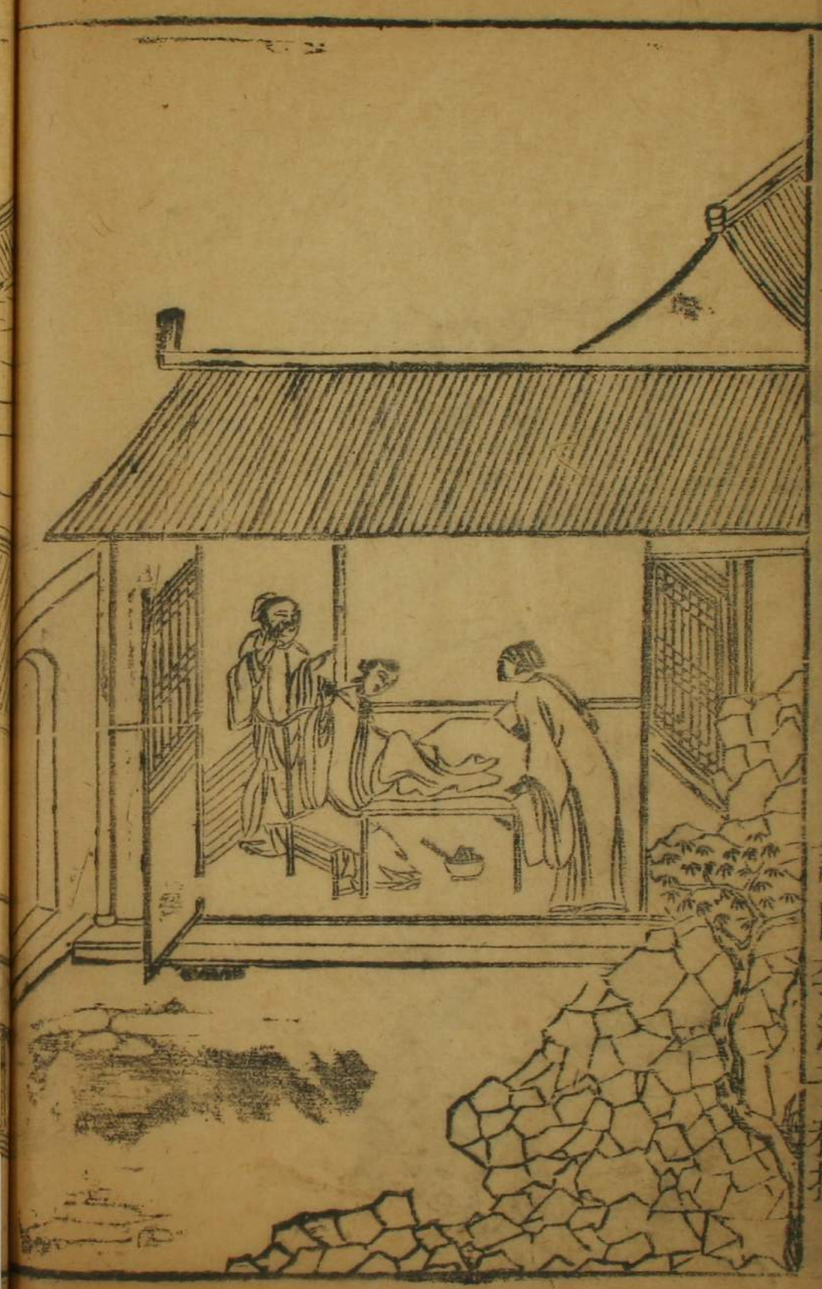
鄆哥報武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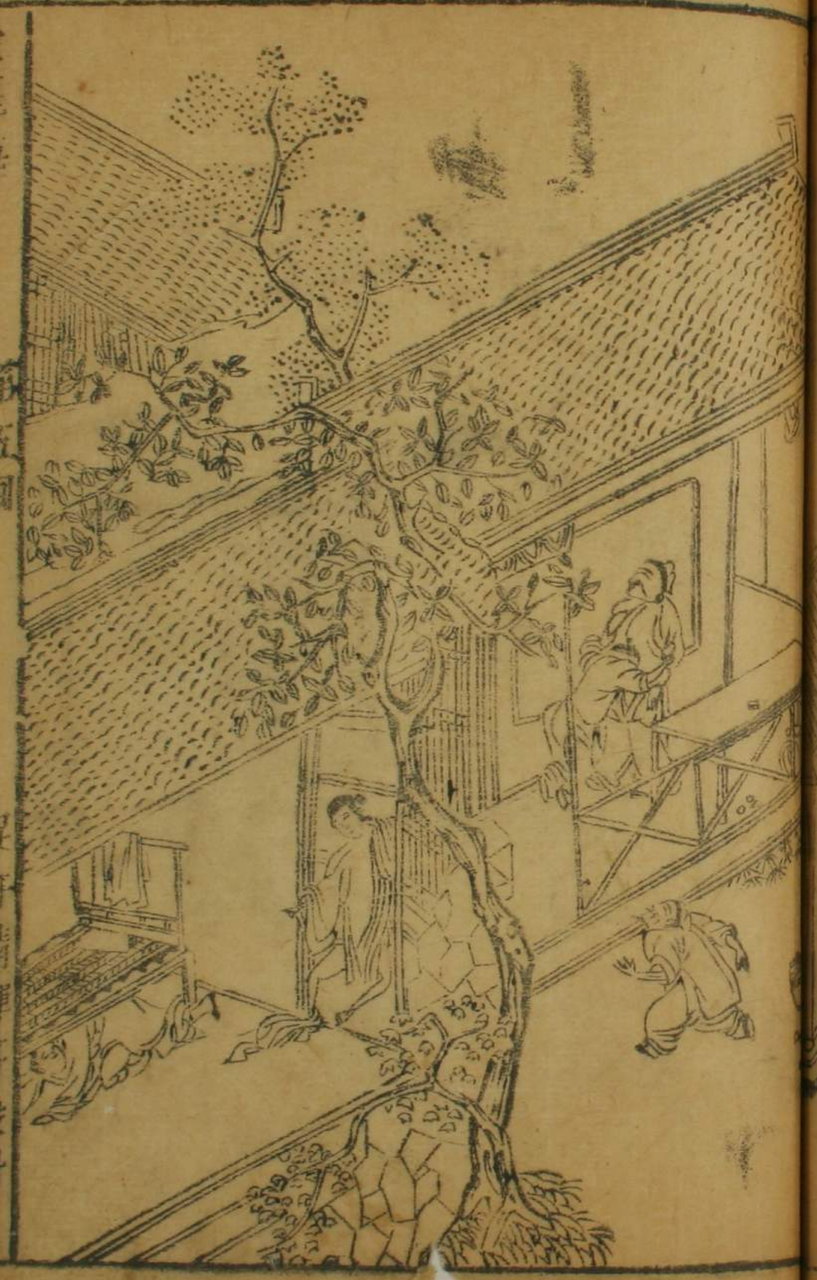


定挨光王婆受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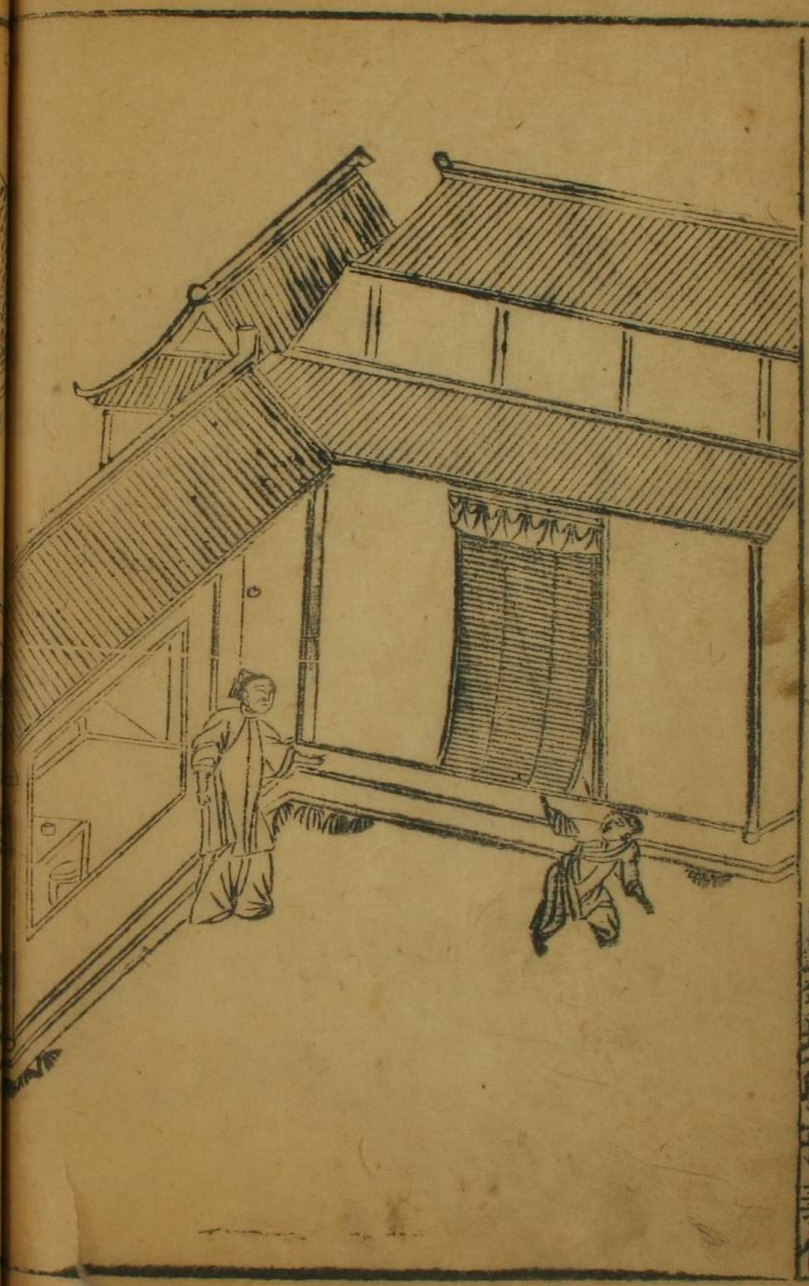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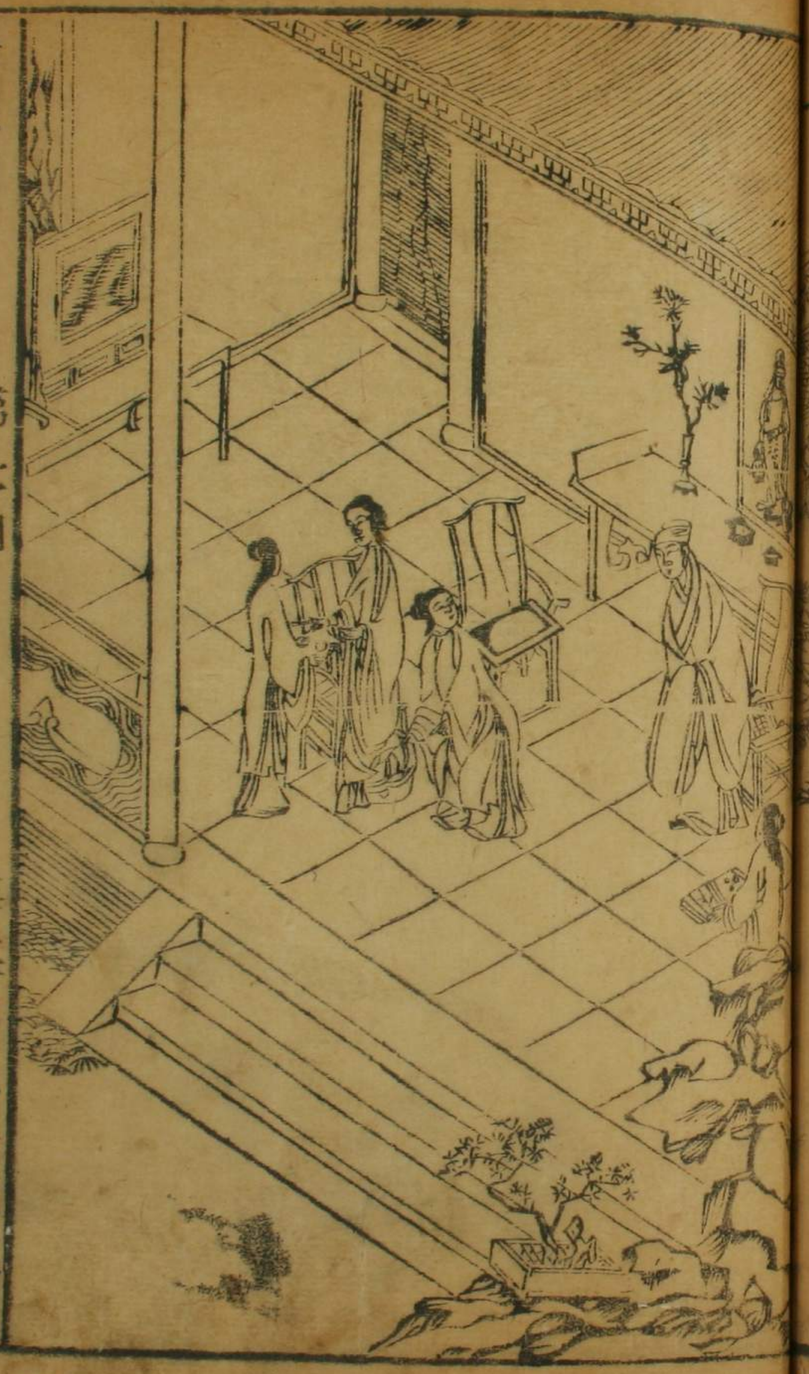
捉奸單證哥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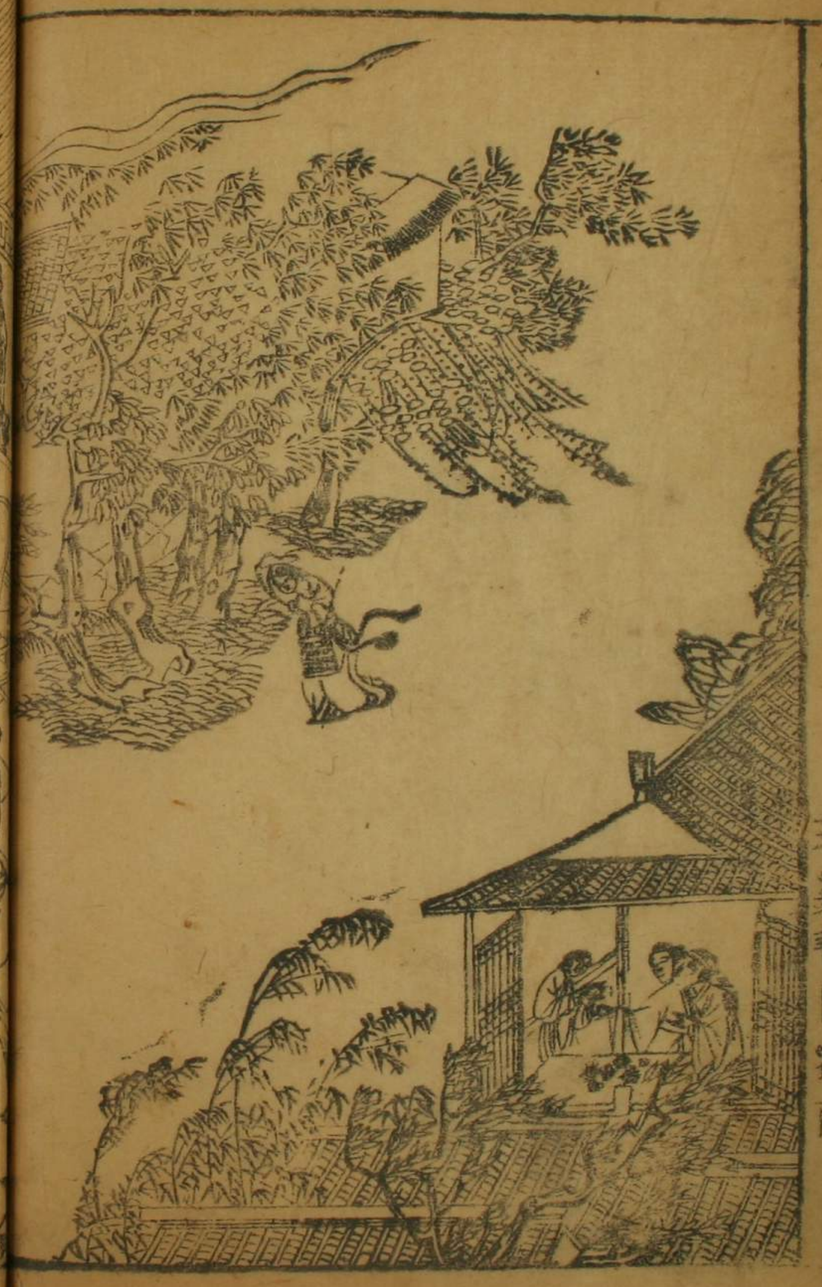


鬧茶坊鄆哥義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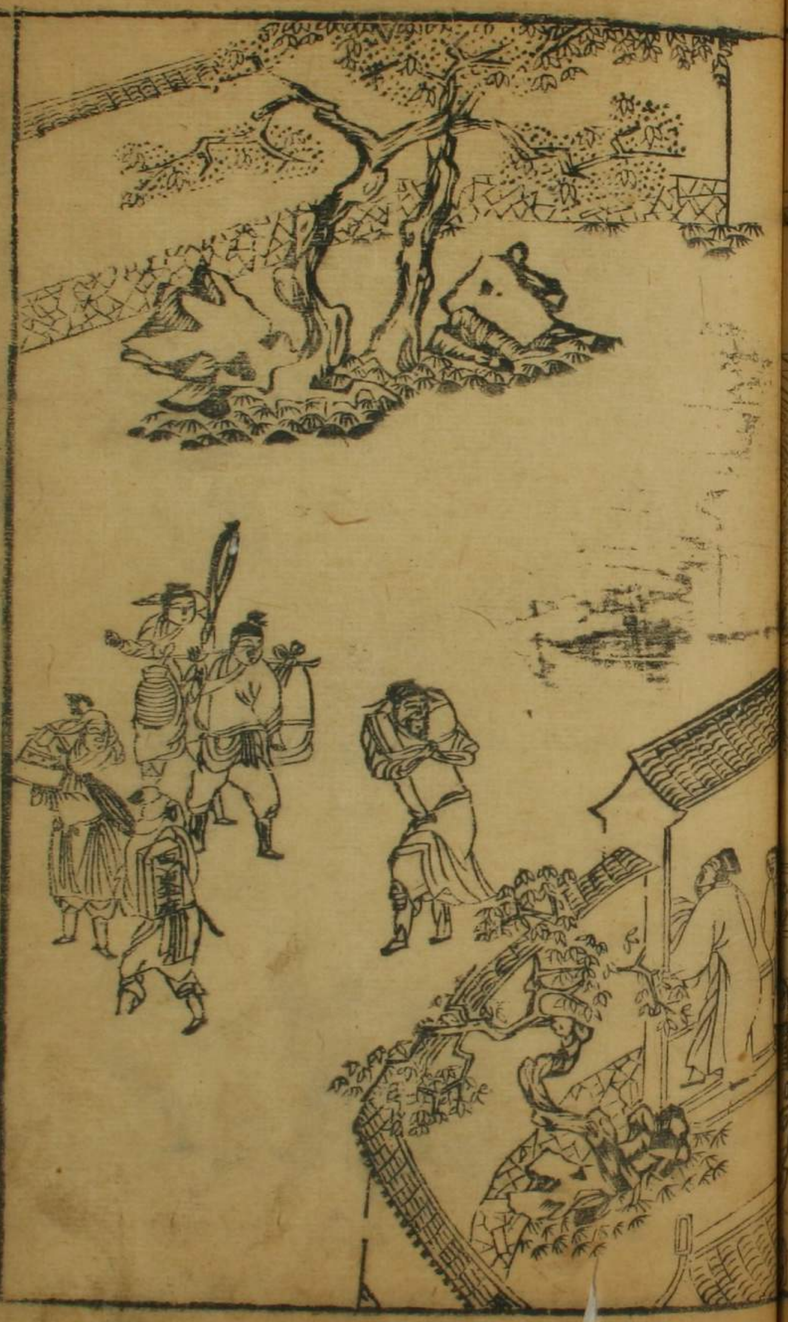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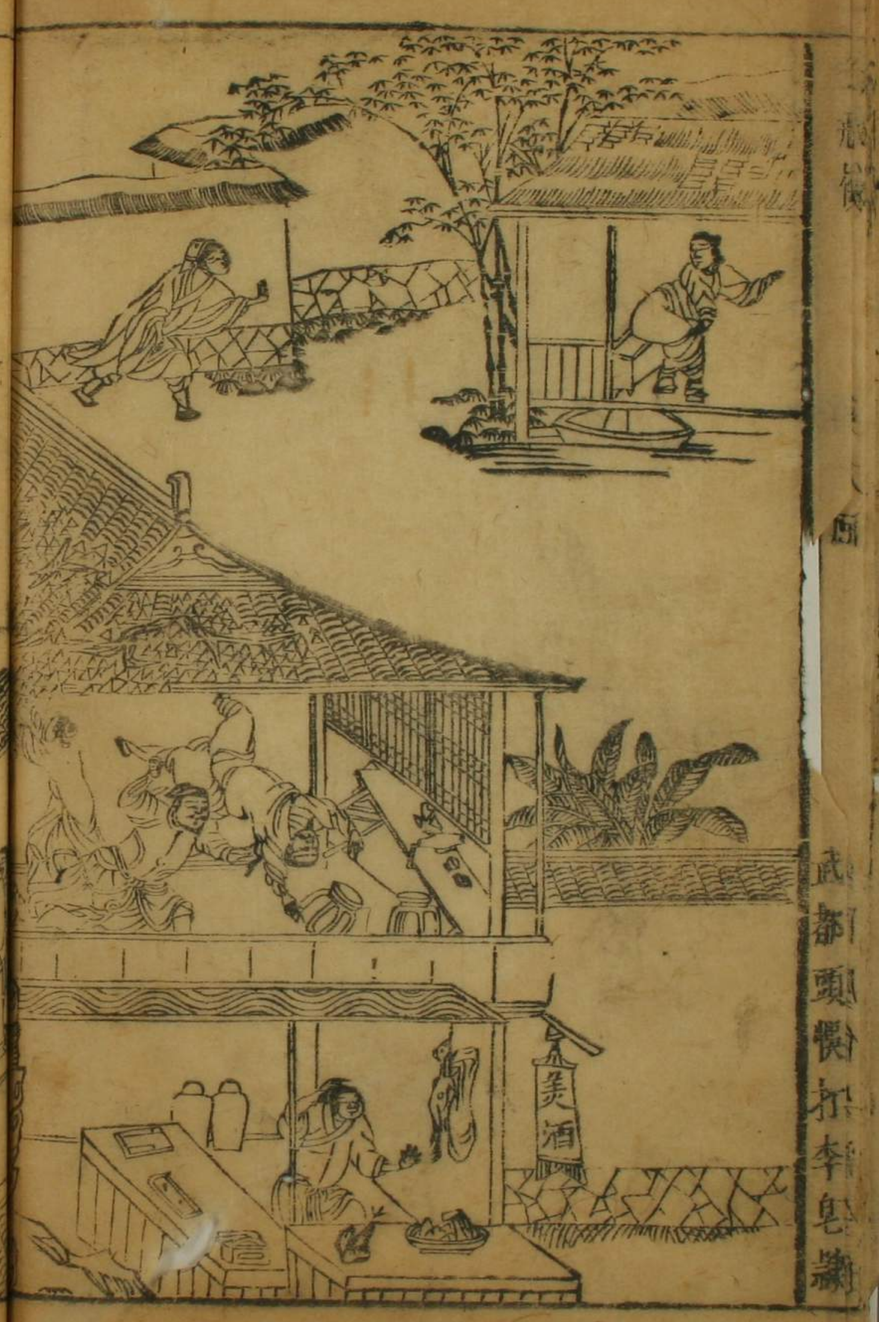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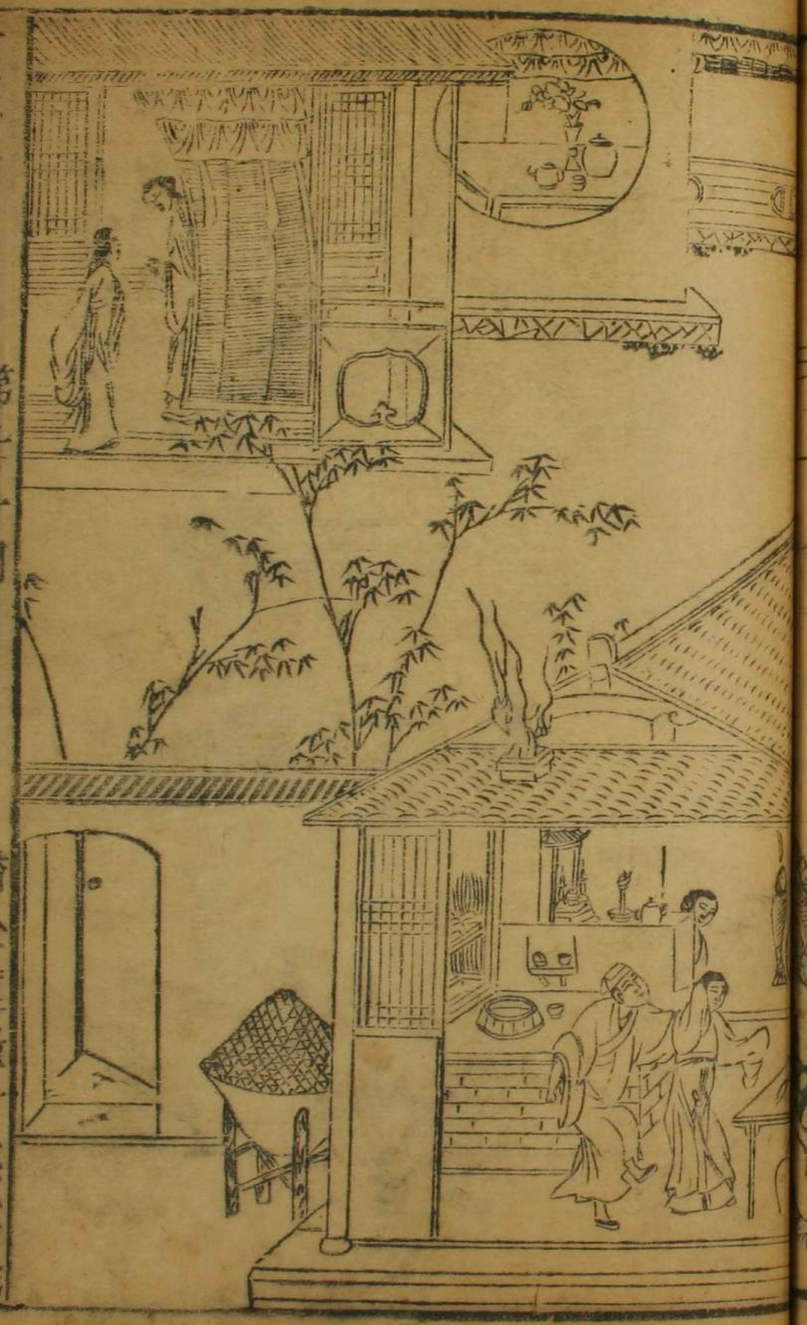




義士充配孟州道



武都頭偶打李皂隸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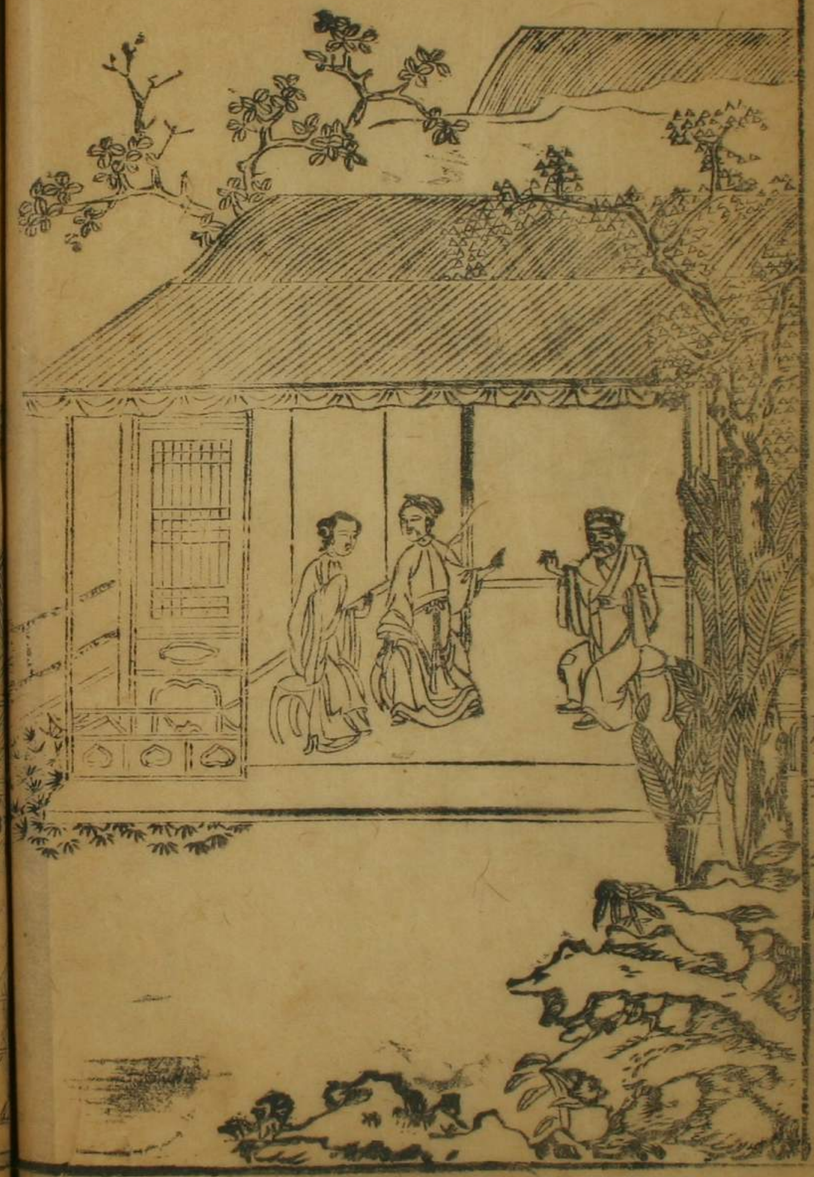


妻妾元宵共賞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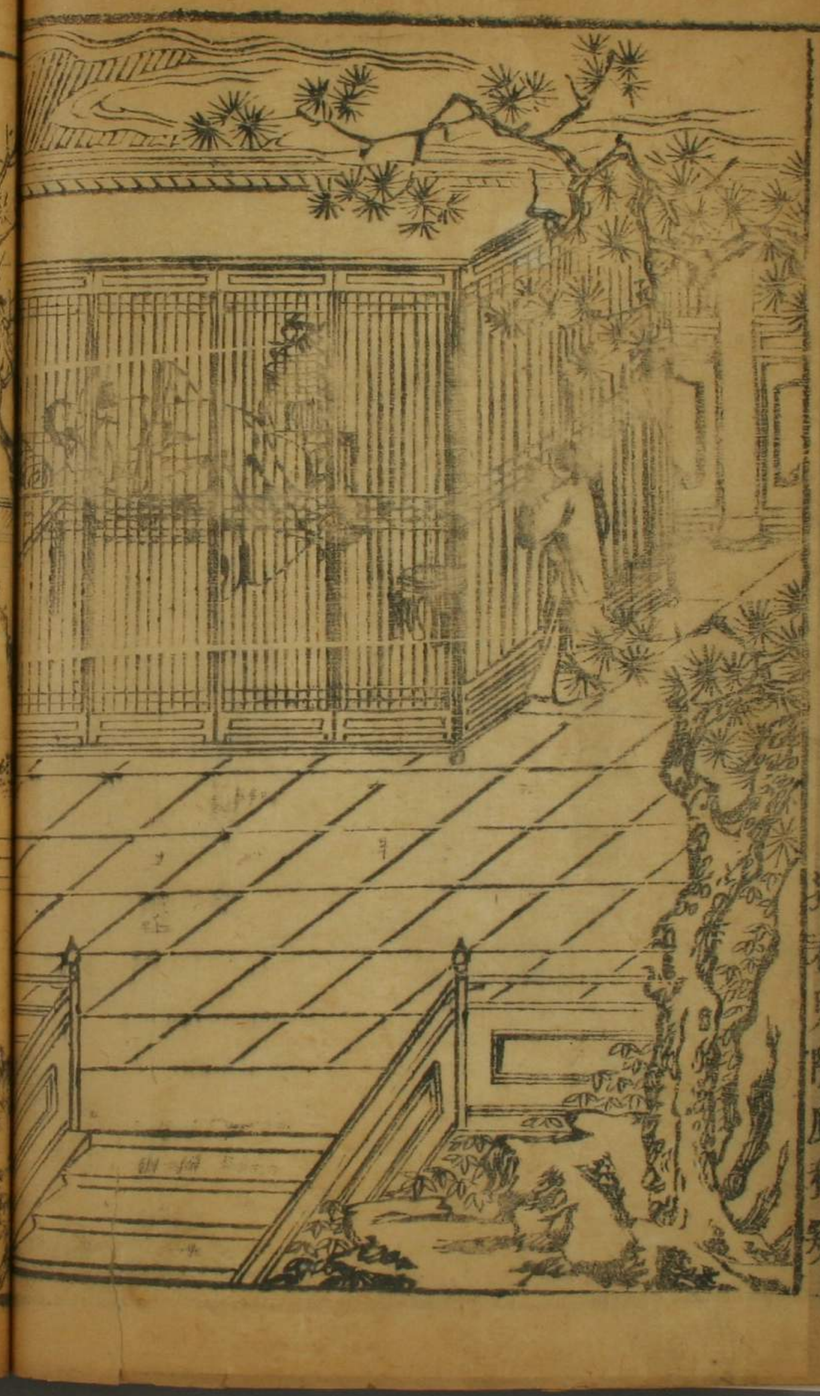








花子虛因氣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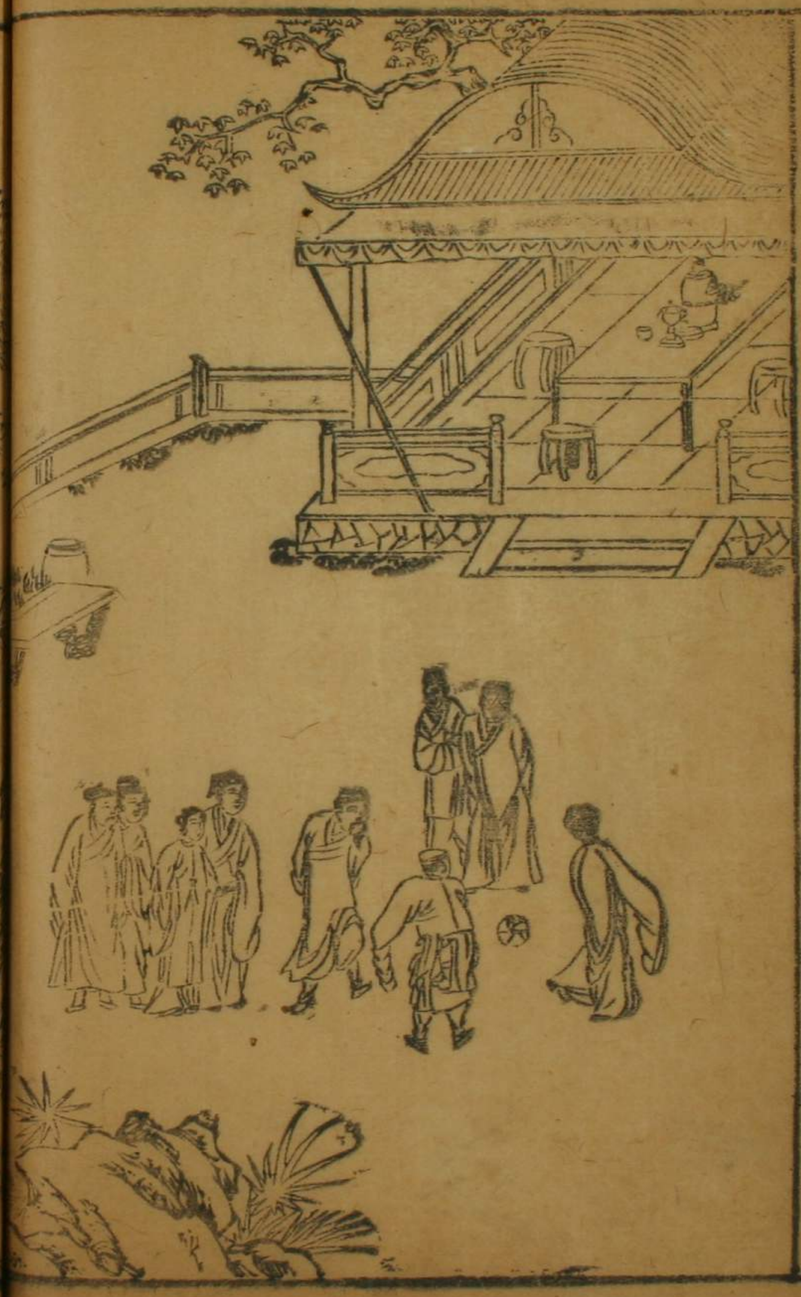


迎春兒踩底私窺

佳人笑賞歌燈樓

李瓶兒迎新趙會







應伯爵追歡喜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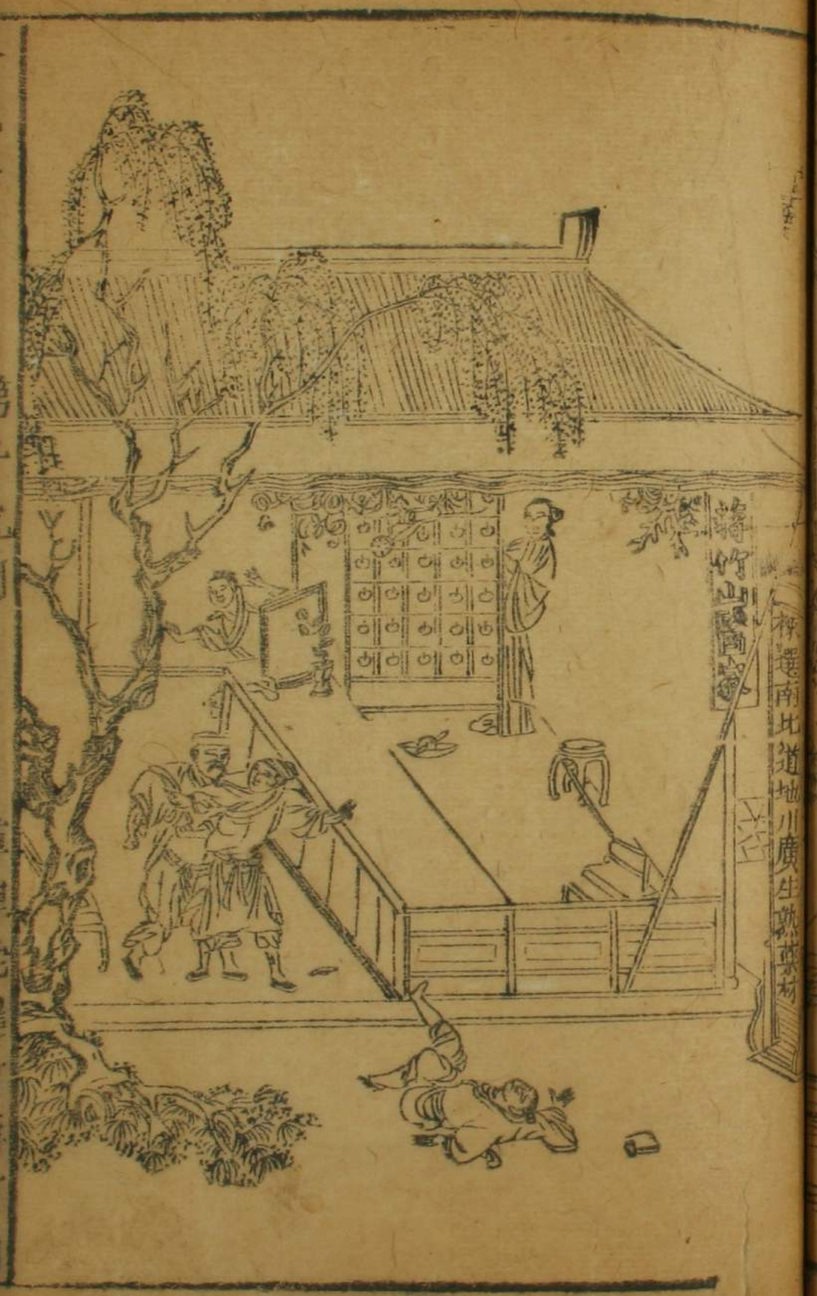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第十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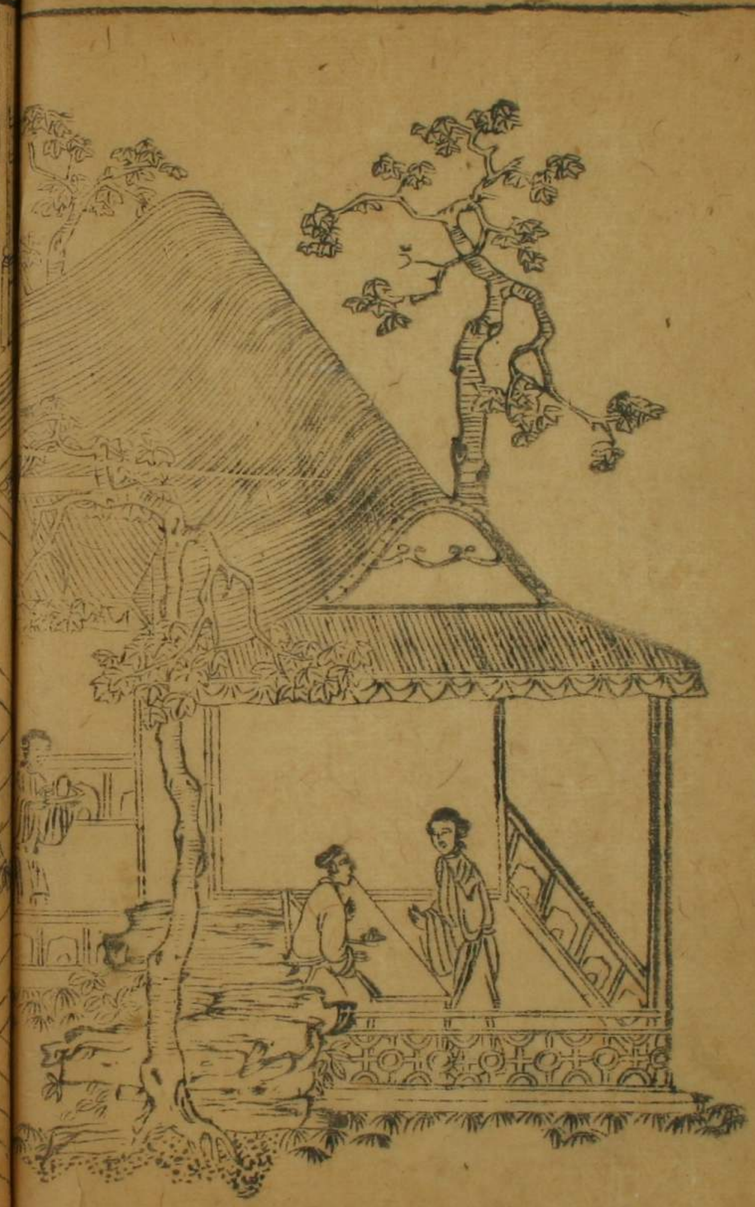
草裡蛇邏打蔣竹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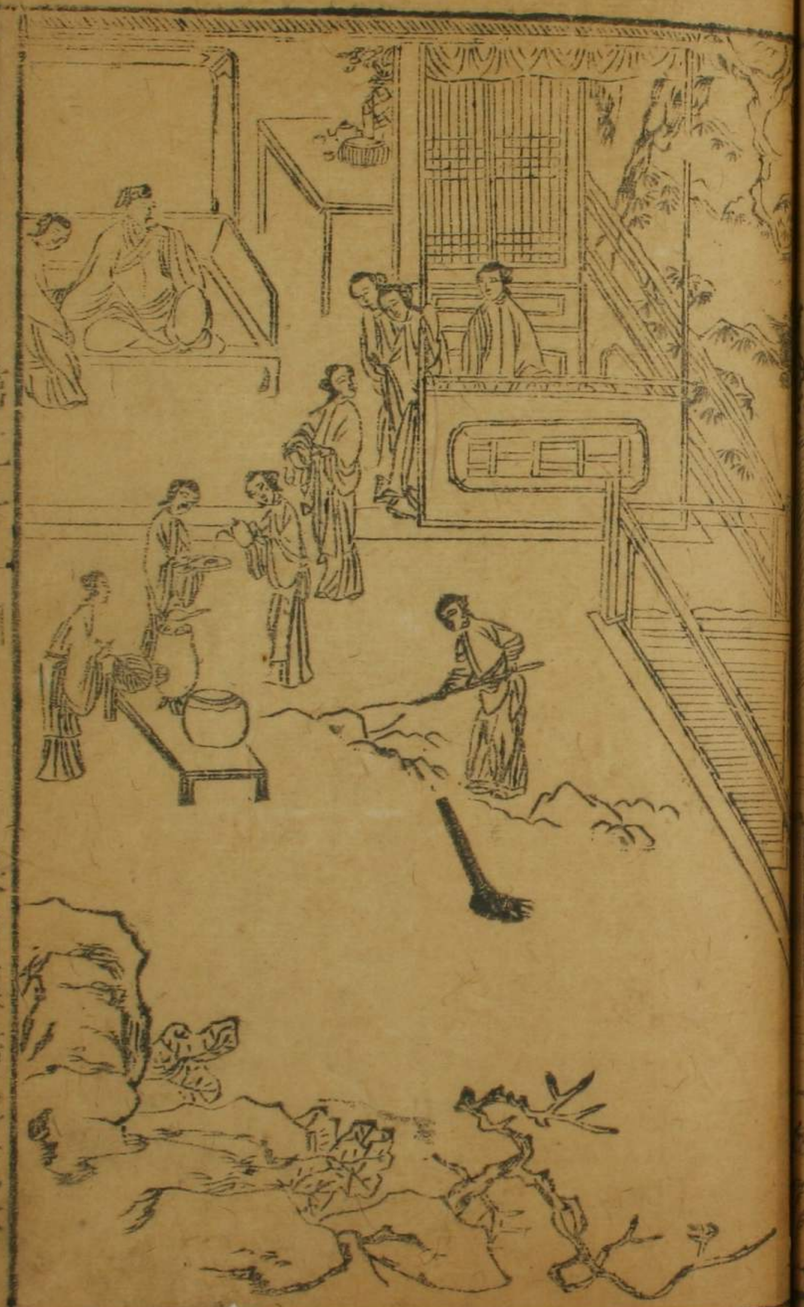
見嬌娘敬濟竟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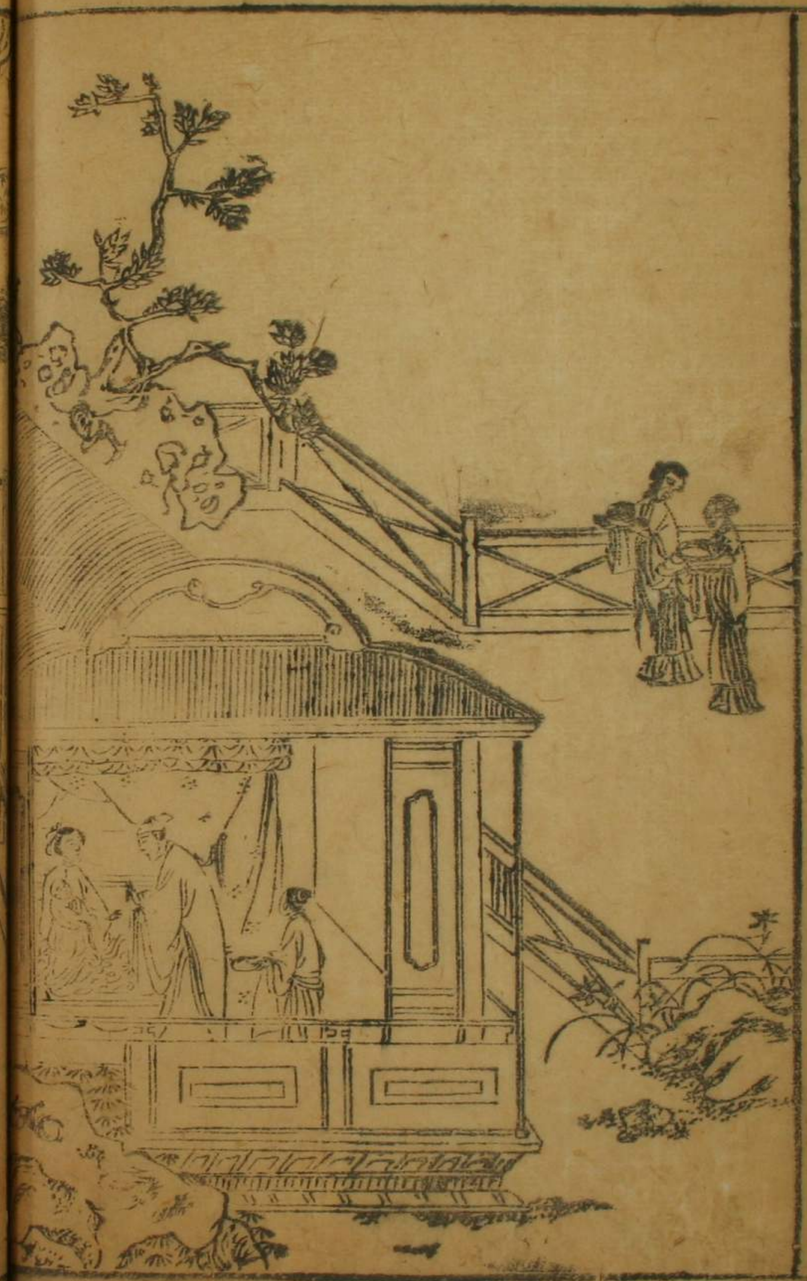
蔡太師擅恩錫爵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吳月娘赴雪宴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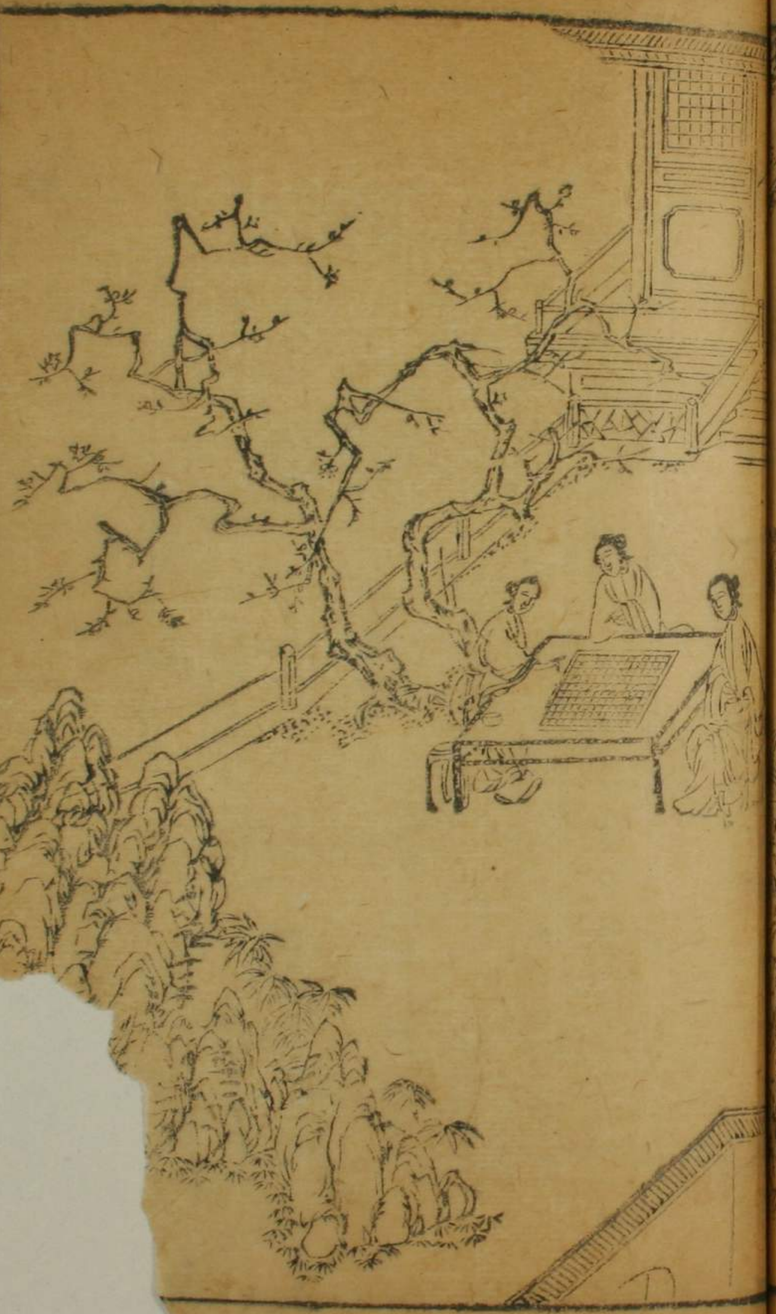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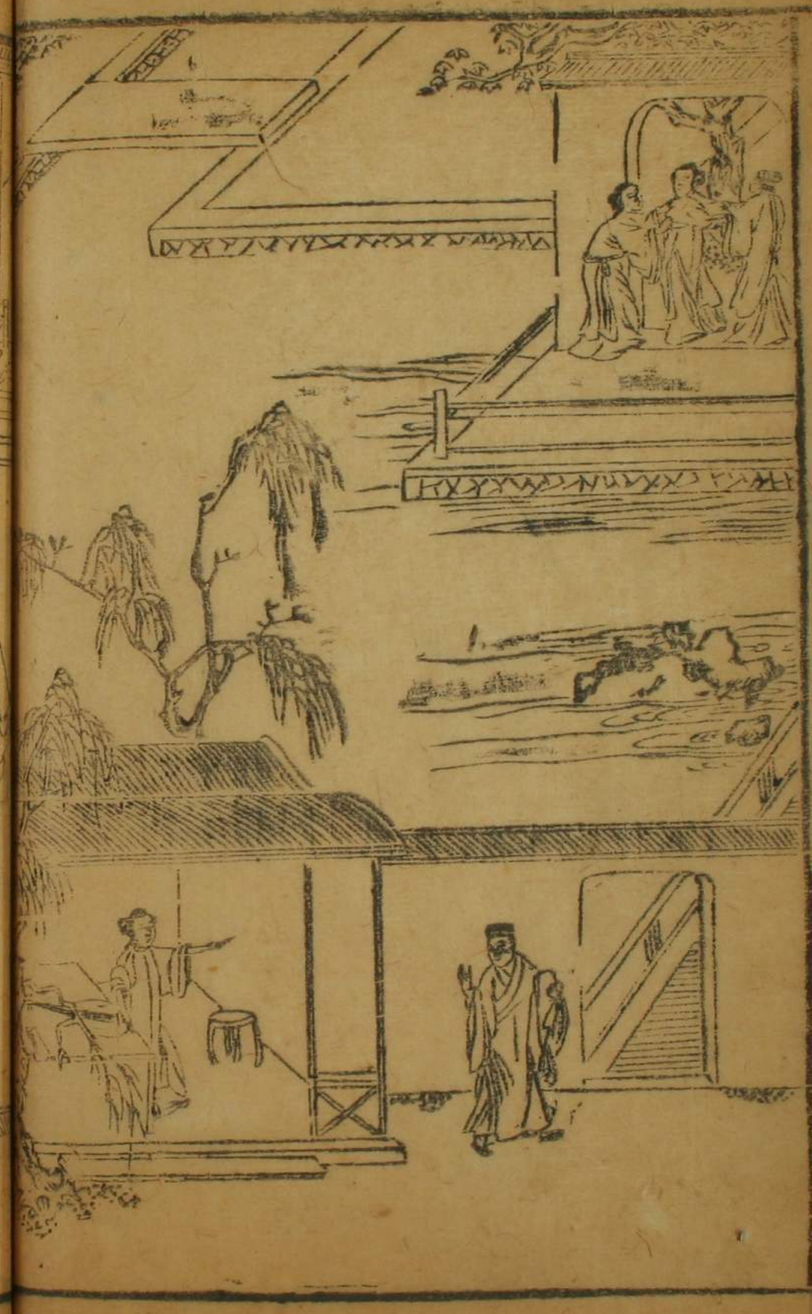
西門慶生子加官

第二十二回

慧蓮兒偷期蒙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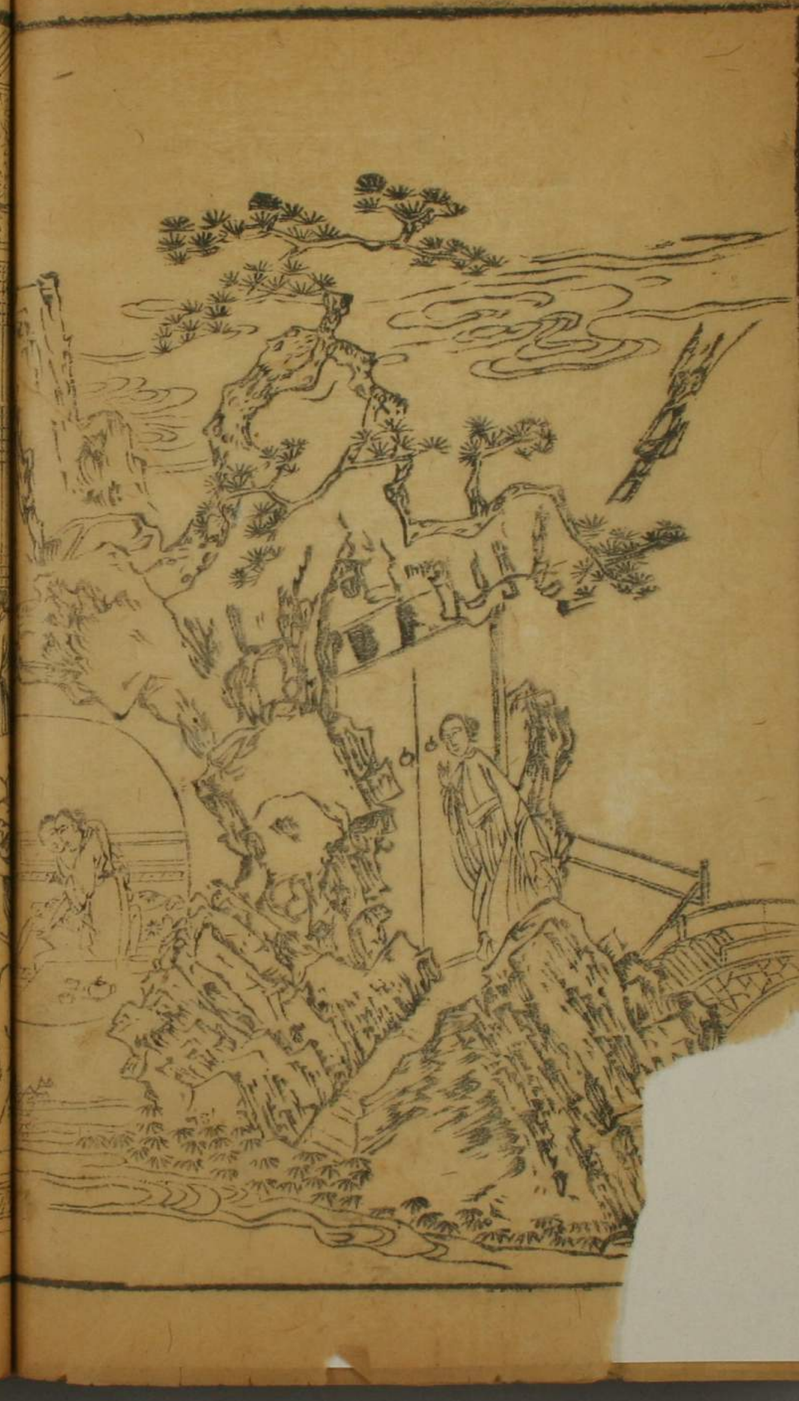
慶伯酌醫花邀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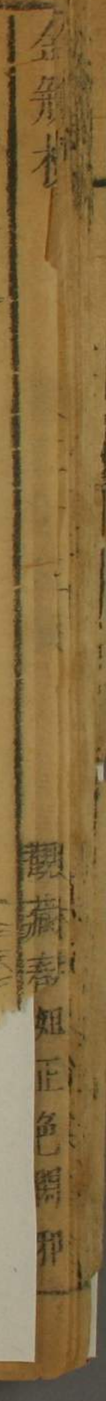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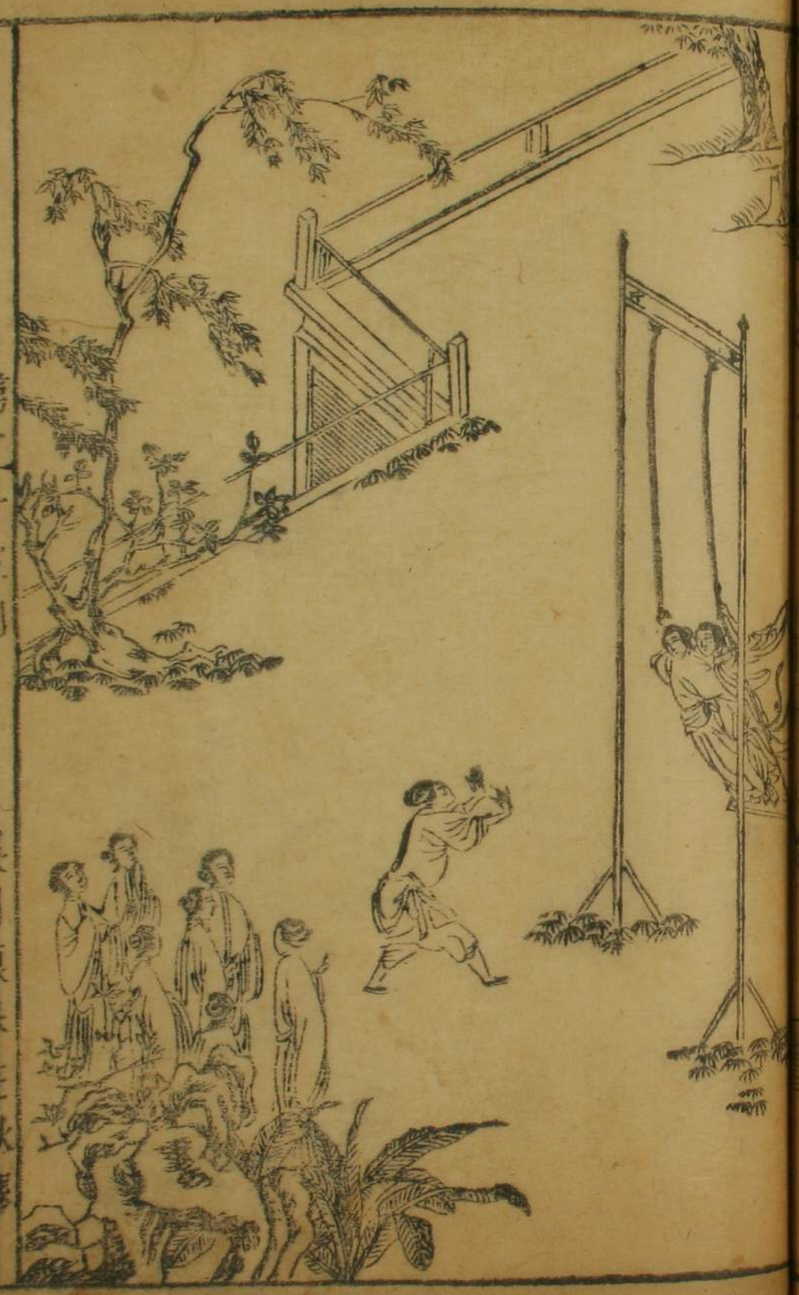


敬濟元夜戲嬌姿





潘金蓮正色罵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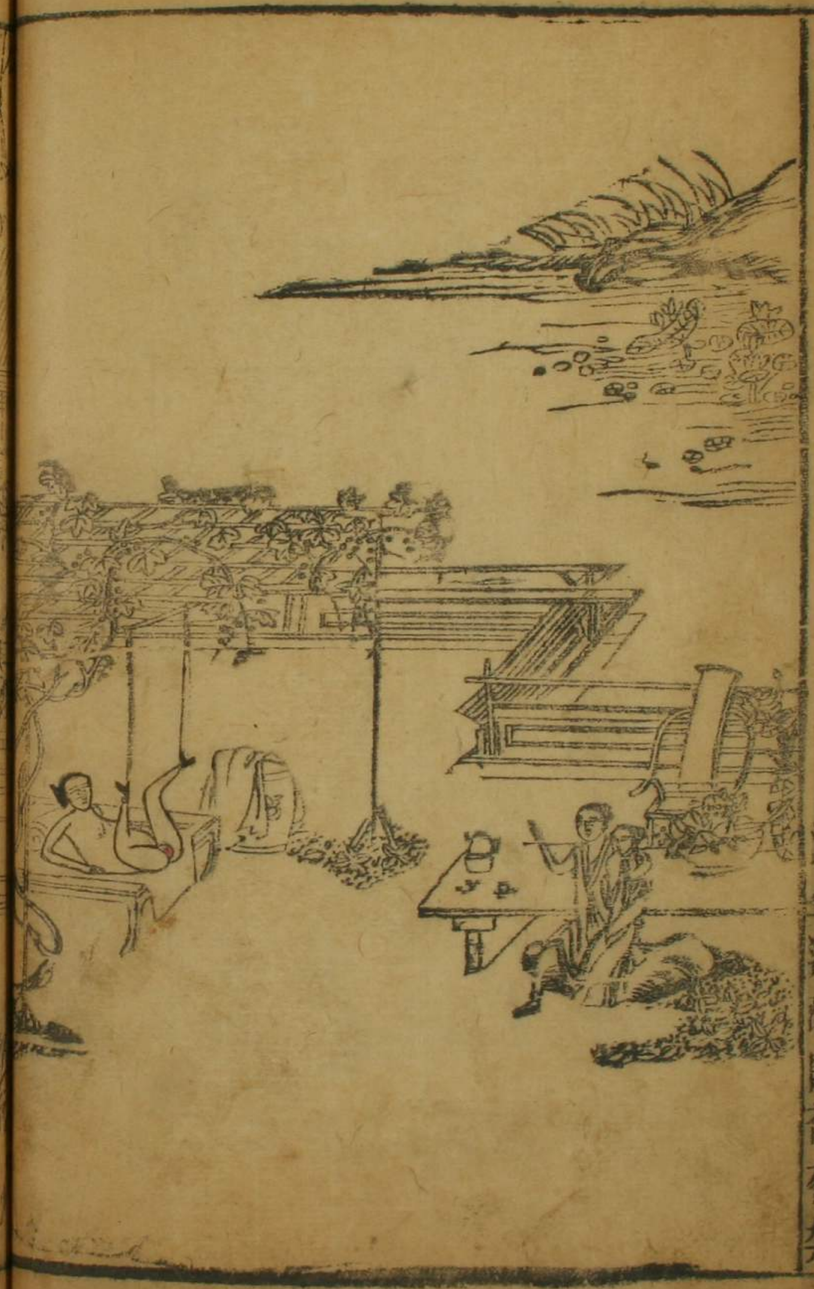












潘金蓮醉鬧蕭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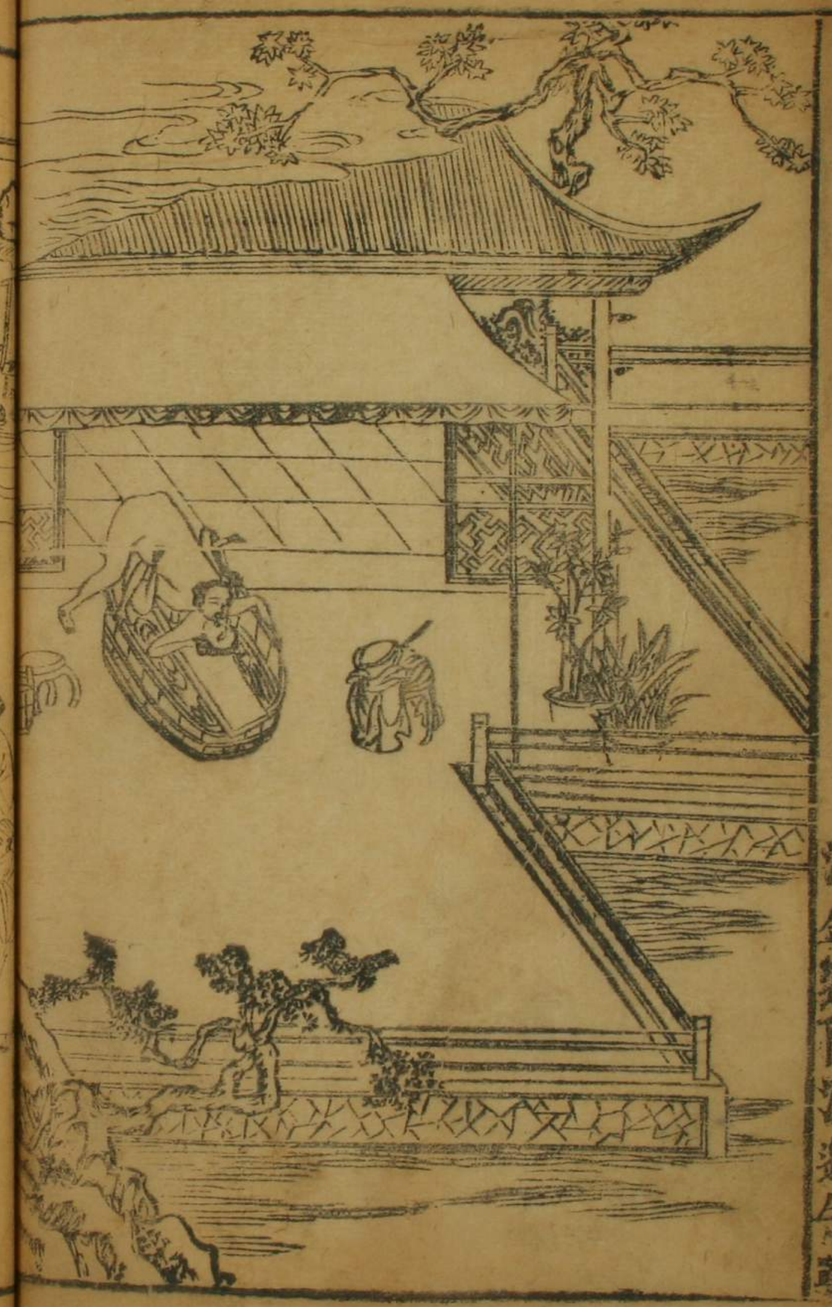
陳敬濟徹得金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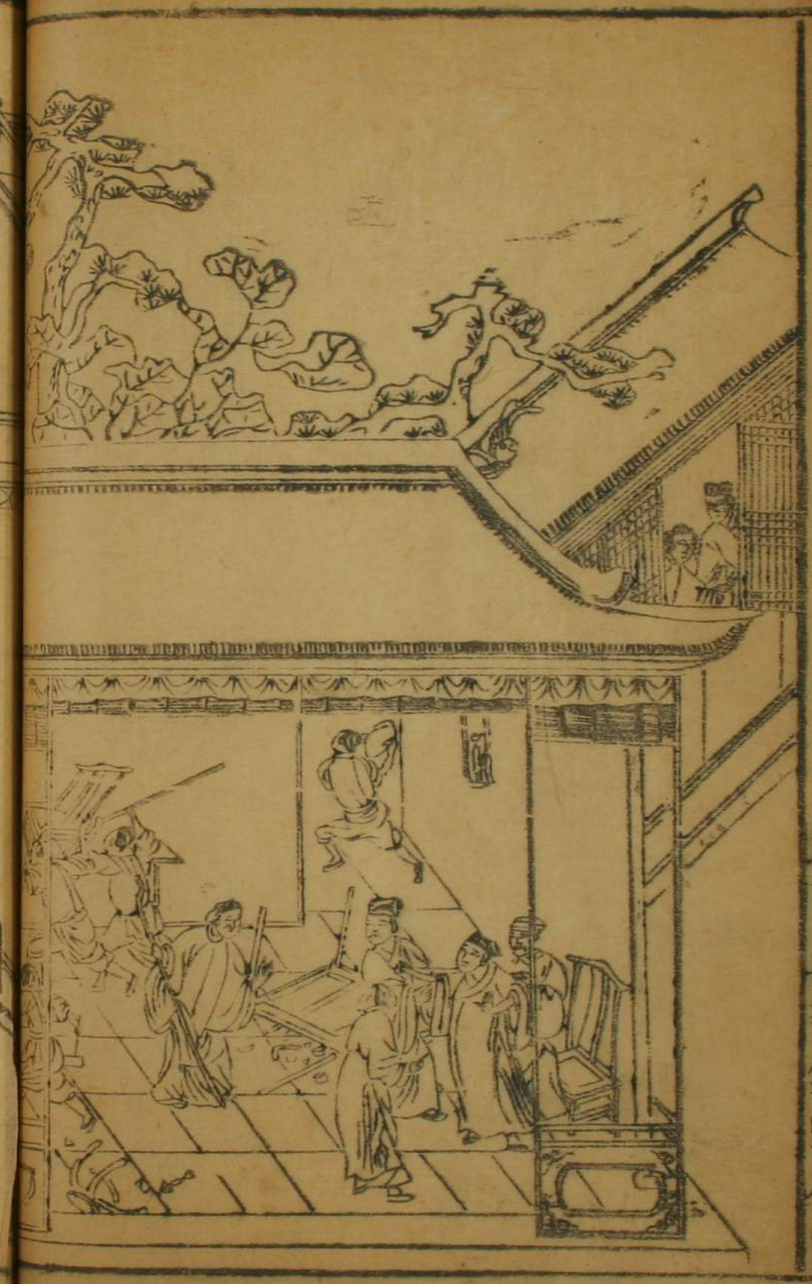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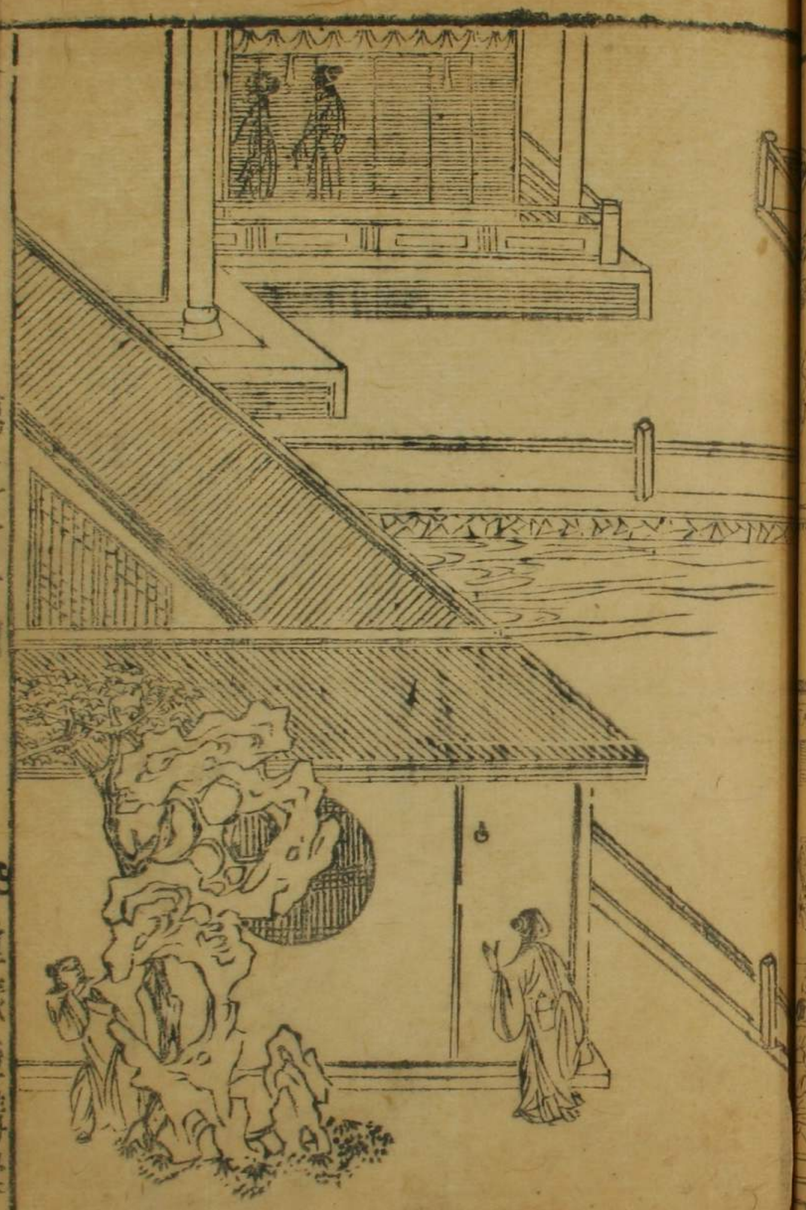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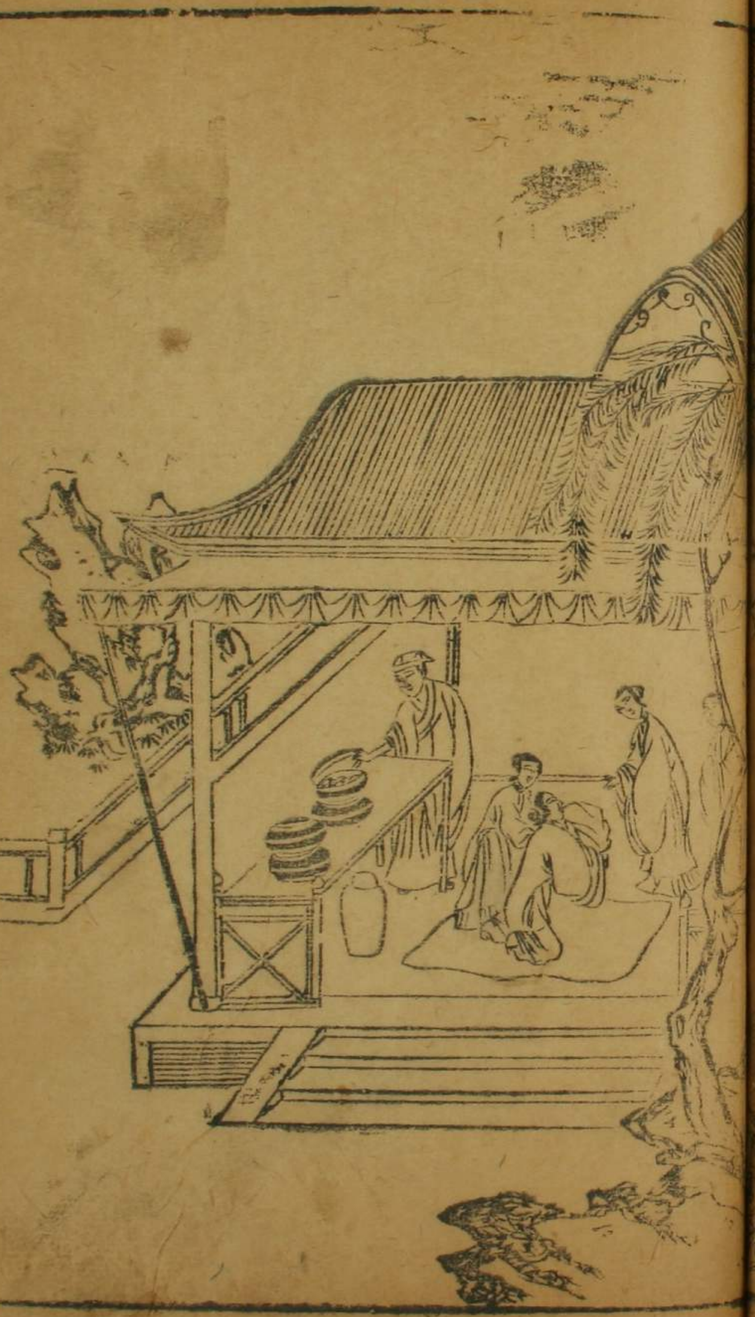
西門慶捌塗打鉄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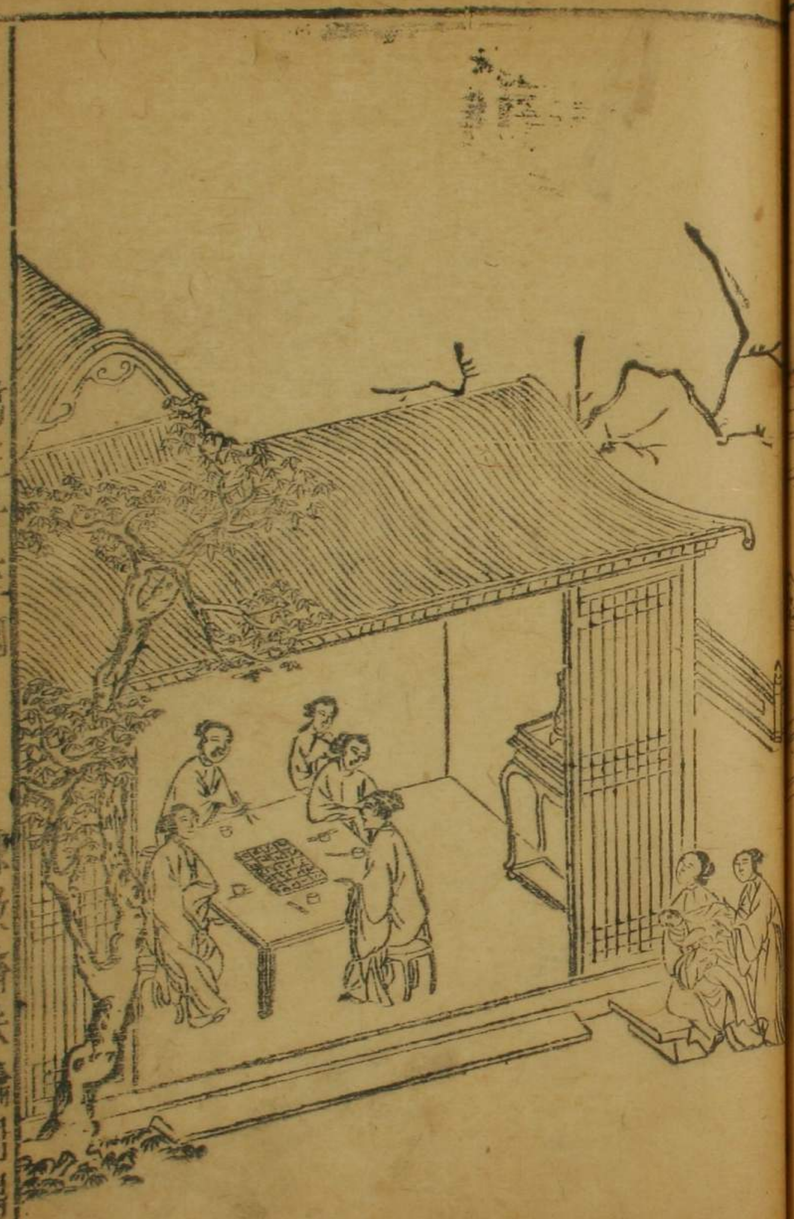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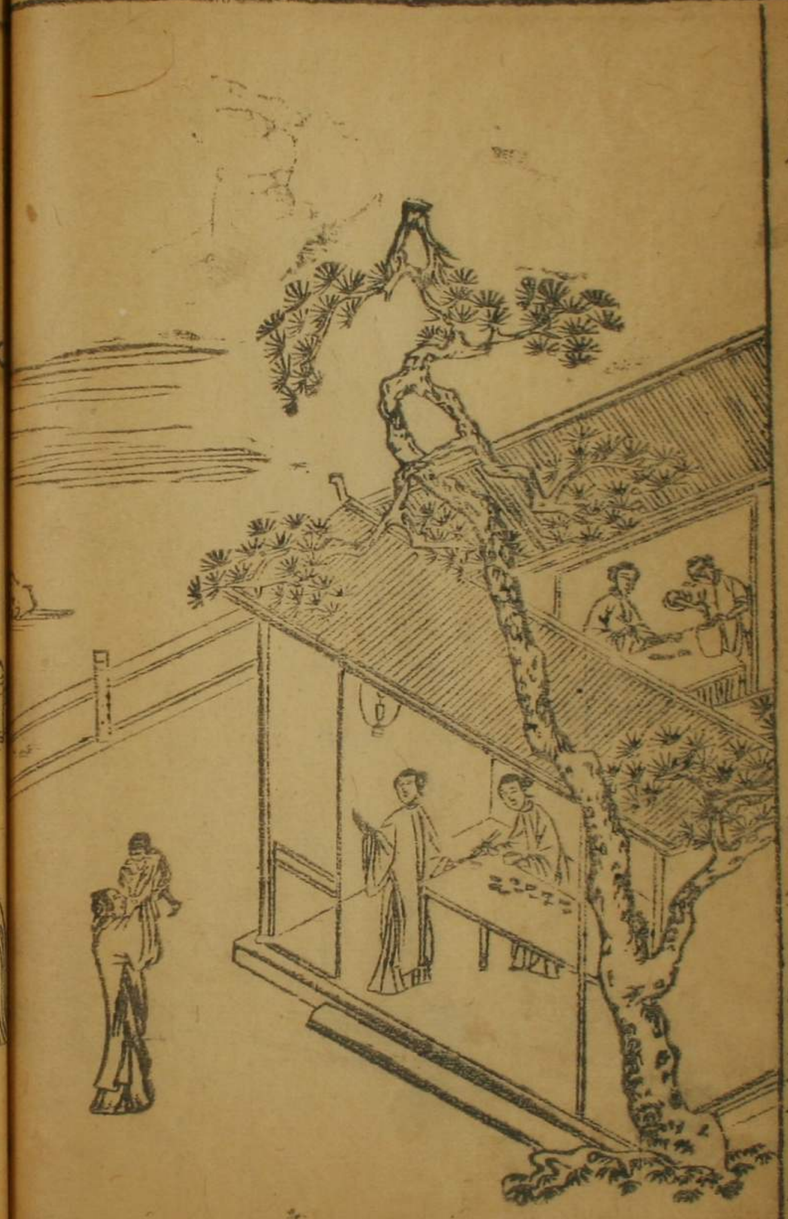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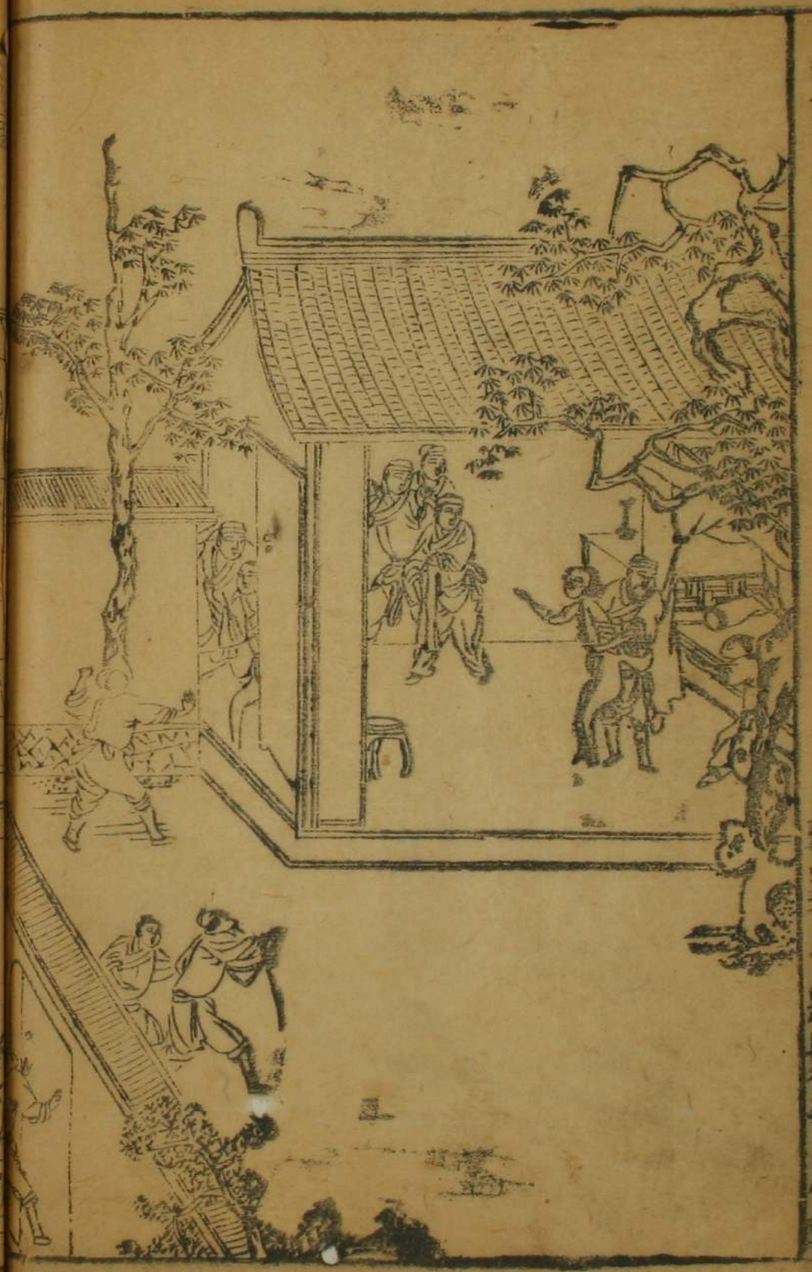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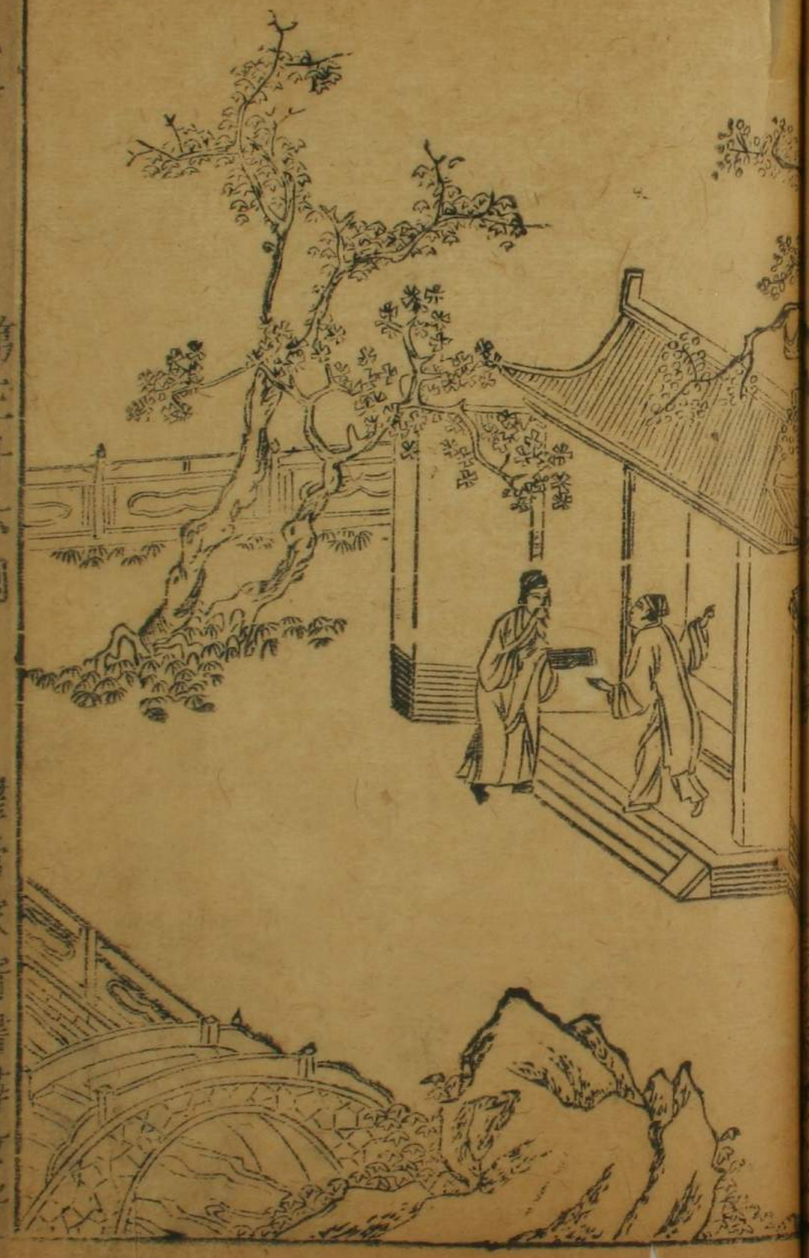
陳敬濟失偏副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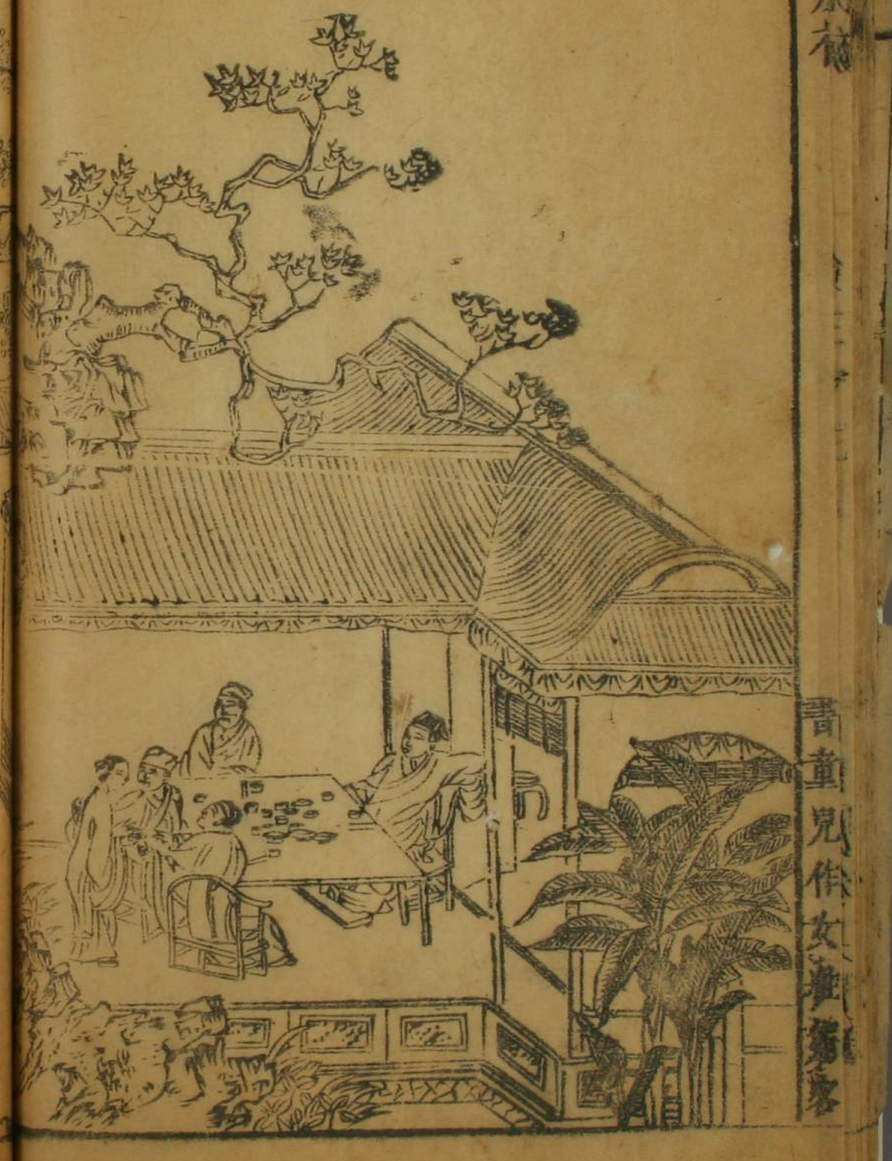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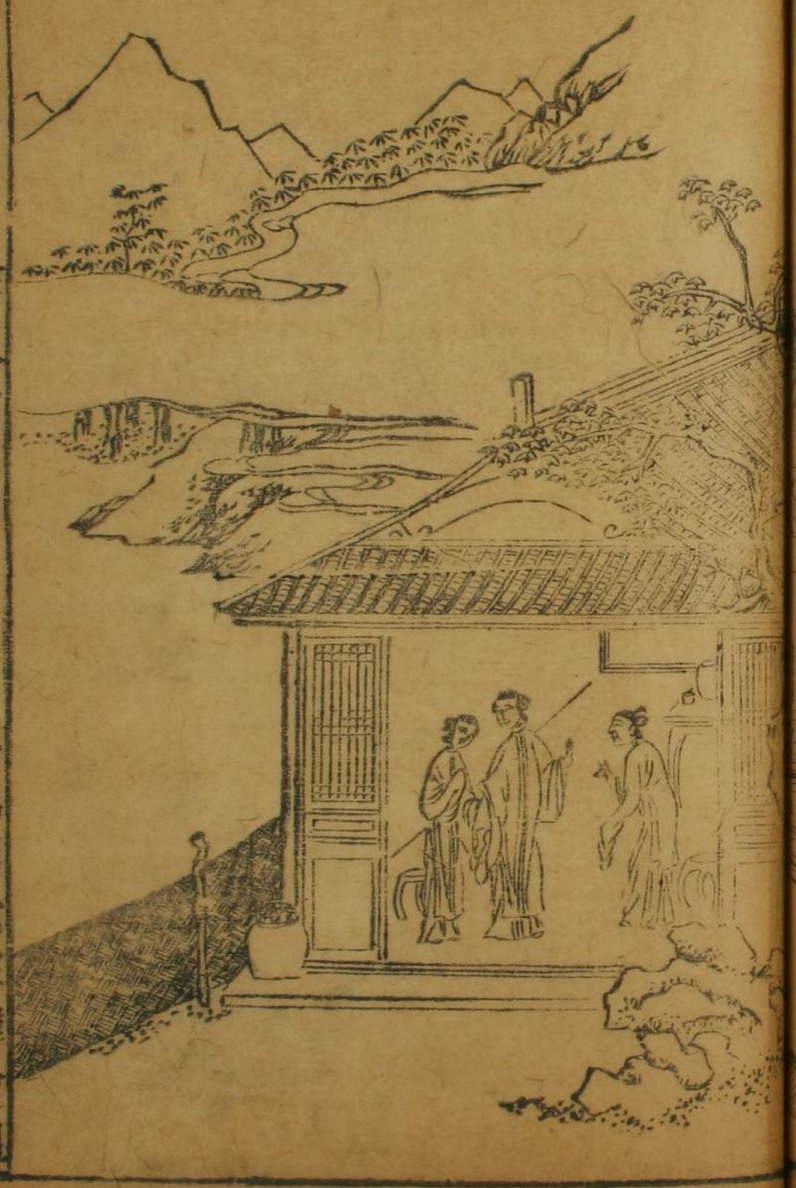
潘金蓮懷嫉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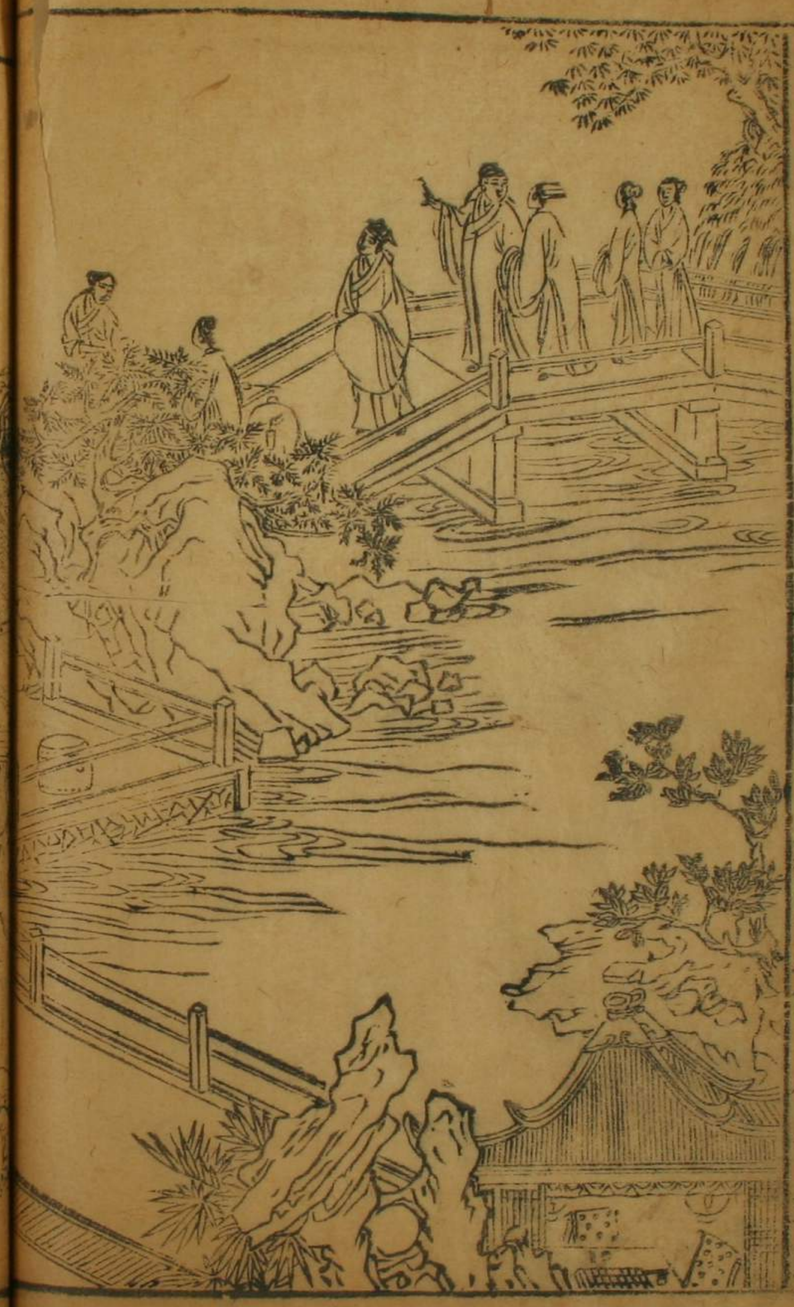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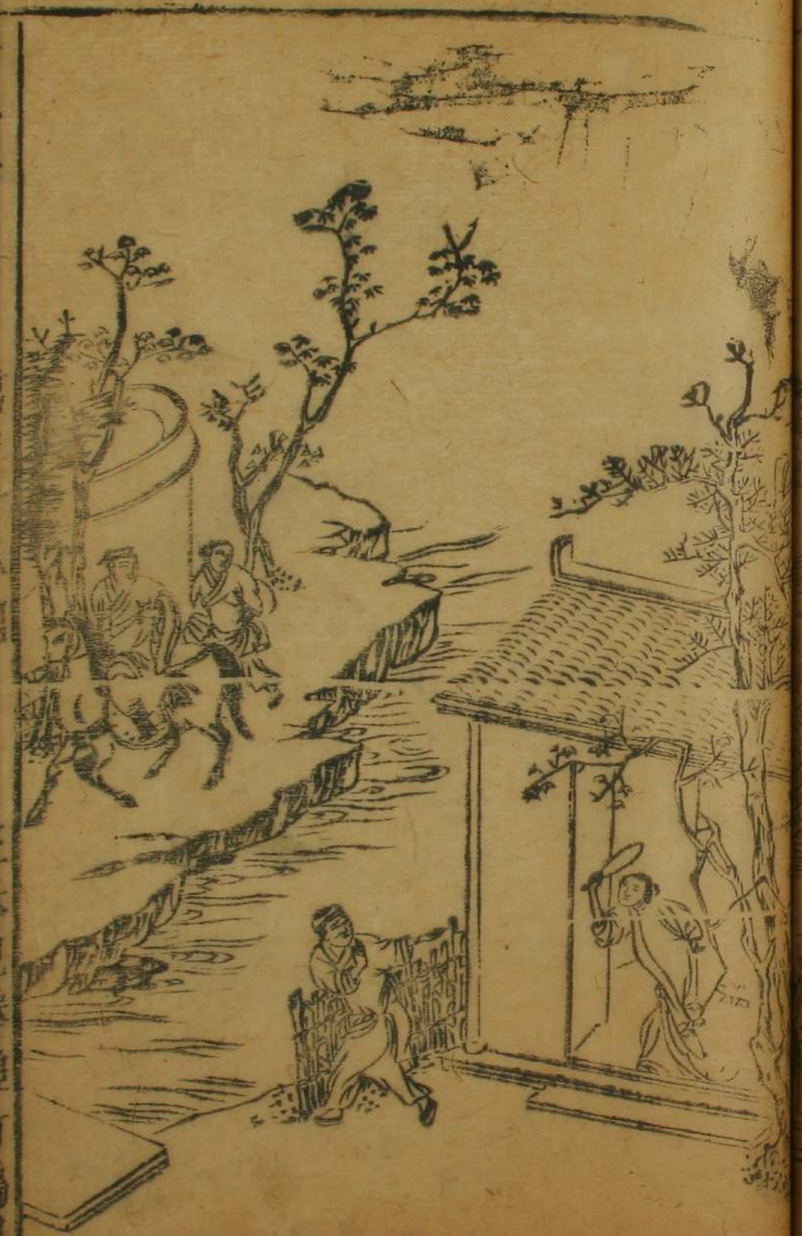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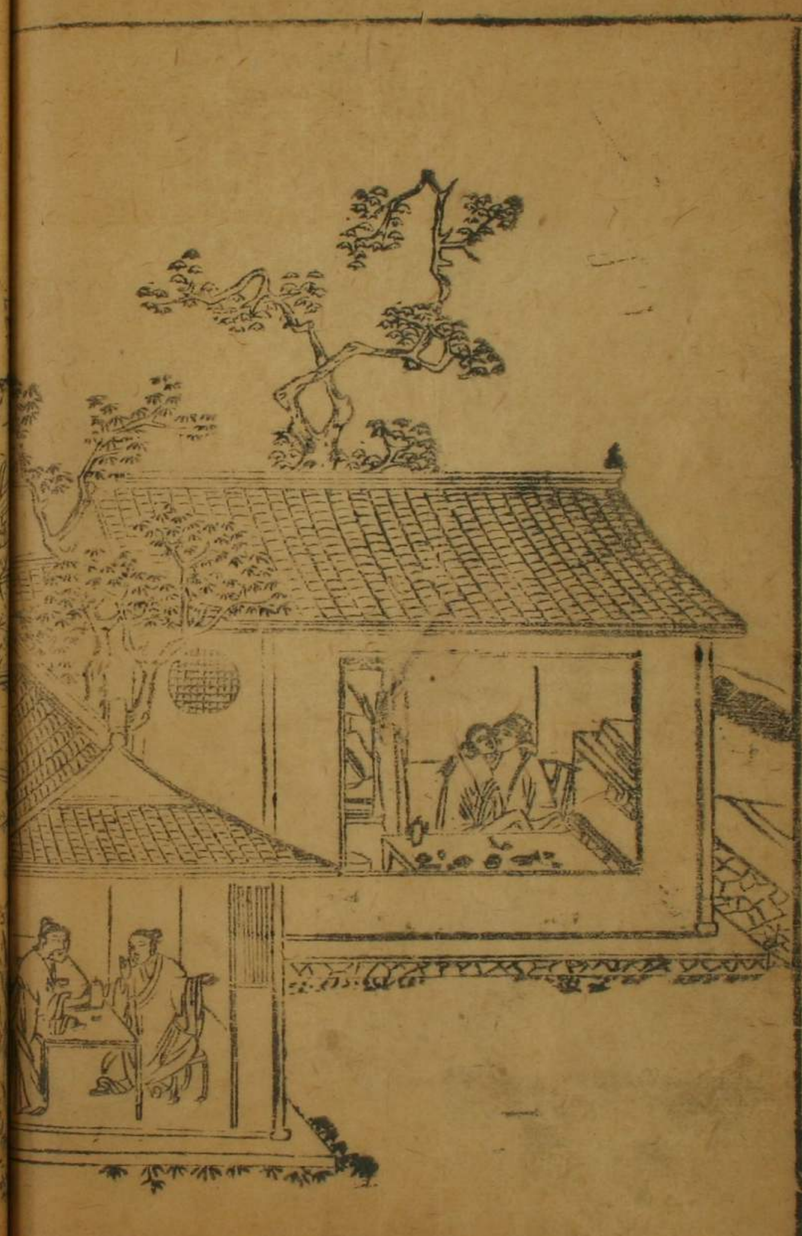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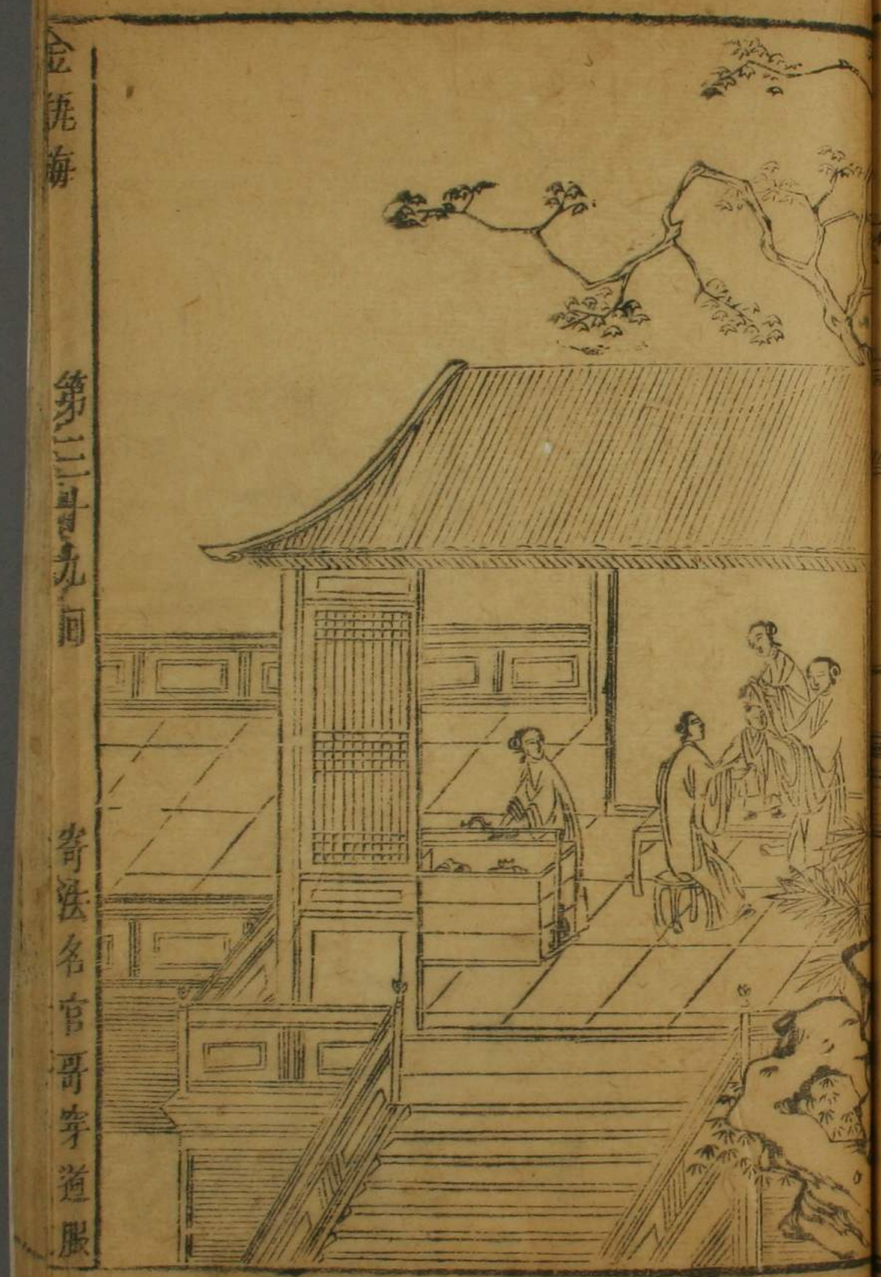
馮媽媽氣殺韓愛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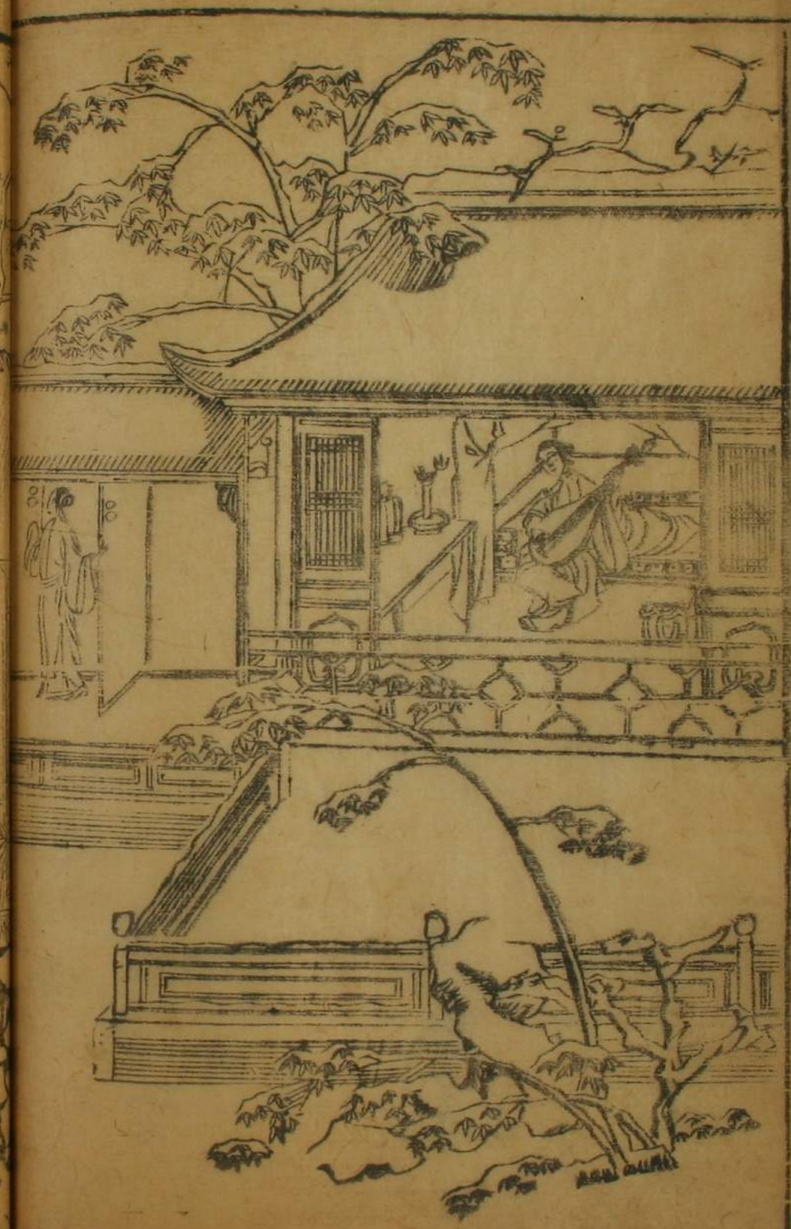


蔡狀元商飲借盤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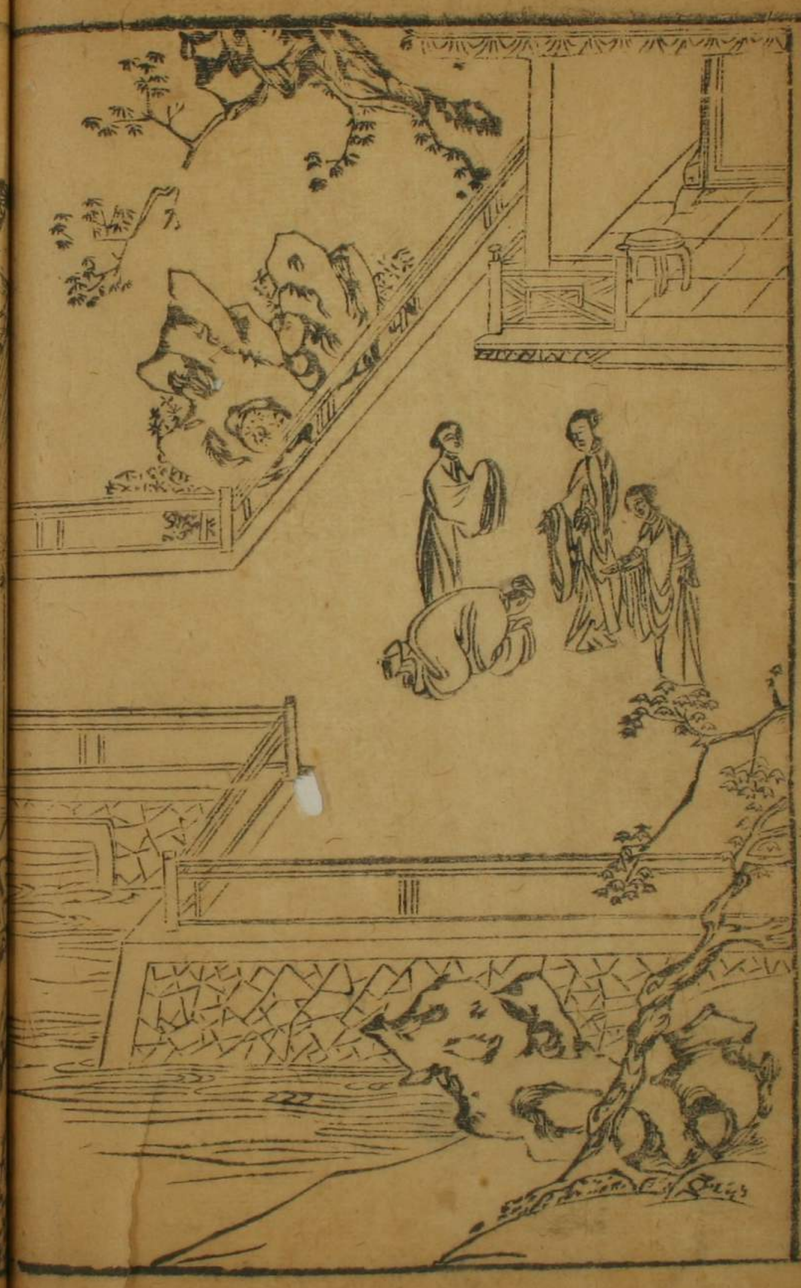




金瓶梅　第四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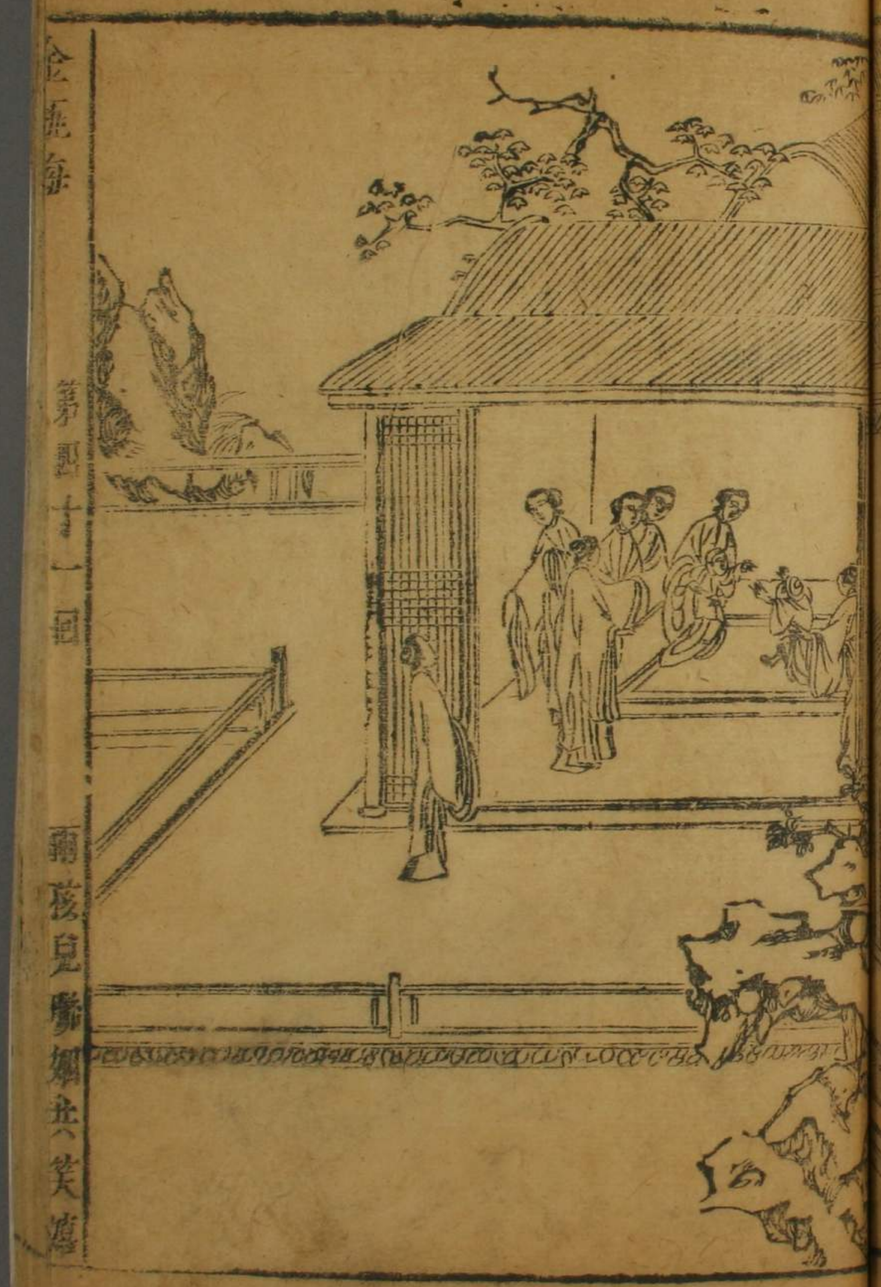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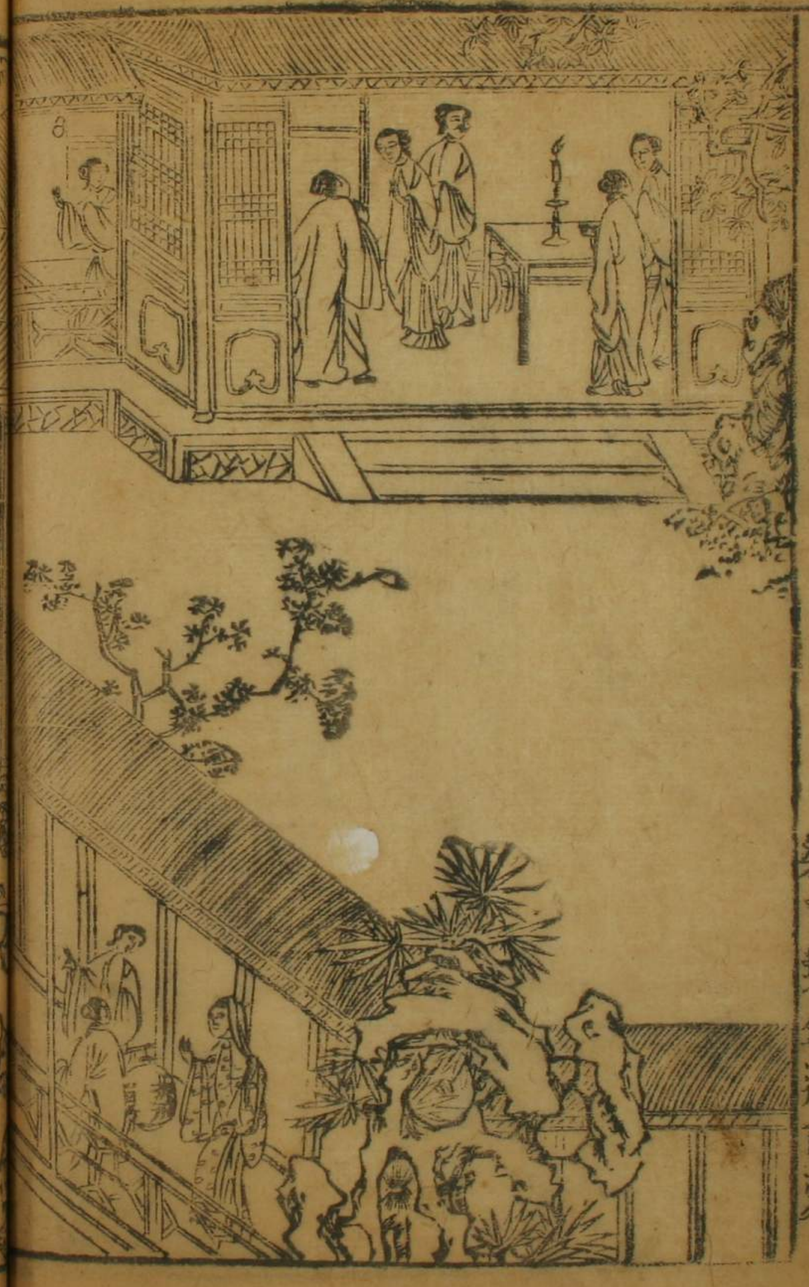
孤孩童稚兒希罷



散生日敬濟拜寃家

金瓶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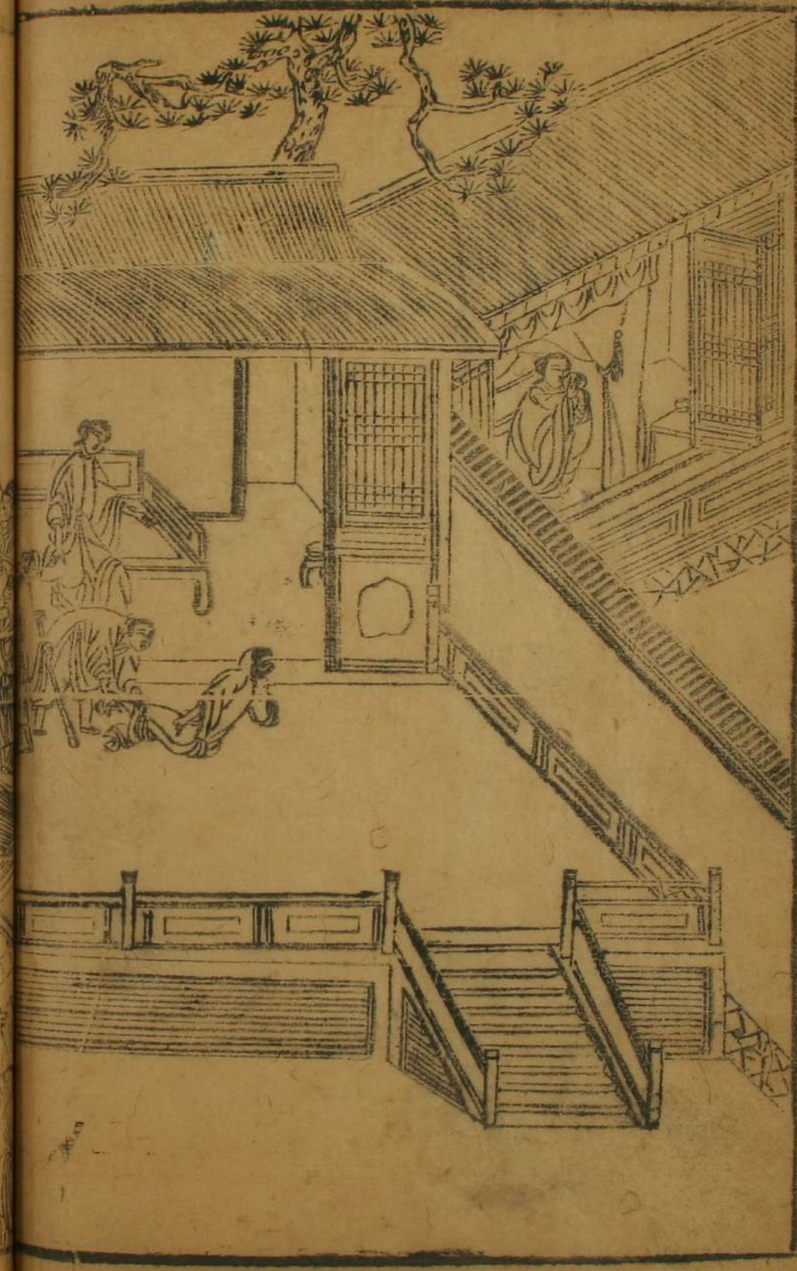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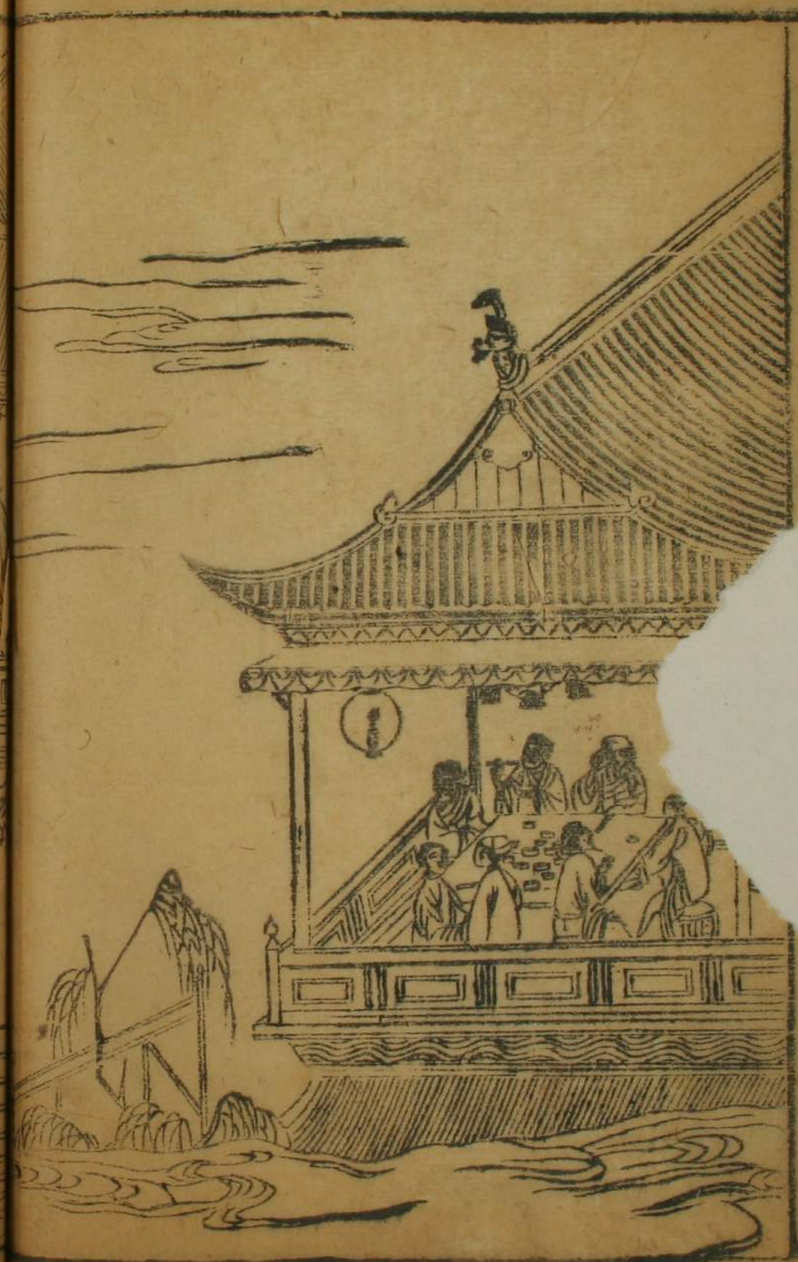
遲豪華門前放爆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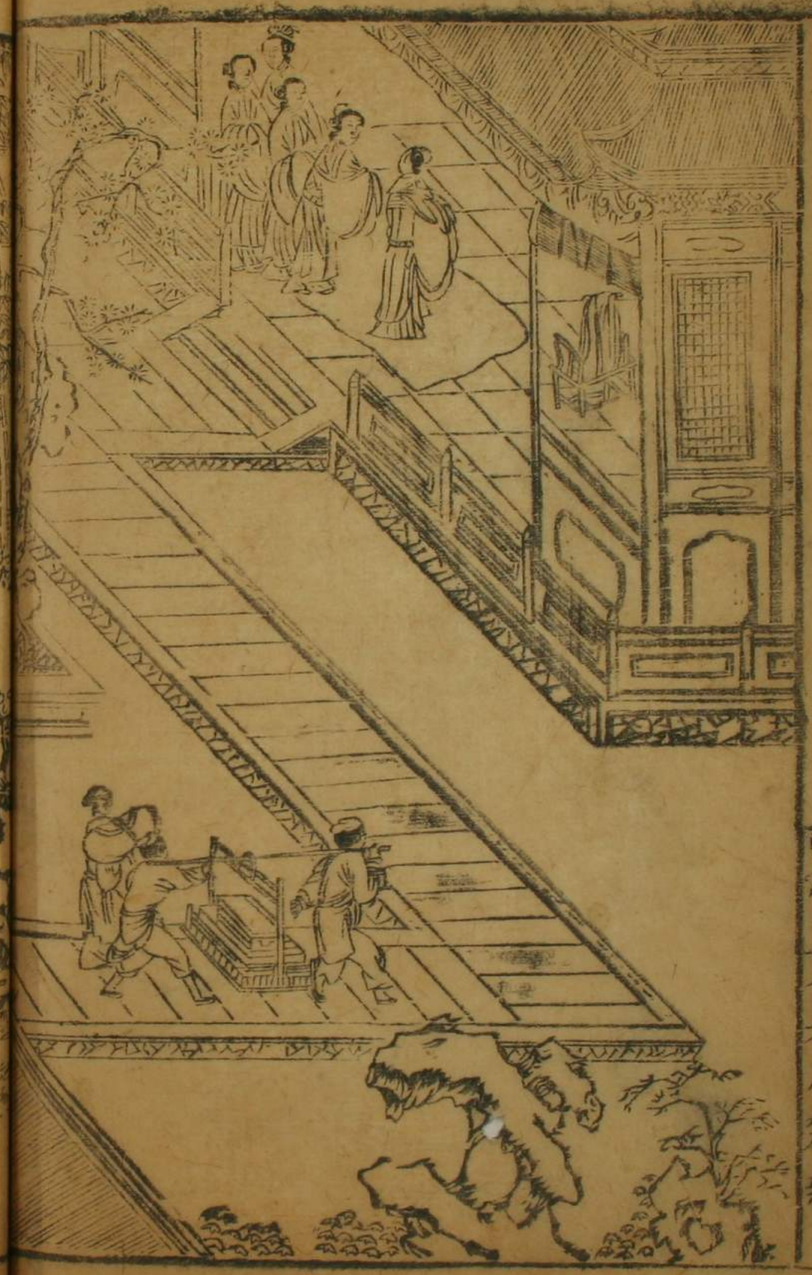
二佳人憤深同氣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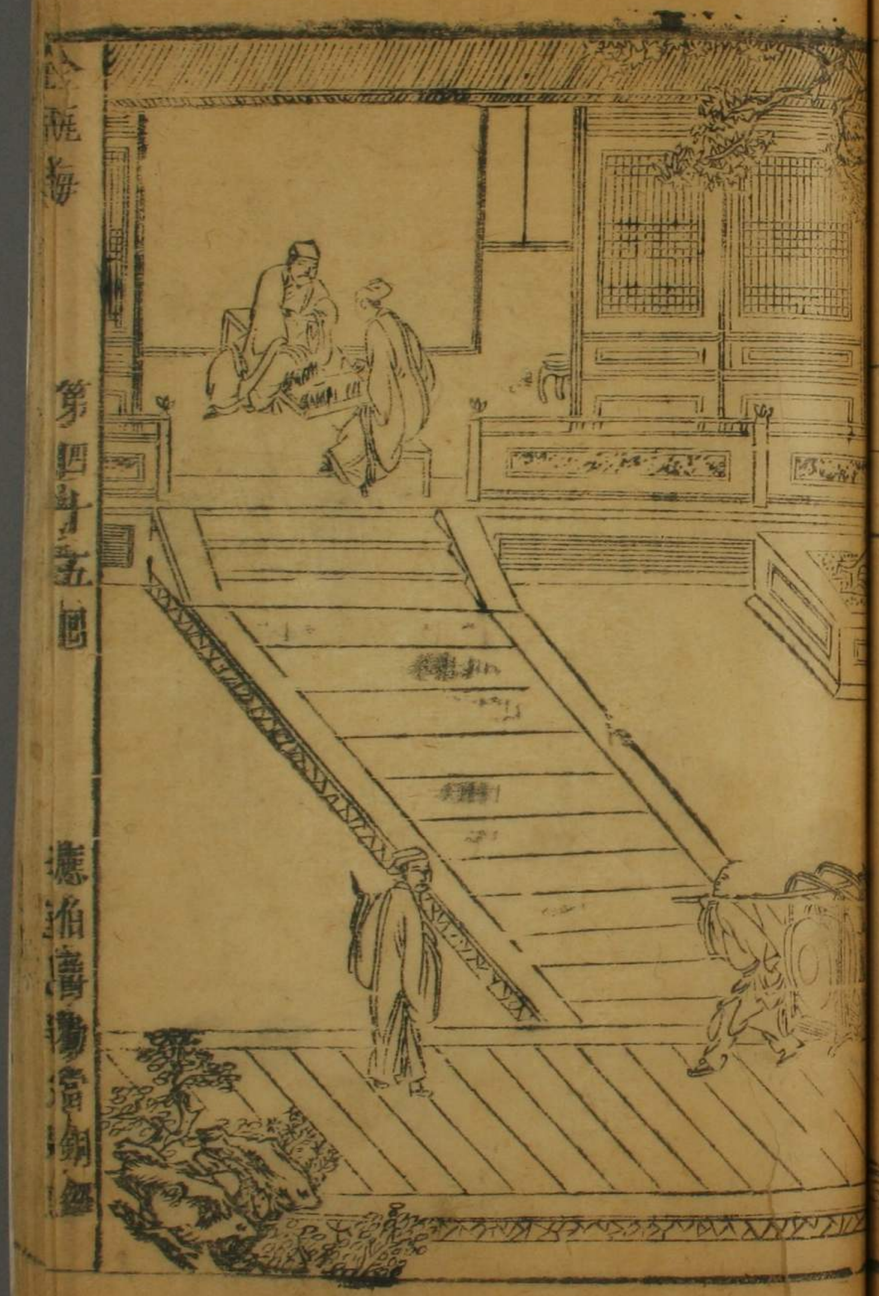


爭寵愛金蓮鬪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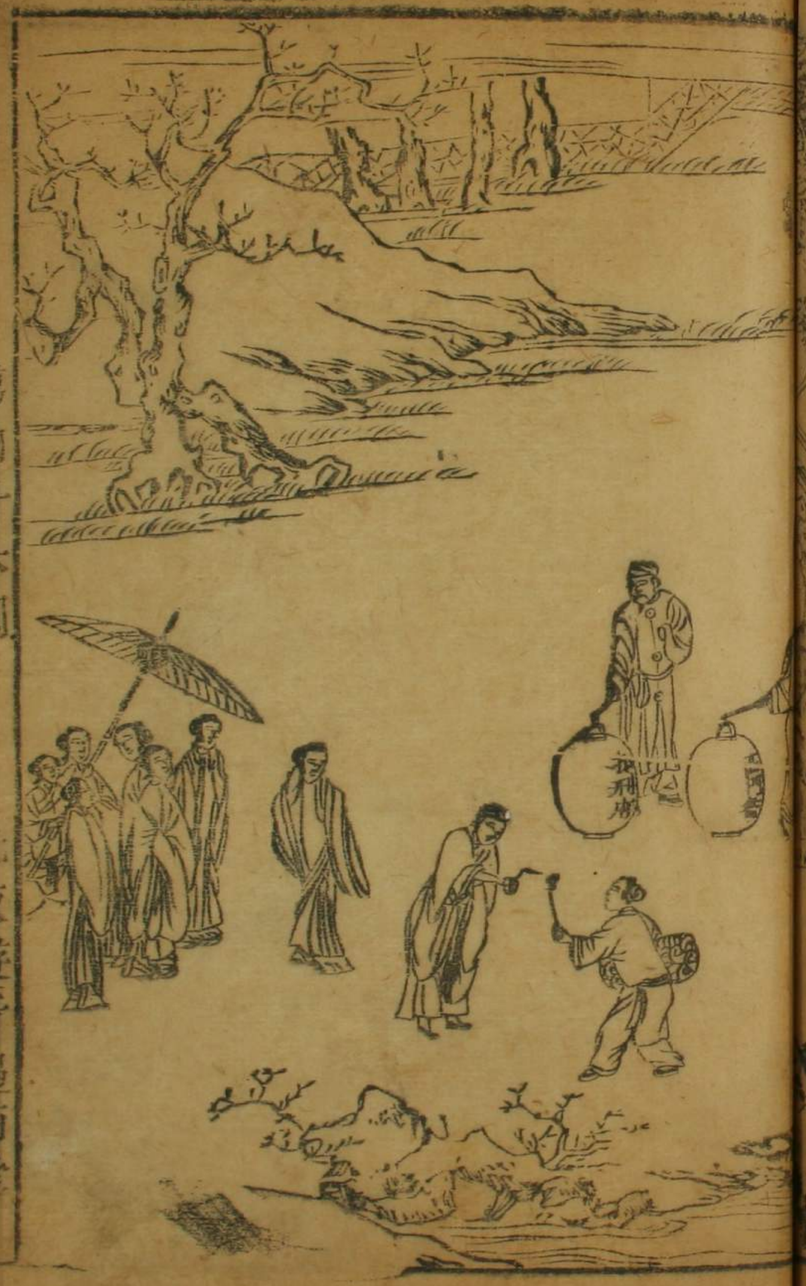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鬧捲銀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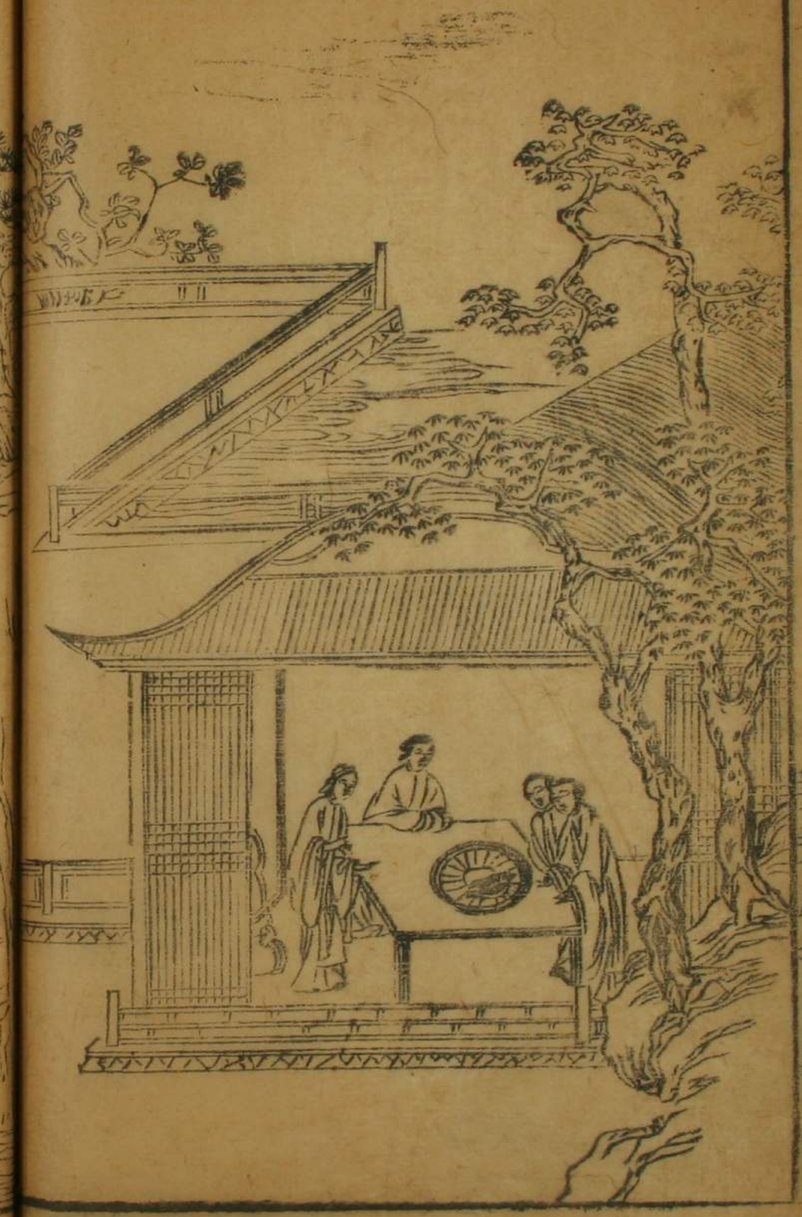


金瓶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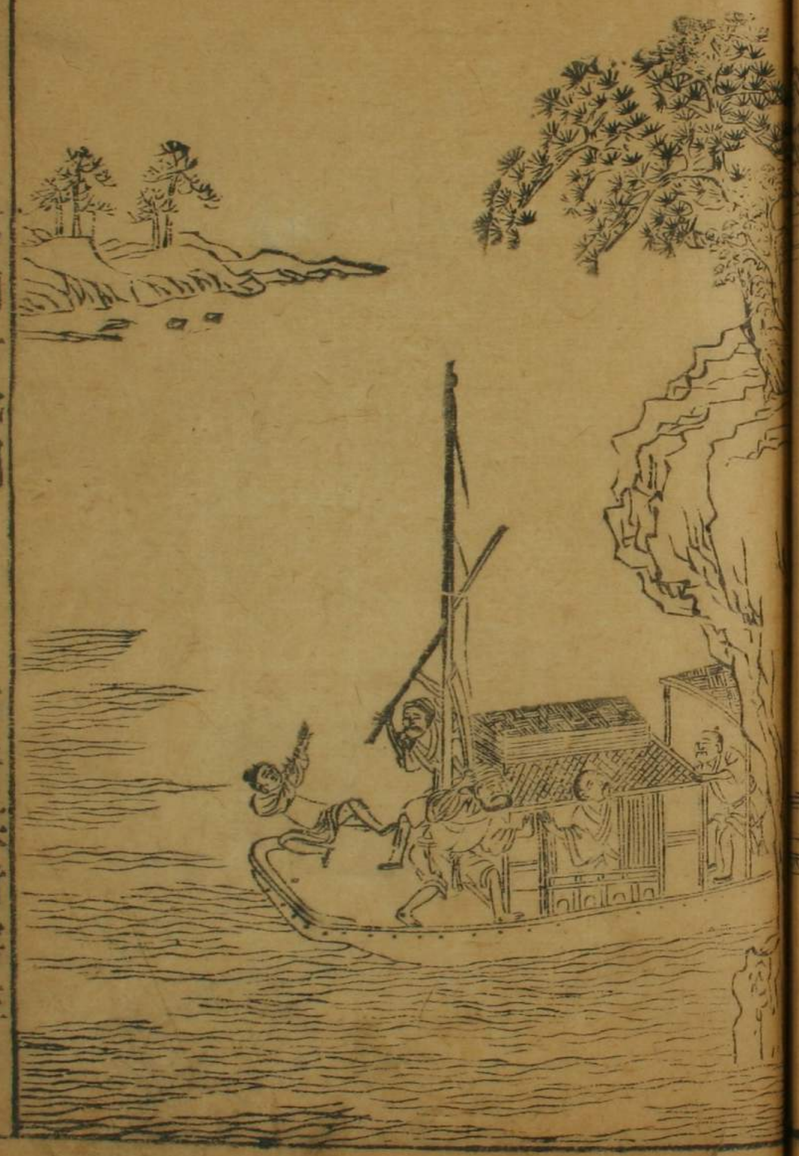
下象棋雀入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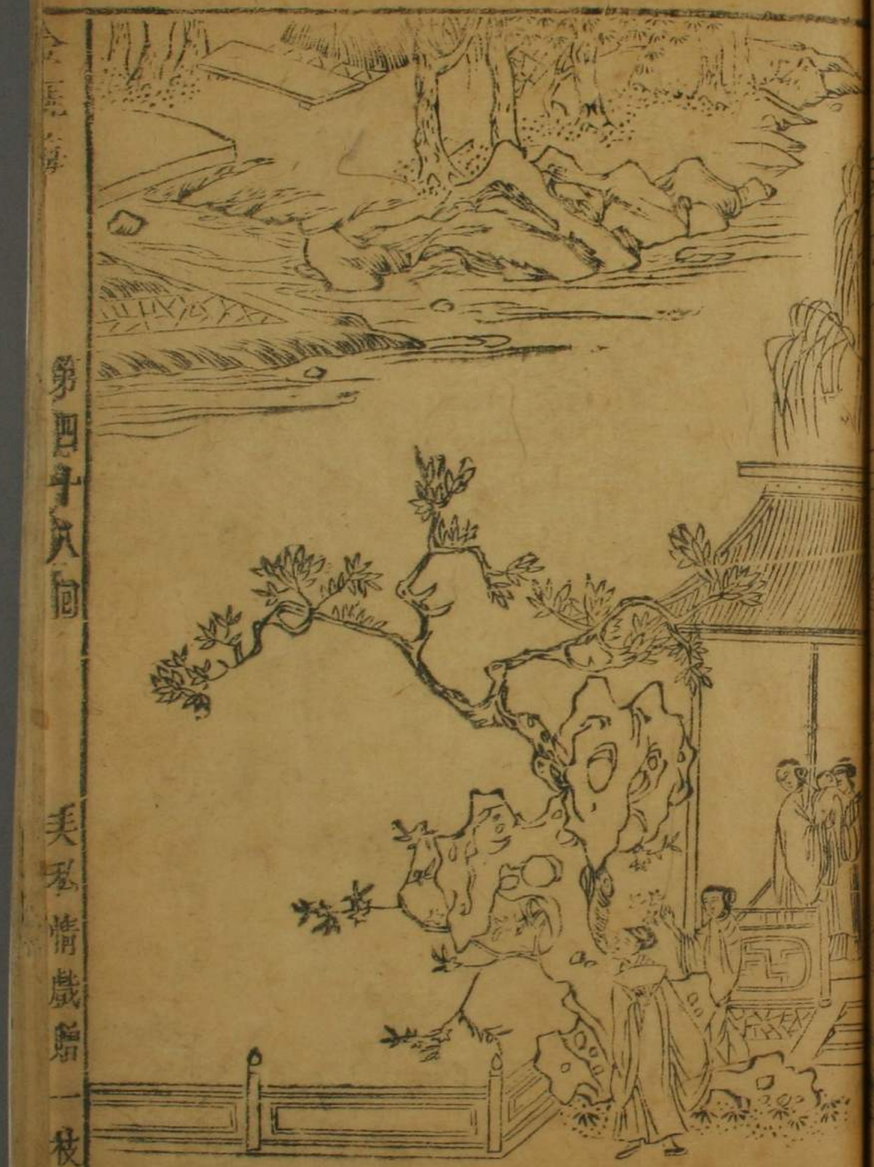


妻妾歲年十歸兒



第四十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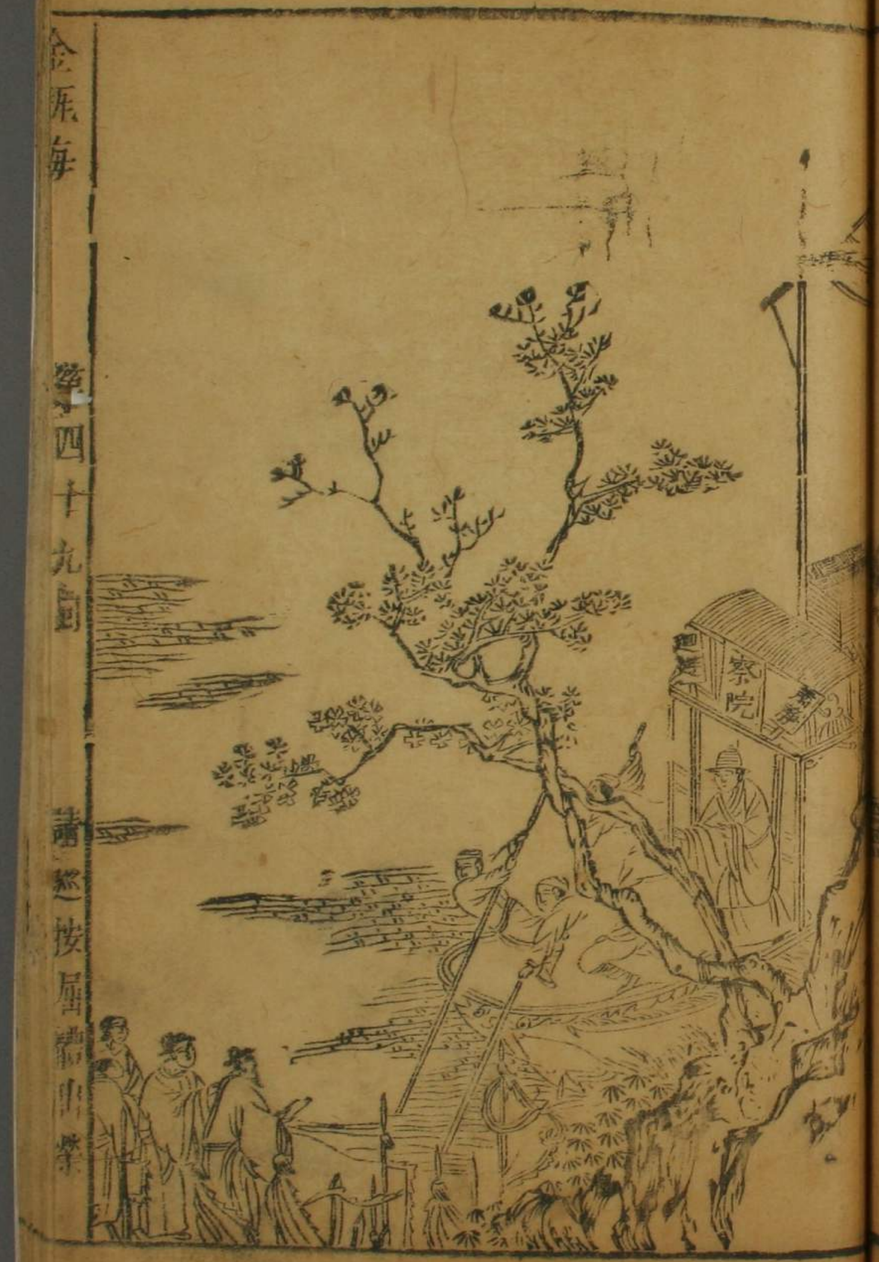
苗主門謀財害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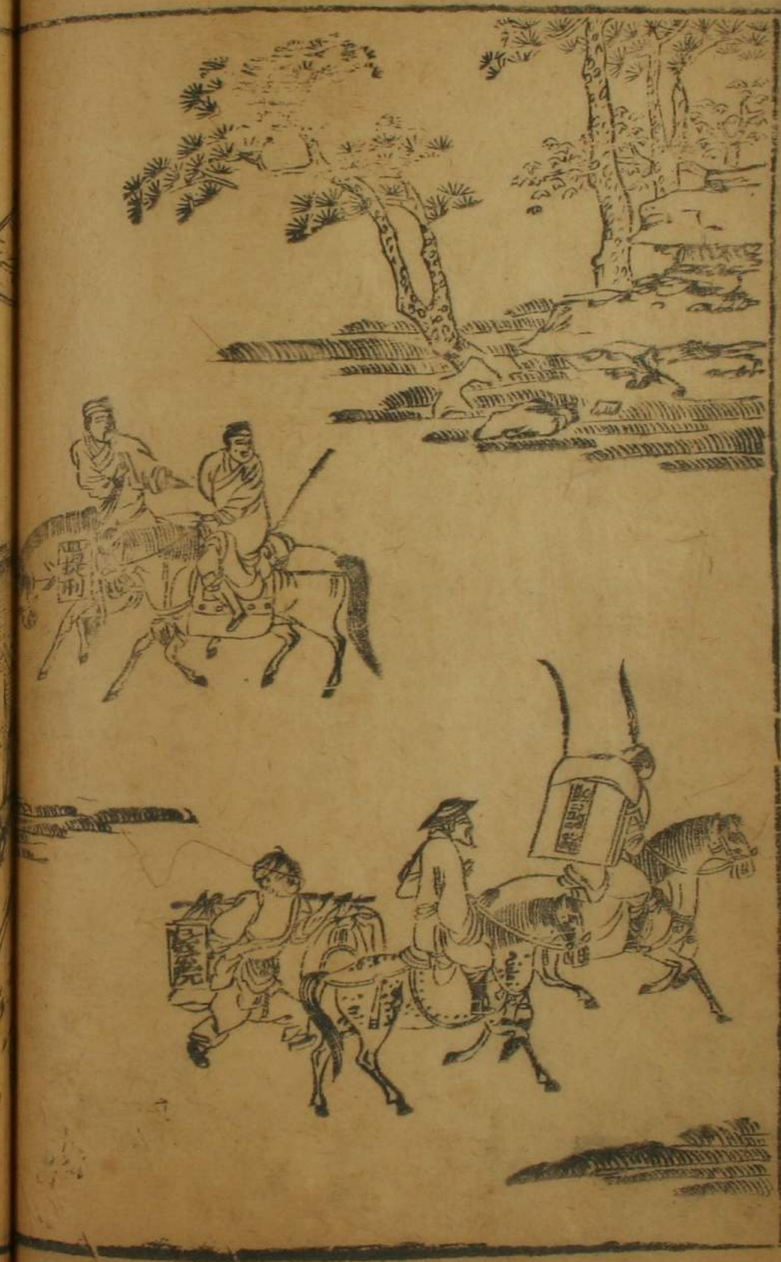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六回　吳月娘春晝秋千



西門柩前受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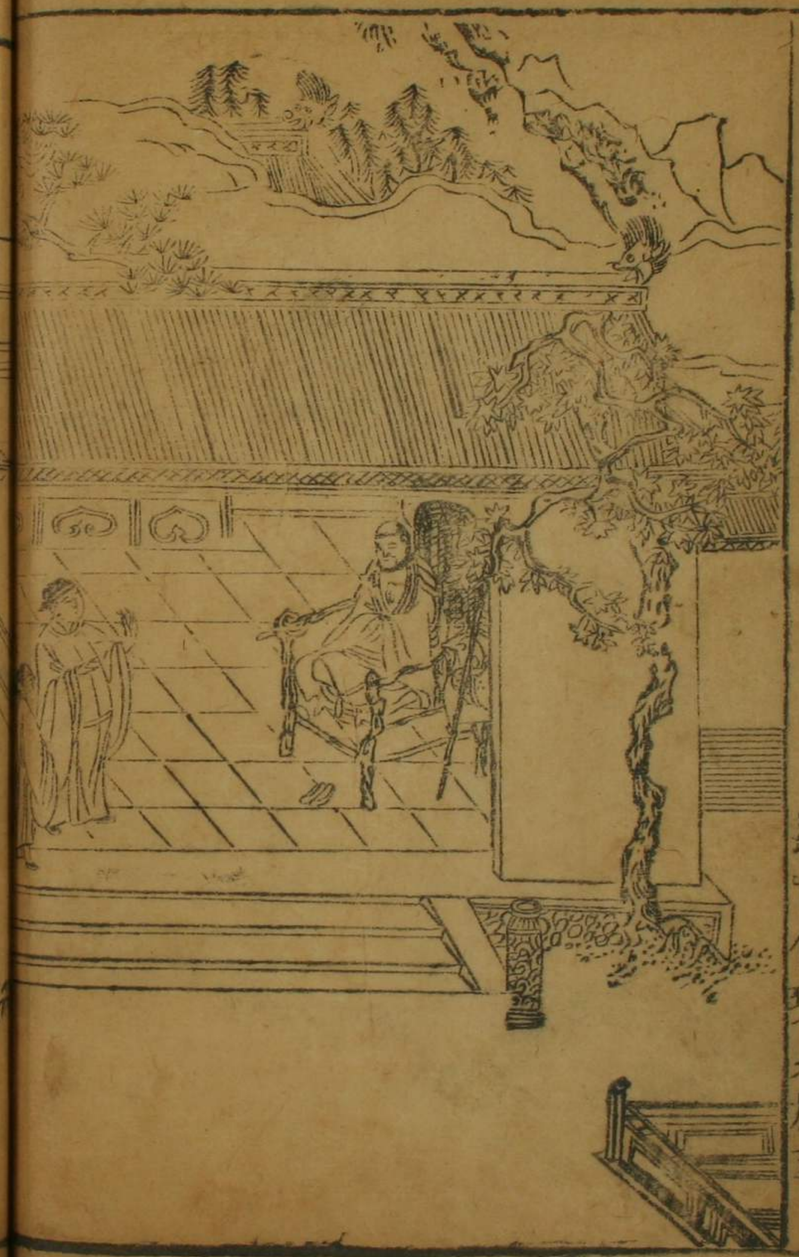
請旨按屬聽小事



走捷徑操歸七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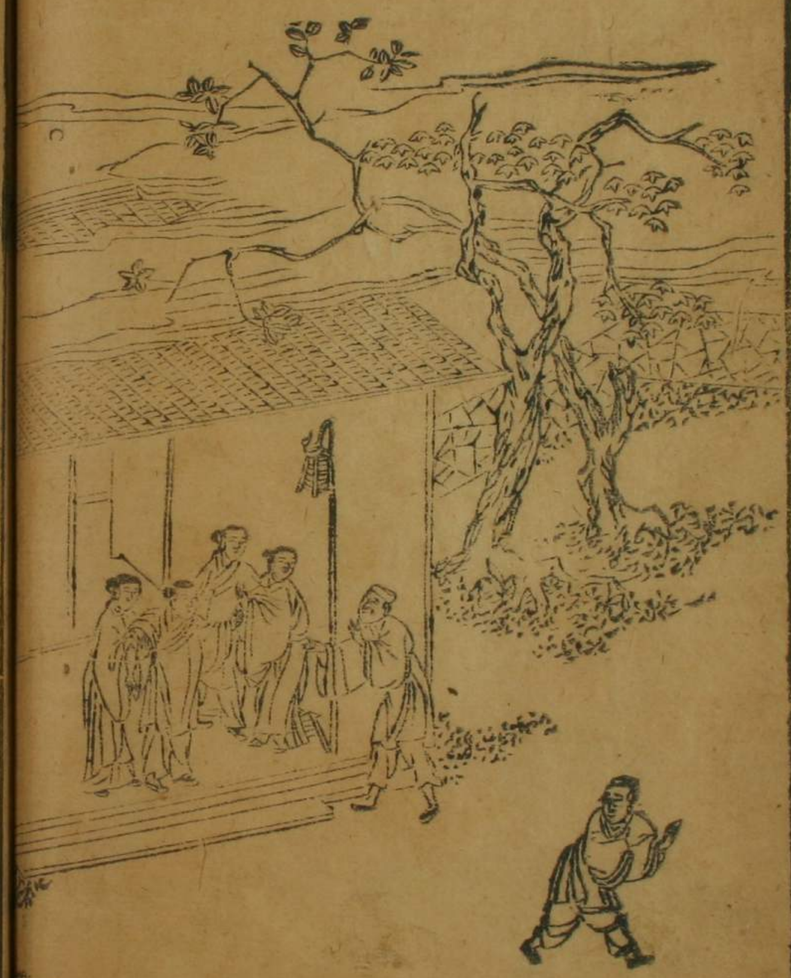


琴童潛蹤竊聽



金角春
遇胡僧現身施藥

此書單重財色故卷首一詩上解悲財下解悲色
一部炎凉書乃開首一詩並無熱氣信乎作者注意
在下半部而看官益當知看下半部也
二八佳人一絶色也借色說入則色的利害比財更
甚下文一朝馬死二句財也三杯茶作合二句酒也
三寸氣在二句氣也然而酒氣俱串入財色內講故
詩亦串入小小一詩句亦章法井井如此其文章爲
何如
開講處几句話頭乃一百回的主意一部書總不出



此几句然却是一起四大股四小結股臨了一結齊整七一篇文字斷落皆詳批本文下

上文一律一絶三成語末復煞四句成語見得痴人不悟作孽于酒色財氣中而天自處高听卑報應不爽也是作者蓋深明天道以立言放金剛經四句又一部結果的主意也

嘗看西門死後其敗落氣象恰如的的確七的事亦是天道不深不淺恰七好該這樣報應的錄疑作者非神非鬼何以操筆如此近知作者騙了我也蓋總本是向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故真是天理然則不在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又何以爲之天理哉自家作文固當平心靜氣向人情中討結煞則自然成就我的妙文也

一部一百回乃于第一回中如一縷頭髮千絲萬絲要在頭上一根繩兒扎住又如一噴壺水要在一提起來即一線一線同時噴出來今看作者惟西門慶一人是直說他如出伯爵等九人是帶出月娘三房是直敘別的如桂姐玳安玉簫子虛瓶兒吳道官天福應寶吳銀兒武松武植金蓮迎兒敬濟來興來保王婆諸色人等一齊皆出如噴壺傾水然却是說話

做事一路有意無意東拉西扯便皆敘出並非另起
鍋竈重新下米眞正龍門能事若夫敘一人而數人
于不言中躍七欲動則又神工鬼斧非人力之所能
爲者矣何以見之如教大丫頭玉簫拿蒸酥是也夫
丫頭則丫頭已耳何以必言大丫頭哉春梅固原存
月娘房中做小丫頭也一言而春梅躍然矣眞正化
工文字

此回內本寫金蓮却先寫瓶兒妙筆

寫春梅用影寫法寫瓶兒用遙寫法寫金蓮用實寫
法然一部金瓶春梅至不垂別淚時總用影寫金蓮

總用實寫也

寫春梅何不于首卷內直出其名哉不知此作者特
特爲春梅留身分故也既爲丫鬟不便單七拈出勢
必如玉簫借拿東西或傳話時出之如此則春梅掃
地矣然則俟金蓮進門或云用銀自外邊買來亦可
不知一部大書全是這三個人乃第一回時如何不
點出也看他于此等難處偏能不費絲毫氣力一筆
勾出且于不用一筆處幻出不知其文心是天仙是
鬼怪看者不知只說是拿東西賞天福豈不大差
未出月娘乃先插大姐帶出徽濟是何等筆力

出敬濟止云陳洪子可耳乃必云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者見蔡太師翟雲峯蔡太師等一齊點出然則又于無筆墨處將翟雲峯門路皆從此一線出來矣後文來保賁相府時必云見楊府幹辦從府內出來進見蔡攸必云同楊幹辦一齊來則此句出蔡京翟雲峯等益信矣文章能事至金瓶梅眞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七通八達八面玲瓏批之不盡也

金瓶內每以一筆作千萬筆用如此回玉皇廟謂是結弟兄謂是對永福寺作雙峙起結謂是出武松謂是出金蓮謂是籠罩宮哥寄名瓶兒薦亡等事也總之一筆于萬用如神龍天際變化不測的文字

一回冷熱相對兩截文字然邪用一筍即串龍痕迹俱無所謂筍者乃在玉皇廟玄壇座下一個虎豈不奇絶

一回兩股大文字熱結冷遇也然熱結中七段文字冷遇中兩段文字兩兩相對邪在參差合筍處作對鎖章法如正講西門慶處忽插入伯爵等人至滿縣都慌怕他下忽接他排行第一直與蔡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合笋無一線縫處正講武松遇哥七忽插入武大別了兄弟如何如何許多話來下忽云不想

今日撞着自己嫡親兄弟。直與自從兄弟分別之後。
合爭無一縫處。此上下兩篇文字對峙處也
無心撞着。却是嫡親兄弟有心結識反不好。紋齒掩
映處。最難過最難堪
熱結處。何以有七段文字。自大朱徽宗至無不通曉
是一段。自結識的至都惧怕他。是兩段。自排行第一
至又去調弄婦人。是三段。自西門慶在家閑坐至只
等應二來與他說。是四段。自正說着至伯爵舉手和
希大一路去了。是五段。自十月初一至過了初二是
六段。自次日初三至和子虛一同來家。是七段。此是

熱結的文字。已畢下文則冷遇的文字了。切勿認應
伯爵來邀看虎。猶是西門慶边的文字
冷遇兩段。則一段是武大的文字。一段是金蓮的文
字。伯爵兩人看去。固是引子。即武松打虎見官諸事
亦是信藥也
看他寫熱結處。却用漸七逼出。如與月娘閒話是一
頓。伯爵希大來相約而去。是一頓。初一日收分資是
一頓。初二日知會道士。是一頓。初三日吃早飯。又是
一頓。至廟中調笑。又是一頓。總說吳道士請燒紙。而
伯爵謙讓。又作數層刷洗。方入本題。若冷遇却是一

撞七着乃是嫡親兄弟便見得一假一眞有安排不
待安排處
描寫伯爵處純是白描追魂拽影之筆如向希大說
何如我說又如伸着舌頭道爺儼然紙上活跳出來
如聞其声如見其形
水滸上打虎是寫武松如何踢打虎如何剪僕金瓶
梅却用伯爵口中几個怎的怎的一個就像是一個
又像便使水滸中費如許力量去寫出來者他却一
毫不費力便了也是何等靈滑手腕況打虎時是何
等時候乃一拳一脚都能記筭清白卽使武松自己
恐用刀後亦不能向人如何細說也豈如在伯爵口
中描出西門月娘
篇內出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順看者止知說
月娘賢德爲後文能容衆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
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夫可以向上之人使遞
一讀書守礼之夫主則刑于之化月娘便自能化從
爲雅謹守閨範防微杜漸舉案齊眉便成全人矣
無如月娘止知依順爲道而西門之使其依順者
非其道月娘終日聞夫之言是勢利市井之言見者
之行是奸險苟且之行不知親諫而乃一味依順之

故雖有好資質未免習俗漸染後文引敬濟入室
來既進門皆其了聞婦道以致不能防閑也送入虛
出大門妖只晝夜宣卷又其不閨婦道以致無所
守也然則聞卷寫月娘之百依百順又是寫西門慶
先坑了月娘也不沒讀之何以知作者苦心
作者做月娘既另出筆墨眞欲做出一個賢婦人
後文就不該大書特書引敬濟入室等罪既欲隱匕
做他個不好的人又不該處匕形其老實然則寫月
娘信如上所云一個可以學好向上的人西門慶不
能刑于遂致不知大礼如俗所云好人到他家也不

好了也故百依百順是罪西門非讚月娘
寫月娘何以必云是繼室哉見得西門慶孤身獨自
即月娘妻子向是個繼室非結髮者也故其一生動
作皆是假景中提俚俚偏
寫月娘惡處又全在繼室也從來繼室多是好心先
生何則因彼已有妻過一旦死別乃續一個入來則
不但他自已心上怕丈夫疑他是填房或有兒女怕
丈夫疑他偏心當家怕丈夫疑他不如先頭的即那
丈夫心中亦未嘗不有此几着疑忌在心中故做繼
室者欲嘗不好不嘗不好往往多休戚不関以好好

先生爲賢也今月娘雖說沒甚好臉然其舉動處太
半不離繼室常套故百依百順在結髮則可在繼室
又當別論不是說依順便是賢也是四字又月娘定
案又繼室定案
寫西門對子虛却句句是瓶兒寫子虛來入會却又
處七是瓶兒西門心照那边瓶兒心照這边已將兩
人十分異樣親密處寫得花團錦簇好看殺人眞有
筆不到而意到之妙
凡人用筆曲處一曲二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
也何則如來意欲出金蓮却不肯如尋常小說云按

下此處不言再表一個人姓甚名誰的惡套乃何
下筆因思從兄弟冷遇處帶出金蓮然則如何出此
兩兄弟則用先出武二如何出武二則用打虎如何
出打虎是依舊要先出武二矣不則依舊要按下此
處再講清河縣出示拿虎矣夫費如許曲折乃依舊
要按下另講文章之奇亦夸不至此不知作者乃眼
覷一處矣何則玉皇廟固黃河發源之所瓶兒既于
此處出金蓮能不于此處出該一眼覷見玉皇廟
四大元帥作者不覺擱筆拍案大笑也然而其下筆
時偏不即寫元壇乃先寫老子青牛又寫二重殿又

寫側門又寫正面三間廠廳又寫昊天上帝又寫
府星官方出四大元帥文至此所謂曲折亦曲折妙
矣看他偏不即寫元壇乃又寫先寫馬元帥帶出趙
開討好使本文熟結中意思柳遮花映八面玲瓏至
此該寫趙元帥矣偏又不肯寫下又放過趙元帥再
寫溫元帥又照入幫閒身分放倒自已奉承他人使
熟結本文不脫生十分美滿後總又插轉元壇元壇
身边方出圖虎曲折至此該用吳道官說出真虎矣
乃偏又漾開偏又照管衆幫閒熟結本文方用
吳道官一鼎真虎夫所謂打虎之人尚杳然不知音

信止因一個畫虎便如此曲折真不怕嘔血不怕鬼
哭文至此可云至矣看他偏有力量偏又照入打虎
情景在白賴光口中偏又令伯爵又插一笑談花遮
柳映又照入熟結本文來夫寫一面照一面猶他人
所能乃干寫這一面時却是寫那一面寫那一面時
却原是寫這一面七穿八達出神入化所謂不怕嘔
血不怕鬼哭者矣益人一手寫
一處不能他却一手寫三四處也玉皇廟是一處畫虎是一處真虎是一處
弟兄是一處道士是
打虎人又遥在一處躍然欲動而滄州郡且明明說

出也後生家看此等文字而不必厥氣絕回家焚燒筆硯再不敢做文者是必目不識丁賣菜傭不如之人也

夫不有子虛則無覓歸西門是無辜之人矣故必有子虛然子虛不雖有如無則無兒又何以歸西門目故子虛是個影子中人今于影子中人上塲不加一番描寫緝染則何以見其爲影子中人哉故曰于排次第時見之矣何則若論勢字當從財生西門慶家不是世代閥閱止因有几貫錢方能使勢也夫既以錢爲主子虛之錢較西門爲加倍如此應該子虛爲大乃不但不能僭西門之左且不能居應謝二人之上而應謝二人明匕知其財主亦絕不相讓則子虛爲雖有如無之人不言已喻而財必至爲他人之財妻必至爲他人之妻此時已定局矣故無論他盈千累萬的家財必先看他有好兒子沒有總定得是他的不是他的文字妙處全要在不言處見試問看官有几個看沒字處的人否

一回內句句三娘而玉樓亦躍乇紙上此所開鈥候官之法也

寫虎一段自天三鼓一引入一漾開凡三四

折方入吳道官文字又如穿花蝴蝶一遠一近煞是好看殺人

熱結文字却以花二娘起花二娘結而月娘作引卓二姐作餘波人只謂下文是瓶兒先講起不知一渡即是金蓮文字作者之筆其如龍乎看他每不肯爲人先筭着

西門慶沉吟一會乃說出花子虛來試想其沉吟是何意思直與九回中武二沉吟一會相照西門一沉吟子虛死矣武二一沉吟李外傳王婆金蓮俱死矣而西門慶亦死矣然武二沉吟是殺人西門沉吟是

爲金蓮云不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後文瓶兒出身又是梁中書侍妾春梅不必說矣然則三人大抵皆同作者蓋深惡此等人亦見婢妾中邪淫者多也

冷遇哥嫂文中乃一云嫡親兄弟再云親兄弟難此別人句句是敲擊才兄弟文字也

篇內金蓮凡十二聲叔叔于十一聲下作者却自入一句將上文十一聲叔叔一總下又施一句叔叔便見金蓮心頭眼中時便有無數叔叔也益悟

文章生動處不在用筆寫到之處
開卷一部大書乃用一律一絕三賦語諺語盡之
而又入四句偈作証則門云金瓶梅已告完矣
水滸本意在武松故敬寫金蓮是賓寫武松是主金瓶
梅本寫金蓮故寫金蓮是主寫武松是賓文章有賓
主之法故立言体自不同切莫一例看去所以打虎
一節亦只得在伯爵口中說出
里仁爲美況近隣哉今子虛不善擇隣而與西門爲
隣卒受其禍武大與王婆爲隣亦卒受其禍殆後瓶
兒與金蓮隣墻又卒受其禍甚矣卜隣當愼也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一解上解空去財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二解下解空去色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　化爲今日西陵灰

邑儉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眞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七逐七急七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以上總起四字借一呂純陽作開講奇絕雖是如此說所以有後文吳神仙黃眞人潘道士也只這酒色財氣四件中惟有財色二者更爲利害怎見得他的利害假如一箇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受盡無限凄涼耐盡無端煩惱晚來摸一摸米甕苦無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厨前愧沒半星烟火妻子饑寒一身凍餒就是那粥飯尚且艱難那討餘錢沽酒更有一種可恨處親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發雲志氣分外消磨怎能勾與人爭氣以上反正是這一箇正是是以上反正是這一箇正是是起財

一朝馬死黃金盡　親者如同陌路人　財箴

到得那有錢時節揮金買笑一擲巨萬思飲酒眞箇瓊漿玉液不數那琥珀盃流要鬬氣錢可通神果然是顚指氣使趨淡的壓眷挨肩附勢的吮癰呎痔以上正說財眞所謂得勢叠肩來失勢掉臂去古今炎涼惡態莫有甚于此者這

兩等人、豈不是受那財的利害處。此下院作四扇股法色一股看破的色一股財一股看破的財益水意只重財色而又借上二股內乃各插入酒氣二種如今再說那色的利害、請看如今世界你說那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閉門不納的曾男子與那秉燭達旦的開雲長古今能有幾人、三箇不怕色的人做好樣、至如三妻四妾買笑追權的又當別論還有那一種好色的人見了箇婦女畧有幾分顏色便百計千方偷寒送煖、一到了着手時節只畧那一瞬歡娛也全不顧親戚的名分也不想朋友的交情起初時不知用了多少濫錢費了幾遭酒食正是這一箇正是是熟

創後來情濃事露、甚有鬬狠殺傷、性命不保、妻孥難顧、事業成灰、就如那石季倫發天豪富爲綠珠命喪囹圄、楚霸王氣槩拔山、因虞姬頭懸垓下、兩箇不勝色的人做反樣、眞所謂生我之門死我戶看得破時恐不過這樣人豈不是受那色的利害處。兩豈不是章法奇絕對峙說便如此說這財色二字從來只沒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又單一箇便見得堆金積玉句另起是棺材內帶不去的、兩礫泥沙買粉聚紅是皮囊內裝不盡的臭汗糞土、高堂廣廈玉宇瓊樓是墳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錦衣綉襖狐服貂裘是骷髏上罩不了的敗絮後看破財七十九回已後之財也、即如那妖姬艷女獻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

交鋒陣上將軍此宅鎮風朱砂點額火增惡態羅睺一灣金蓮三寸是砌墳時破土的鐵鋤檢上綢繆被中愛愛是五殿下油鍋中生活看破後的色色空空九回已後之迷迷只有那金剛經上兩句說得好他說道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也見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結果時一件也用不着又單一句寒上隨着你看破句作對少不得骨軟筋麻一句鎖着你銅山金谷的奢華正好時却又要冰消雪散為西門慶說法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過之為金蓮說法比如你陸賈隋何的機鋒若遇着齒冷唇寒吾末如之何也已為伯爵說法到不如劍去六根清淨披上一領袈裟參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箇清閑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為普淨正是這一箇正是冷熱俱無作案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氣箴

說話的為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只為當時有一箇人家先前恁地富貴到後來敗甚麼淒涼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着親友兄弟一箇也靠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箇關寵爭強迎奴貴婦的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髮橫燈影無主

空房鈺如此一服是一部小金丹這一箇正是天不容人為熟到地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疎而不漏
天網恢恢

以上一部大書總綱此西門慶之總綱管乎
鈺之純孤天道說立言記潮記清三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有一箇風流子弟生得狀貌魁梧病根性情瀟灑病根二
有幾貫家資三病根年紀二十六七這人覆姓西門單諱慶字他父親西門達原走川廣販賣藥材就在這清河縣前開着一箇大大的生藥舖現在着門面五間到底七進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驟馬成羣雖算不得十分富貴

爲後得几主橫財却也是清河縣中一箇般實的人家原後生子加官地步却也是清河縣中一箇般實的人家後奢華反照只爲這西門達員外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箇兒子不讀書所以這人不甚讀書却又百般愛惜聽其所爲是的病根大書特書一部終日閑遊浪蕩一自父母亡後專一在外作孽的病根惹草拈風學得些好拳捧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是他一付作業的本事預先說明結識的朋友也都是些一幫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二箇最相契的姓應名伯爵表字光侯應伯爵都此出法原是開絨段舖應員外的第二箇兒子落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衙門前貼食因此人都起他一箇諢名叫做應花子又名

氣毬雙陸棋子件件都通第之爲妙謝名希大字子純謂
大如此出法所乃濟河衙子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父母
謂幫閒者也
雙亡遊手好閒把前程丟了亦是常閒勤兒會一手好琵
琶自這兩箇與西門慶甚合得來一束二人再教下人其
餘還有幾箇都是些破落戶沒名器的一箇叫做祝實念
表字貢誠一箇叫做孫天化表字伯脩綽號孫寡嘴一箇
叫做吳典恩乃是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
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往來順手爲放債一照還有一箇雲參
將的兄弟叫做雲理守字非去一箇叫做常峙節表字堅
初一箇叫卜志道一箇叫做白賚光表字光湯說這

光衆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所的他都自已解說
道不然我也改了只爲當初取名的時節原是一箇門館
先生說我姓白當初有一箇甚麽故事是白魚躍入武王
舟又說有兩句書是周有大賚于湯有光取這箇意思所
以表字就叫做光湯我因他有這段故事也便不改了看他
教出十弟兄誰一篇小小文章都參差錯落而與西門慶
說疎厚薄以及後文各人的行事終身皆不頗言而畢見
眞化工之筆也惟古史遷可以似之說這一千其十數人見西門慶手裡有
錢又撒漫肯使所以都亂撮哄着他要錢飲酒嫖賭齊行
正是

把盞嘟咨意氣深　兄兄弟弟抑何親

一朝平地風波起　　乱際相交總見心

總起西門交遊

說話的這等一箇人家生出這等一箇不肖的兒子又搭了這等一班無益有損的朋友隨你怎的豪富也要窮了還有甚長進的日子却又有一箇緣故只爲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强作事机深說話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官有門路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惧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是西門大官人這西門大官人先頭渾家陳氏早逝身边止生得一箇女兒叫做西門大姐就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敬濟爲室說西門浸潤下接手攸出大姐敬濟蓋明陳洪者西門浸潤之門路也因陳洪而通楊戩因楊戩而通蔡京故大姐敬濟後報獨慘尚未過門只爲亡了渾家無人管理家務新近又娶了本縣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爲繼室這吳氏年紀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汪明秋月小名叫做月姐後來嫁到西門慶家都順口叫他月娘却說這月娘秉性賢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隨二語全爲西門罪不是讚月娘也已于卷首講明房中也有三四箇丫鬟婦女都是西門慶收用過的伏雪娥玉簫諸人又當與拘攔內李嬌兒打熱也娶在家裡做了第二房娘子南街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

娶來家做了第三房只爲卓二姐身子瘦怯時常三病四痛以上正出三房妻妾邦是兩實一虛邦又去飄風戲月調弄人家婦女文爭至此一頓收完西門出身是一篇小文字

東家歌笑醉紅顏　又向西隣開珮筵
几日碧桃花下臥　牡丹開處總堪憐

總起西門慶一日在家閑坐對吳月娘說道如今是九月話說西門慶一日在家閑坐對吳月娘說道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九月廿五日起頭九月十七日瓶兒死自七至五中餘七日七日來復之義西門三十三歲正月廿一日死三十三老陽廿一出月初三日邦是我兄弟少陽老變少所以有孝哥也廿一也出月初三日邦是我兄弟們的會期到那日也少不的要整兩席齊整酒席叫兩箇唱的姐兒自恁在咱家與兄弟們好生頑耍一日你與我料理料理吳月娘便道你也便別要說起這干人那一箇是那有良心的行貨無過每日來勾使的遊魂撞屍我看你自搭了這起人幾時曾著箇家哩逆不熟結現今卓二姐自恁不好我勸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西門慶道你別的話倒也中聽今日這些說話我邦有些不耐煩聽他依你說這些兄弟們沒有好人別的倒也罷了自我這應二哥這一箇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沒有一箇不依順的做事又十分停當將後文薦引諸賓計與此諸事就是那謝子純這箇人也不失爲箇伶俐能事的好人又陪希大一向

咱如今是這等計較罷、只管恁會來會去、終不着箇切實、
咱不如到了會期都結拜了兄弟罷、明日也有箇靠傍些、
吳月娘接過來道、結拜兄弟也好、只怕後日、還是別箇靠
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兒上戲場、還少一口氣
兒哩、西門慶笑道、咱恁長把人靠着、却不更好了、咱只
等應二哥來與他說這話罷、出後拜又是一法、正說着話、只見
一箇小廝兒、生得眉清目秀、伶俐乖覺、原是西門慶貼身
伏侍的、喚名玳安兒、走到面前來說、應二叔和謝大叔在
外、見爹說話哩、順手出去了、西門慶道、我正說他、他却兩箇就
來了、一面走到廳上來、只見應伯爵頭上戴一頂新盔的、

玄罗帽兒、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褶子、腳
下絲鞋淨襪、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姓謝的謝希大、大希
處處陪寫
故名希大、見西門慶出來、一齊立起身來、連忙作揖道、哥
在家、連日少看、西門慶讓他坐下、一面喚茶來吃、說道、你
們好人兒、這幾日我心裡不耐煩、不出來走跳、你們逼不
來傍箇影兒、試問出筆、不如此却如何開口、伯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說、
要說哩、妙、純是白描、却是放重筆、拿輕筆法、切須孝之也、因對西門慶道、哥你恁
的是連咱自也不知道、成日忙些甚麼、自咱們這兩隻腳
還趕不上一張嘴哩、西門慶因問道、你這兩日在那裡來、
伯爵道、昨日在院中李家、聽了箇孩子兒就是哥這邊二

嫂子的姪女兒桂卿的妹子叫做桂姐兒幾時兒不見他
重親 一重親
就出落的好不標緻了到明日成人的時候還不知怎的
樣好哩昨日他媽再三向我說二爹千萬尋箇好子弟梳
籠他敢怕明日還是哥的貨兒哩帶出桂姐西門慶道有這等
事等咱空閑了去瞧瞧、謝希大接過來道、哥不信委的生
得十分顏色、希大說話、通是隨着伯爵至西門慶道、昨日
便在他家前幾日却在那裡去來伯爵道便是前日卜志
此、故不犯伯爵也、西門慶道、昨日
道兄弟死了、咱在他家幫着亂了幾日發送他出門他娘
子再三向我說叫我拜上哥、承哥這裡送了香楮奠礼去、
因他沒有寬轉地方兒、晚夕又沒甚好酒席、不好請哥坐
的甚是過不意去西門慶道便是我聞得他不好得沒多
日子就這等死了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眞金川扇兒我
正要拿甚答謝答謝、不想他又做了故人、既云兄弟乃于
冷淡殺人、寫十兄弟身分如
此一筆直照西門死後也
會中兄弟十人却又少他一箇了因向伯爵說出月初三
日又是會期咱每少不得又要煩大官人這裡破費兄弟
們頑耍一日哩希大說出便不及伯爵一步所以妙也
西門慶便道正是我
剛纔正對房下說來咱兄弟們似這等會來會去無過只
是吃酒頑耍不着一箇切實倒不如尋一箇寺院裡寫上
一箇疏頭、結拜做了兄弟到後日彼此扶持有箇靠傍到

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銀子、買辦三牲、衆兄弟也便隨多少各出些分資、不是我科派你們、這結拜的事、各人出些也見些情分、是大老官吻伯爵連忙道、哥說的是、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盡自的心、一承認只是俺衆人們、老鼠尾靶生瘡、兒有膿也不多、狗才誰要你多來、你說這話謝希大道、結拜須得十箇方好、必須十箇妙、如此方是這班人結拜也、西門慶沉吟了一回說道、試想其沉吟為何一箇花二娘已在其沉吟中也、妙絕這間壁花二哥原是花太監侄兒手裡肯使一股澀錢、後仗轉元宝常在院中走動他家後邊院子與咱家只隔着一層壁兒與我甚說得來咱不如叫小廝去邀他來、應出子

伯爵拍着手道、敢就是在院中包着吳銀兒的花子虛麼、順出銀兒西門慶道、正是他伯爵笑道、哥快叫那個大官兒邀他去與他往來了咱到日後敢又有一個酒舖兒西門慶笑道、傻花子你敢害饑痨哩、說着的是吃大家笑了一回西門慶旋叫過琴童兒來你到間壁花家說去、你對花二爹說如此這般俺爹到出月初三日要結拜十兄弟、敢叫我請二爹正會哩、着他速速的來回我話、你二爹若不在家、就對他二娘說、你速速的來、我安兒應諾去了、

里好希大道咱[illegible]院傅家便是永福寺
道家便是玉皇庙庙西面去
全以二處作為轉捩之筆
乃俗批也出書無可與
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
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庙
厥又幽靜伯爵接過來道哥說的是
和謝家嫂子相好故要
大笑罵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說
閒只見玳安兒轉來了因
此作者為要出薛兒也若
說真个不在家豈不太呆
不欢喜說道既是你西門爹攜帶你二爹做兄弟那有個
不來的等來家我與他說
他來多拜上爹
薛兒為人
處照下
御標緻娘子方說畢又拿一
哥別了罷咱自去通知衆兄
與吳道官說声西門慶道我
一齊送出大門來應伯爵
叫唱的西門慶道也罷了
說畢伯爵舉手
第一奇書

撚指過了四五日、初一日、西門慶早起、
剛在月娘房裏坐的、只見一個經留頭的小廝兒、（天福者手文走）
裏拿着個描金遞光拜匣走將進來、向西門慶磕了一個、
頭兒、立起來站在旁邊說道、俺是花家俺爹多拜上西門
爹、那日西門爹這邊叫大官兒、請俺爹去俺爹有事出門
了、不曾當面領教的、問得爹這邊是初三日上會俺爹特
使小的先送這些分資來說爹這邊胡亂先用着等明日
爹這里用過多少、派開該俺爹多少再補過來便了、西門
慶拿起封袋一看、袋上寫着分資一兩便道多了、不消補
的、到後日叫爹莫往那去起早就要伺候上廟去那小

廝兒應道、小的知道剛待轉身、被吳月娘喚住叫大丫頭
玉簫在食籠裏揀了兩件蒸酥果餡兒、（又出玉簫為然何以云大了頭也影出春梅）因說道這是與你當茶的、你到家拜上你
家娘、你說西門大娘說、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兒
哩、那小廝接了、又磕了個頭兒、應着去了、西門慶經打發
花家小廝出門、只見應伯爵家應寶來、（應寶又出）着個拜匣、（匣）
引他進來見了、磕了頭說道、俺爹叫小的送來參請收了、西門慶取出來看、（看）其總八封、也不拆看、
都交與月娘道、你收了到明日上廟好入供養着買東西說畢、
打發應寶去了、立起身到那邊看春梅、（春梅）姐剛走到坐下、只

見玉簫走來說道娘請爺爺說話哩西門慶道怎的起先不
說來隨即又到上房看見月娘那着些紙包在面前指着
笑道你看這些分子止有應二的是一錢二分八成銀子
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紅的黃的倒像金
子一般咱家也沒曾見這錢子來收他的也污個名不如
掠還他罷又應出十兄弟身分追魂旛影之筆也
西門慶道你也耐煩丟着
罷咱多的也包補在乎這些說着不直往前去了又一頓到
了次日初二日初二日西門慶稱出四兩銀子叫家人來與
兒來與兒買了一口羊五六個斤金華酒和香燭紙扎
雞鴨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錢銀子旋叫了大家人來保來保

說必云大家人後文供山和玳安兒來與三箇送到玉皇廟去對你吳
師父說俺爹明日結拜兄弟要勞師父做紙疏辭晚夕就
在師父這裡散福煩師父與俺爹預備預備俺爹明早便
來只見玳安兒去了一會來回說已送去了吳師父說知
道了須臾過了初二又一次日初三早初三西門慶起來梳
頓
洗畢叫玳安兒你去請花二爹到咱這裡吃早飯一同好
上廟去心在一發到應二叔家叫他催催衆人地安應諾
去剛請花子虛到來只見應伯爵和一班兄弟也來了都
正是前頭所說的這幾箇人為頭的便是應伯爵謝希大
孫天化祝實念吳典恩雲理守常峙節白賚光連西門慶

花子虛其成十箇進門來一齊簇圍作了一箇揖伯爵道這時候好去了西門慶道也等吃了早飯着便叫拿茶來一面叫看菜兒須臾吃畢早飯又一頓文字細極西門慶換了一身衣服打選一頂帽光鮮一齊逕往玉皇廟來不到數里之遙早望見那座廟門造得甚是雄峻但見

殿宇嵯峨宮墻高聳正面前起着一座墻門八字一帶都粉刷色紅泥進裡邊列着三條甬道川紋四方都砌水痕白石正殿上金碧輝煌兩廊下簷阿峻峭三清聖祖莊嚴寶相烈中央太上老君背倚青牛居後殿

進入第二重殿後轉過一重側門却是吳道官的道院進的門來兩下都是些瑤草琪花碧松翠竹西門慶擡頭一看只見兩邊門楹上貼着一副對聯道

洞府無窮歲月
壺天別有乾坤

上面三間廳廳却是吳道官朝夕做作功課的所在當日鋪設甚是齊整上面掛的是吳天金闕玉皇上帝兩邊掛着的紫府星官側首掛着便是馬趙溫黃四大元帥當下吳道官却又在經堂外躬身迎接西門慶一起人進入裡邊獻茶已罷衆人都起身四圍觀看白賚光攜着常峙節手兒從左邊看將過來一到馬元帥面前見這元帥威風

凜凜相貌堂堂面上畫着三隻眼睛便叫常峙節道哥這
却是怎的說如今世界間隻眼兒隻眼閉隻眼兒便好還經得多
出隻眼睛看人破綻哩應伯爵聽見走過來道歇兄弟他
多隻眼兒看你倒不好麼先點西門衆人笑了常峙節便指着
下首溫元帥道二哥這箇通身藍的却也古怪敢怕是盧
杞的祖宗伯爵笑着猛叫道吳先生你過來我與你說箇
笑話兒那吳道官真箇走過來聽他伯爵道一箇道家死
去見了閻王閻王問道你是甚麼人道者說是道士閻王
叫判官查他果係道士且無罪尊這等放他還魂只見道
士轉來路上遇着一箇染坊中的博士原認得的那博士

問道師父怎生得轉來道者說我是道士所以放我轉來
那博士記了見閻王時也說是道士那閻王叫查他身上
只見伸出兩隻手來是藍的問其何故那博士打着宣科
的聲音道曾與溫元帥搥胞伯爵寫照軍說的衆人大笑一面
又轉過右首來見下首供着個甚麼將軍威風凜凜上首又
是一個黑面的是趙元壇元帥身邊畫着一個大老虎白
眉光指着道哥你看這老虎難道是吃素的隨着人不妨
事麼伯爵笑道你不知這老虎是他一個親隨的伴當兒
哩謝希大听得走過來伸着舌頭道這等個伴當隨着
我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麼伯爵笑着向西門

慶道這等虧他怎地過來西門慶道那怎的說伯爵道子純一個要吃他的件富貴不能彼我們這等七八個要吃你的隨你却不嚇死了你摧了總寫才說着一齊正大笑時吳道官走過來說道老虎只俺這清河縣兄弟人們講這老虎的虧這兩日好不受這老虎的虧往來的人也不知吃了多少就是獵戶也害死了十來人西門慶問道是怎的來吳道官道官人們还不知道不然我也不曉的只因日前一個小徒到滄洲橫海郡柴大官人那里去化些錢糧整整住了五七日纔得過來俺這清河縣近着滄洲路上有一條景陽崗崗上新近出了一個吊睛白額老虎時常出來吃

人客商過往好生難走必須要成羣結夥而過如今縣裡現出着五十兩賞錢要拿他白拿不得可憐這些獵戶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哩白賚光跳起來道咱今日結拜了明日就去拿他也得些銀子使西門慶道你性命不值錢麼白賚光笑道有了銀子要性命怎的衆人齊笑起來應伯爵道我再說箇笑話你們所一箇人被虎咬了他兒子要救他拿刀去殺那虎這人在虎口裡叫道兒子你省可兒的砍怕砍壞了虎皮說着衆人哈哈大笑自上面三間至此總是爲冷遇作揖子不是熟結中文字只見吳道官打點牲禮停當來說道官人們燒紙罷一面取出疏紙來說疏已寫了只是那位居長那

位居次、排列了好等小道書寫尊諱至此絕敘衆人一齊
道這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西門慶道這还是敘齒應
二哥大如我是應二哥居長伯爵伸着舌頭道爺可不折
殺小人罷了如今年時只好叙些財勢那裡好敘齒若敘
齒还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兩件不妥第一不
如大官人有威有德衆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應二
哥如今居長却又要叫應大哥了言下已反襯子虛沒用
坐衆倘或有兩箇人來一箇叫大哥我还
是應七二哥應七大哥呢西門慶笑道你這撅斷腸子的
單有這些閑說的謝希大道哥休推了西門慶再三謙讓

被花子虛應伯爵等一于人逼勒不過只得做了大哥第
二便是應伯爵第三謝希大第四讓花子虛有錢做了四
哥有錢且居第四總爲子虛不堪其餘挨次排列吳道官寫完疏紙于是
點起香燭衆人依次排列吳道官伸開疏紙朗聲讀道
維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信士姓然則不過作成吳道官一次耳
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孫天化祝實念雲理守
吳與恩常時節白賚光等是日沐手焚香請旨伏爲桃
園義重衆心仰慕而敢效其難嘗鮑情深各姓追維而
欲同其志況四海皆可弟兄豈異姓不如骨肉是以當
今政和年月日營備猪羊壯禮鵝馱金資帛叩齋壇虔

誠請禱拜投

吳天金闕玉皇上帝

五方直日功曹　本縣城隍社令過往一切神祇仗此

眞香普同鑒察伏念慶等生雖異日死與同時期盟言

之永固安樂與共顛沛相扶思締結以常新必富貴常

念貧窮乃始終有所依倚情其日往以月來誼若天高

而地厚伏願自盟以後相好無尤更祈人人增有永之

年戶戶慶無疆之福凡在盟中全叨覆庇謹疏

政和　年　月　日文疏

吳道官讀畢衆人拜神已罷依次又在神前交拜了八拜

然後送神焚化紙錢收下福禮去不一時吳道官又早叫人把猪羊卸開雞魚菓品之類整理停當俱是大碗大盤擺下兩桌西門慶居于首席其餘依次而坐吳道官側席相陪須臾酒過數巡衆人請教行令耍笑哄堂不必細說正是

總見扶桑日出
醉後倩人扶去

又看曦馭啣山
樹稍新月經彎

飲酒熱鬧間只見玳安兒來附西門慶耳邊說道好收娘叫小的接爹來了說三娘今日發昏哩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隨即立起來說道不是我搖席破座委的我第三個

小妾十分病重咱先去休只見花子虛道咱與哥同路咱兩個一搭兒去罷伯爵道你兩個財主的都去了丟下俺們怎的花二哥你再坐回去西門慶道他家無人俺兩個一搭裏去的是省得他嫂子疑心意在斯人不覺口又○串○入○瓶○兒○頭溜出眞有此情玳安兒道小的來時二娘也叫天福兒備馬來了只見一個小廝走近前向子虛道馬在這里娘請爹家去哩于是二人一齊起身獨寫二人同來同往愈襯後文不堪尤甚向吳道官致謝打攪與伯爵等舉手道你們自在耍耍我們去也說着出門上馬去了單留下這幾個嚼倒泰山不謝土的在廟流連痛飲不題却表西門慶到家與花子虛別了進來問吳月娘卓二

姐怎的發昏來月娘道我說一箇病人在家恐怕你搭了這起人又纏到那去了故此叫玳安兒恁地說倒乎卽寫月娘無禮不通眞無禮不通殺人天下豈有以他人之死信口出來作我請人之用乎且是對西門慶說其無禮不通更可恨只是一日日覺得重來你也要在家看他的是西門慶听了在那边去看連日在家守着不題熟結十弟卻說光陰迅已完過隙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十月初一日西門慶正使小厮請太醫診視卓二姐病症剛走到所止只見應伯爵笑嘻七走將進來西門慶與他作了揖讓他坐了伯爵道哥嫂子病体如何西門慶道多分有些不起解不知怎的好因問你們前回多咱時分終散伯爵道承吳道官再三苦

留、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咱辭的要不的、倒是哥早來家的便益些、文足前文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好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這等猜不着、眉批猜着武松將勢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說不曾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看飯來、又是這咱聽入咱與二叔吃、伯爵笑道、不然咱也吃了來了、等說看打虎前已安線在得一件稀罕的事兒來與哥說要同哥去耍耳、吳道官口中、今止用伯爵來說足矣乃又不肯直出却閒閒借不吃飯寫出則打虎眞是好看武松又眞是好看二十分身分、在一閒話描出西門慶道、甚麼稀罕事伯爵道、金瓶筆法、慣用此等也就是前日吳道官所說的景陽崗上那隻大虫昨日被一箇人一頓拳頭打死了西門慶道、你又來胡說了、咱不信伯爵道哥說也不信你聽着等我細說于是手舞足蹈說道、活現這箇人有各有姓、七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怎的避難在柴大官人庄上、後來怎的害起病來、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尋他哥、七武大郎過這景陽崗來怎的遇了這虎怎的、已出唉的怎的被他一頓拳脚打死了一五一十說來就像是親見的一般又像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一段文字武二出來武大亦出來而虛擬打虎傳聞打虎者色七皆到、却說畢西門慶搖只是八个怎的兩个像是便竟奇絶妙絶着頭兒道、既恁的咱與你吃了飯同去看來伯爵道、哥不吃罷伯悞過了、又作声價可知先不吃飯來非描伯爵爲飯也咱們倒不如大街

上酒樓上去坐罷又作卸脫只見來與兒來放桌兒西門
三人地步
慶道對你娘說叫別要看飯了拿衣服來我穿須臾換了
衣服與伯爵手拉着手兒同步出來路上撞着謝希大笑
道哥們敢是來看打虎的麼又作声價西門慶道正是謝希大
道大街上好挨擠不開哩于是一同到臨街一箇大酒樓
上坐下不一時只听得鑼鳴鼓响衆人都一齊瞧看十倍声價
是好武二只見一對七纓鎗的獵戶擺將過來後面便是那打
死的老虎好像錦布袋一般四箇人还抬不動是末後一
疋大白馬上坐着一箇壯士就是那打虎的這箇人是打虎的
西門慶看了竪着指頭道你說這等一箇人若沒有千百
勇水牛般氣力怎能勾動他一動兒是的又照應西門慶
這边一句又使武二已出故且用不着藥引子
西門慶心中服中有一武二也三箇飲酒評品按下不題
也然而卸脫處又絕不苟单表迎來的這箇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雄軀斜七尺以上身材濶面稜七二十四五年紀双
脾直豎遠望處猶如兩點明星兩手握來近覷時好似
一双鉄碓脚尖飛起深山虎豹失精竄拳手落時窮谷
熊羆皆喪魄頭戴着一頂萬字頭巾上簪兩朵銀花身
穿着一領血腥衲襖披着一方紅錦
這人不是別人就是應伯爵所說陽谷縣的武二郎只爲
要來尋他哥子百忙裡又點題面底下文卷天下得
遇不突接筍處不費手也不意中打死

意事都在○不意中做出
了這箇猛虎被知縣迎請將來衆人看着他迎入縣裡都
說這時正值知縣陞堂武松下馬進去扛着大虫在所前
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
箇猛虎武松又便與武松上所參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
一照○○○○○一遍兩邊官吏都喝呆了知縣在堂上賜了三杯酒將庫
中衆土戶出納的賞錢五十兩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
托賴相公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虫非小人之能
如何敢受這些賞賜衆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賞
罰何不就把賞給散與衆人也顯得相公恩典不知者謂
是武松好
處不知此自是作者要
清河縣中做都頭好週武大也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
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五十兩賞錢在所上俵散與衆獵戶
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抬舉他
便道你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
日就參你在我縣裡做箇巡捕的都頭專在河東水西擒
拿賊盜你意下何如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
身受賜知縣隨即與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
巡捕都頭衆里長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七吃了
數日酒正要回陽谷縣去抓尋哥哥又不料又在清河
縣做了都頭却也好事那時傳得東平府兩縣皆知武
松之名正是

壯士英雄藝畧芳　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声名播四方

却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只見背後一箇人叫道兄弟二字刺人心肺本縣相公抬舉你做了巡捕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了這人不覺的欢從額角眉邊出　喜遂欢容笑口開

這人不是別人却是武大日當間要去尋他的嫡親哥七武大方知伯爵口中及發文句也却說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因時遭飢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猥獕起了他箇諢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糙頭臉窄狹故也只因他這般軟弱朴實多欺侮他這也不在話下寫子虛武大是一類且說武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丟下箇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箇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照顧他照顧他依舊賣些炊餅閑時在舖中坐地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人箇七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却說這張大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屋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嫣七余

氏王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只因大戶時常拍胸嘆氣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几貫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叫媒人替你賣兩箇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听了大喜謝了媽七過了几時媽媽果然叫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箇使女一箇叫做潘金蓮一箇喚做白玉蓮玉蓮年方二八樂戶人家出身生得白淨小巧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南門外潘裁的女記清）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纏得一双好小脚兒所以就叫金蓮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王招宣須記清）習學彈唱閑常又教他讀書寫字他本性机変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画眼傳粉施朱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箇纏髻兒着一件加身衫子做張做致喬模喬樣（金蓮小傳直與酉門到十慶開卷数語相对）五歲的時節王招宣死了潘媽七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教他習學彈唱金蓮原自會的甚是省力金蓮學琵琶（又點琵琶玉蓮學箏）這兩箇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治舉二人與他金銀首飾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花容新月張大戶每要收他只得主家婆利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隣家赴

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與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莫訝天台相見晚　劉郎還是老劉郎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這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大戶五件事遙酉門五件事遙相對然有事不愁無病也

第一腰便添疼　第二眼便添淚　第三耳便添聾

第四鼻便添涕　第五尿便添滴

自有了這几件病後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窶罵了數日將金蓮百般苦打大戶知道不容却賭氣倒賠房奩要尋嫁得一箇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覷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他銀兩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捱入房中與金蓮厮會武大雖一時擋見原是他的行貨不敢声言朝來暮往也有多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呼死了金蓮起手時節一个愚夫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這金蓮家童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武大故此遂尋了紫石街西自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又物得寬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陽生子男子何故將我嫁與這樣

箇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嘴酒着緊處
却是雖鈍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裏晦氣却嫁了他是好苦
也常無人處唱箇山坡羊爲証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你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已
誇獎他鳥鴉怎配鸞凰對奴真金寸埋在土裡他是塊
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頑石有甚福抱着我
羊脂玉体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柰何隨他怎樣到底
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听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已有些顏色所禀伶俐配
個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机設

悄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
武大每日自挑担兒出去賣炊餅到晚方歸那婦人每日
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此処已伏簾子一徑把那
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引浮浪子弟日逐在門前帶朗
搏詞撒謎語叫唱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油似滑
的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要
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餓飽不曉事的你貧
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唣不如賃几兩銀子
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緊些免受人欺侮武大
道我那裡有錢典房婦人道堅濁才料你是箇男子漢倒

攏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沒有銀子把我的釵梳凑辦了
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本來猶可爲善則王婆可剛他武大
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與了縣門前樓上下
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箇小小院落甚是乾
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過活此一篇清折文
字下文用不想這日四字便瞞不想這日撞見自己嫡親
過帥人的這一箭文字玄妙上
兄弟當日兄弟相見心中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
上坐房裡與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岡
打死了大虫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
胞兄弟遂映熱結那婦人又分手便向前便道叔上千萬福武松
施礼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上二請起拆殺奴家
武松道嫂上受礼兩箇相讓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少
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
頭來低着寫婦人寫武松毛髮皆動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款待武松
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
陪武松坐地看了武松身材凜上相貌堂上又想他打死
了那大虫畢竟有千百勇氣力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又從
打虎上入婦人心事我因一
云金瓶慣用此曲筆也
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撞
着他來如今看起武松這般人物壯健何不叫他搬來我

家住、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裡了于是一面堆下笑來問道
叔七三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
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乱在
縣前尋了箇下處每日撥兩箇土兵伏侍做飯婦人道叔
叔四何不搬來家裡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侍做飯臟
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
安排與叔七吃五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七婦人又道莫
不別處有嬸七可請來厮會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源
人道叔七六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源
來叔七七倒長叔三歲叔七八今番從那裡來武松道在

滄洲住了二年有餘只想哥七在舊房居住不道移在這
裡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七吃他忒善了被人
欺負絕到這里來若是叔七九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
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
倒說常言人無剛强安身不長奴家平生性快看不上那
三打不回頭四打和身轉的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得嫂
嫂憂心一路純是白描勾挑二人在樓上一遞一句的說有詩為証

叔嫂萍踪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話說金蓮陪着武松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

肉菜菓餅歸家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問道大嫂你且下來
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七十在此無人陪
侍却交我搬了下去武松道嫂七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
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只是這般不見便又出武大便自
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
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還上酒來武大叫嫂
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
大節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七十休怪沒
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七休這般說武大只
顧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七將上文無數叔七至

此一總怎的肉菓兒也不揀一筋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
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七相待誰知這婦人是箇
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婦
人陪武松吃了几盃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吃
他看不過只得倒低了頭又揺婦人武二一遍吃了一歇酒醉了便
起身武大道二哥没事再吃几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
來望哥七嫂七罷都送下樓來出簾門外婦人便道叔七
十二此又叔七也你是必上心搬來家裡便若是不搬來俺兩口
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雖是金蓮的話却是
不一總只顧寫下半回如何結上半回文字照顧之法全在人
第一奇書 一百 四十一

好處、武松道、既是嫂氏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
奴這裡等候哩、悠然而結正是、
滿前野意無人識、
凡點碧桃春自開、

